

第十三冊 詩文類之一

詩  
階  
述  
唐

李炳南老居士全集編輯委員會 印行

## 雪廬詩文集重印序

立言、立德、立功，古稱三大不朽。夫有言者，必先有其德；德立而後言，近之、足以輔世長民，贊化育而開務成物；遠之、足以移風易俗，立人極而維綱常；誠如是，則功自在其中矣。吾于並世，惟李君炳南，其庶幾焉。

君、稷下士也。博聞強記，于學無所不窺。自遊衍聖公之門，縱覽古聖人文物制作之盛，與夫禮樂衣冠之美，流風遺韻，彷彿猶在耳目間。學益積，而行益飭。抗戰軍興，君隨孔公辟地巴蜀之歌樂山，與予衡宇相望，因得識焉。當是時，敵機晝夜肆虐，來山追茅者踵相接，山等培塿，高僅數百尺，食水時虞不足。予于山半，

偶得涓涓之流，晝夜不舍。乃倡議防之以隄，衆然之，功未半而予有遠行，遂以累君，終底于成。節餘四元五角，無法處理，悉以贈國校；夫敬大事者，必不遺小節，是以古德有言之一丈，不如行之一寸之誠。此爲予與君定交之始。及辟秦亂，乘桴浮海，相值臺中，不禁歎歎久之。時當光復之初，醫工缺如，病患投門無所，君故知醫，日夜奔馳各寺廟間，方藥兼施，活人無算，衆感君之無緣大慈也，咸稱李老師而不敢名。

君子于佛法，初弘禪密，自遇靈岩大師，始悟末法人根鈍劣，欲攝群機，莫淨土若，遂仿廬山蓮社遺制，定時演化，從如歸市。臺瀛佛教，經日閱六十年之矯揉改作，面目全非。君子菩提樹月刊，

關佛學問答，剖析疑難，循循善誘，正法漸明。復創辦大專暑期佛學講習會，自是莘莘學子，得知世間尙有理智正信之宗教，君與周宣德居士桴鼓相應之力也。復爲救濟院，育幼、安老、醫藥具備；使少有所懷，老有所養，病有所託。規模雖不甚宏，然已竭其力之所能盡矣。

初蓮社之落成也，本闢一室以居君；君不欲啓世人以稗販之漸也，故虛之。仍自侷促于伸手晝不見五指之陋室中，撰述法言，接納賓朋，日不暇給，宴如也。君之自律如是，殆有得于孔顏之樂者？而又練達世情，待人接物，無不謙遜自下；惟有從君聞一義者，不問貧富、貴賤、男女、老幼，咸以師自居，而人不以爲慢。即或誕

謾之徒，一及君門，類能繩墨自守，師道立而後善人多，其君之謂與？抑吾聞之：古者輜軒采風，所集皆匹夫匹婦之言，良以閭巷心聲，有如天籟，其鳴其止，初無得失容心于其間，故曰：詩無邪。今臺中之婦孺老幼，一及李老師，無問識與不識，咸翹大拇指，以示其崇敬之意；余每見之，輒爲動容不置。夫君之于臺中，一流寓布衣耳，而能興頌若是，夫豈偶然者哉。使輜軒之制猶存，必不遺此閭巷之言也。

歲在戊申，君年八秩，門弟子周君邦道等，嘗裒君詩文，付之梨棗，顏曰：雪廬詩文集，用介眉壽。雪廬，君之字也。初擬另選有關佛學詩文，都爲一集，列入中華大典。嗣以所述什九皆闡佛法，

遂增益八十以後篇章，並爲彙編上下冊。以予與君，相見于危躓屯剝之世，凡三十餘年，命一言以詔來茲。君之詩文，在吾國文學史上之地位，蔡周二序，言之已審，固無俟予之嘖嘖爲。君與予同庚同月，約浹辰而長，故嘗以兄事之。若論君之品學，則吾師也。予性鯁直，偶有所見，必盡言無隱，而君不以爲忤，知予出于至誠也。殺爲性戒，爲佛弟子，首宜止持。予嘗殺螞蟻百數，蟑螂十數，君聞之愀然！急爲懺悔，其與人爲善如是！然頑劣難改，隨懺隨作，最後爲追撲一蟑螂而竟自折其腿，報應之速如是，可不懼哉！自惟八六衰年，嬰此重病，當無生理，承君數數臨視，頻餽以參，遂以後事相託：不訃告、不受弔、不用俗樂，火葬後，入塔保存。君慰

曰：當不致此；設或不幸，唯命是從。慨自弱冠奔走衣食，八十年間，相識徧天下，而生死可託者，惟君一人而已，能勿感慨係之。夫以君之諒德世聰，明體達用，凡有所言，皆足以振發人心，垂爲世範，雖無意于立言，而已深得古人立言立德之旨，世有中「禮教爲殺人之利器」、「孝道爲高利貸」之毒者，讀君言，不替一服清涼敗毒散也。爰自忘病困，雜書所感，聊以塞責；若言序君文，則吾豈敢。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九月樂清朱鏡宙敬識於臺中菩提醫院

## 雪廬述學彙稿序

自佛教東來二千年中現居士身以淨土法門鼓舞當時沾溉後世者  
吾得三人焉曰宋之王龍舒清之周安士彭二林若夫傳記所載遠者如宗  
少文劉遺民近者如袁中郎昆仲乃至並世之楊仁山丁仲祐諸公何啻千  
百人然或勤於自修而疏於接衆或富於著作而簡於講說即龍舒安士二  
林三大老其於自行化他信今傳後亦有未若今日之盛者則 李公雪廬  
之高樹法幢接納群品其爲不可及已 公濟南人居近聖人之鄉嘗入衍  
聖公募於周孔遺教習之熟矣而獨能舍儒從佛遍研各宗皈心淨業違難  
南來稅駕臺中最初偶假寺廟靜室披演梵筴寢假而從如歸市建立臺中  
蓮社建立菩提樹雜誌社建立慈光圖書館建立保護動物會建立慈光托

兒所建立慈光育幼院建立菩提醫院而最後匯爲菩提救濟院舉臺灣遠及港澳南洋各地無不知有李老師者 公於各慈濟機構一一精心擘劃務底於成逮規模既備則轉付他人主持於己若無所與者而惟以講經說法爲事因聽衆職業不同根器有異分爲數地各有定時 公往來其間雖風雨寒暑不爽晷刻其說融合性相導歸安養座下千指戶限爲穿及門高足亦各分座分時以廣法施拈珠數息者相望於道更於菩提樹雜誌社特闢答問一欄問者雖猥瑣支離亦必委曲詳盡務釋其疑又憫晚近學者迷於唯物謬說特於大學專科學生寒暑假期中在臺中設講習班給其膳宿爲之講解佛法凡來學者莫不如醍醐灌頂悔向者所見之不廣也又精醫理定期施診全活無算此特其餘事耳信衆多請皈依 公以白衣不傳飯

戒則爲介紹名德通信接引又兩次禮請天寧堂上證下蓮和尚啓建戒場第二次得皈戒者千餘人因名之曰千人戒會余亦幸與其列則 公之益我不亦多乎以上偶有一端足徵其爲乘願再來而 公以一身兼之迄今蓋十有八年此十八年中 公無一時一刻不殫心於宏法利生雖眠食不得從容客有問者則曰忙忙夫世人所忙者官爵利祿妻子田宅飲食遊樂而公不與焉 公寄身斗室無眷屬之奉日中蔬食賴及門弟子輪流供養雖苦行頭陀不是過也則 公之所謂忙者豈不以三界未空衆生多苦有以使之然耶凡 公所行雖求之於龍舒安士二林三大老容有未逮遑論其他蓋修己或由勝行而度人兼須福報 公之遠業輝煌亦其體力有以副之迄今登八十起坐便捷步履輕利望之如五十許人則天之降大任

於是人也豈偶然哉今年夏曆十二月初七日爲公八十整壽高足弟子周慶光邦道許慎獨祖成朱時英斐徐醒民周家麟江秀英諸居士發起哀集公之生平著述包括佛學醫學文學等爲雪廬述學彙稿刊刻行世慶光方任考選部政務次長兼主中華學術院中華大典宗教類編纂將更精選其中有關佛學之專著及詩文顏曰雪廬闡佛彙稿列入中華大典以介眉壽夫以公之體道觀空於身外之名豈復置意惟此二編大則宏經衛道小則化民成俗與紀述遭逢流連光景之辭迴乎異趣從此壽之梨棗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於公救世之心寧不稍愜余於公所爲文章未能盡讀然已稍窺端倪而居同里閭又嘗濫厠法筵因於公之立身行道就所聞知者略書梗概蓋惟有是人而後有是文他日書萬本而誦萬編

者大有人在又豈以余言爲輕重乎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戊申十一月之吉

國民大會代表滿分優婆塞念生蔡運辰法名寬運謹識

## 雪廬詩文集序

吾師 李雪廬先生，菲枕載籍，著書滿家，於經學、史學、文學、法學、佛學，乃至醫學，莫不淹貫。而戴仁以行，抱義以處，栖栖皇皇，席不暇暖；是誠博綜淵懿，瑰琦雋偉，堅苦卓絕之耆碩矣！師於佛，初從南昌梅擷芸大士學唯識，次學禪，次學淨，次學密，而最後皈依印光大師，耑修淨業；意謂三根普被，九界同歸，契引群萌，度登彼岸，未始有勝於此匡廬遺躅者也！當代弘揚淨宗在家大德，屈指推江易園、丁仲祐、許止淨、夏蓮居、范古農、江味農、李圓淨、聶雲臺、黃涵之、徐蔚如、王博謙、戰德克、朱鐸民、蔡念生、毛惕園、方心五諸氏。師聲應氣求，嚶鳴其間，東渡

瀛孺，勇猛精進，遂爲靈巖龍象。二十年來，講經說法，廣作佛事，幾無虛時虛日。不特沾溉綦衆，即如勸設蓮社、圖書館、幼稚園、托兒所、育幼院、救濟院、醫院、施診所、安老所、大專學生暑期佛學講座，亦胥爲各方所景仰、所則效。識者譽之爲金粟前身，維摩乘願，詎偶然哉！

師融通儒釋，深積義理。敦倫盡分，閑邪存誠，恪承印祖遺教。而以文字般若，宣流法音，不廢觚翰。民國五十七年戊申季冬，師慶八秩；學佛同人，哀師平生著述八種，都爲「雪廬述學彙稿」，印行以壽，蔡念生居士旣以大文弁首。茲詩文集殺青，則命邦道贅序其端，自省舛陋，輒不勝惶悚！

竊維詩文皆心聲也，聲出乎心，心擬乎人。師誕生稷下，泰岱峻峙於其南，大河蕩潏於其北，明湖漪漾於其中。兩間扶輿磅礴浩瀚雄深之氣，孕毓鍾凝，故風度高騫，威儀嚴挺。其發爲詩文也，每如峰巒之崢嶸，巖崖之剝削，波濤之滂沛，金鏐之璀璨；復或滄蓄如淵，幽邃如谷，靜嘉和雅如琴瑟，蘊含不盡，令人翫味於無窮。蓋中正雄健，敦厚溫柔，旣雅擅陽剛之美，亦時攬陰柔之勝；豈非所謂隨緣肆應，不倚不偏者歟？

師文宗兩漢，詩紹盛唐。於文章矩矱，篇什格律，嘗極深研幾，而又益以少治申韓之學，故法度謹嚴，氣象奇崛，不屑尋常平淡語，亦不落前人窠臼。綜計文凡六十有二篇，多屬佛法佛事之序、跋、

傳記。詩凡五卷：一曰燹餘稿，爲師艾前之作，軍據盜橫，外侮洵至，感懷家國，不平則鳴，故其辭悲而多憤。二曰蜀道吟，政府播遷，師隨孔奉祀官間關入川，瑣尾流離，輒摠鬱勃，故其辭怨而多思。三曰還京草，抗戰八年，終於勝利，而邱墟遍處，痍瘡在抱，故其辭痛而多憂。四曰發陳別錄，束裝待發，故紙拾遺，鴻爪雪泥，存資紀念，故其辭感而多逸。五曰浮海集，版圖易色，乘桴避秦，匡復神州，信誓旦旦，故其辭激而多放。噫嘻！以一代之宿儒大德，寫一代之情懷、景物、遭際、因緣，與夫變亂史實，允堪珍若瓊寶，雖誦久遠而不替矣！

邦道承中華學術院張院長曉峯先生屬，主持中華大典宗教類編

纂事宜，方蒐采當代佛學著作。爰就師闡佛詩文，別裁一編，列於大典。俾覽讀者，於好樂文字般若之餘，得以領略無上甚深微妙之佛法；而無上甚深微妙之佛法，藉文字般若善巧方便之敷演，自較易引人入勝，從而悟入深入，訢合無間也。區區之意，質之吾師，以爲何如乎？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己酉十二月初吉弟子瑞金周邦道敬識於臺陽

# 李炳南老居士全集

詩文類之一

## 詩階述唐

### 詩階述唐編輯概言

一、予性鈍而好質，凡遇集會議事，不喜空論，必窮其辦法而後已；於學行藝術亦然。概論考據而後，必求其津梁次第，得一入處，始快於心。予凡向人談藝，於結論已，亦必將所知之法，整理列舉，深淺則所不計，蓋必由有規矩始。知其方矣，切磋有賴自修，善巧通變，會心在人，所謂能使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也。此篇之作，即在介紹法度。

一、詩亡然後春秋作，所亡者義耳。若夫義也，予下愚烏得而知焉。

雖然，詩發於言，言發於音，音發於聲，聲發於情。無古無今，有人必有情。喜怒哀樂動乎情則發乎聲，抑揚長短則成音，速緩含蓄則爲言，永言即歌，歌卽詩矣。聖人則之制乎樂，調之以律呂宮商，所以使情發中節、養中和也。奏樂歌詩者，樂工也。彼僅知乎音律，聖人之道非彼也。予亦有情之物，猶之樂工也，只能淺道音律，詩義則不知也。

一、夫樂必有譜，音階板眼是矣，無之則不成腔調。雖山歌村唱，亦有韻節，而況樂乎？譜者，樂之音也。詩者，樂之章也。詩之聲韻，必配乎譜之律呂，律呂定宮商。宮商云者，即今之工尺合六，西之刀來米發；名則不同，義實不二。否則，譜無律

呂，何能成音？詩無聲韻，何以成章？譜必調其高低長短，非變不能暢達；詩必調其平上去入，非變不能鏗鏘。所謂變者，乃知其原則，而不墨守一法，創新聲也。然能創新者，乃從精古而脫胎。以書法喻，自漢元常伯英，迄清石菴子貞，何嘗苟同？而側趨掠磔，又何嘗皆易？明乎此，研究中國詩，自應解乎音律、識其法度。

一、必也正名，而後成事；顧名思義，則知所向。詩在於唐，蘊發奇彩，一言乎詩，輒思及之。故凡學中國詩者，莫不涉入其範；前如是，今仍如是也。此編之意，非提倡學唐人之詩，乃爲喜學唐詩者，提供參考，庶免滑口而過，交臂失之。詩階者，是

歷歷而升；達極境者，不須再歷矣。知唐人不蹈前轍，然亦自創有法，惟精惟細，非漫無統系之信口耳。人雖喜讀唐，而知唐者少，故不入其奧；知之者，而又泥不知變，兩皆失也。此編乃將唐人通法，擇要舉出，俾初學知非率爾，故曰述唐。聞述而求之，得其階矣，方能有所欣，進而有所爲；淺嘗輒止，無所欣與爲也。繩墨尙不能知，何能奢言乎變？

一、人好言詩，出之自然，雖牧子樵夫、農工勞苦，每有山歌秧腔，隨作隨歌。蓋人莫不有情，有情則發聲；引聲紆情，情異則聲變。由無次而有次，而詩歌形成矣。如無情發，則無聲動；不能無情，故不能無詩。豈獨人耳，春鳥秋蟲，感時而鳴，啾啾

唧唧，莫非是情，莫非其詩。鳥蟲之音，悠揚可聽，尙可譜入管絃，發人興感；人類好詩，自有其不能已者在焉。旣云詩矣，即有詩道；求聲美善，乃其當然。取古大家之作，以資借鏡，實爲不可少之事，故輯要而介之。



# 李炳南老居士全集

詩文類之一

## 第十三冊

### 詩階述唐 總目錄

雪廬詩文集重印序（朱鏡宙）

一

雪廬述學彙稿序（蔡念生）

七

雪廬詩文集序（周邦道）

一二

詩階述唐 編輯概言

一

詩階述唐  
之一

學詩先讀求味 目錄

學詩先讀求味介言

四一

選五七絕句

四五

登臨類

四五

登鶴雀樓

王之渙 四五

勞勞亭

李白 四七

桃花溪

張旭 四九

蘇谿亭

戴叔倫 五〇

行旅類

五二

宿建德江

孟浩然 五二

渡漢江

李頻 五三

早發白帝城

李白 五四

楓橋夜泊

張繼 五七

送別類

五九

山中送別

王維 五九

聽江笛送陸侍御

韋應物 六〇

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白 六一

送元二使安西

王維 六二

懷人類

六六

自君之出矣

張九齡 六六

相思

王維 六七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王維 六九

憶原上人

戴叔倫 七〇

邊塞類

七三

塞下曲

盧綸 七三

塞下曲

許渾 七四

從軍行

王昌齡 七五

涼州詞

王之渙 七七

閨怨類

八〇

伊州歌

金昌緒

八〇

春閨思

張仲素

八一

閨怨

王昌齡

八二

春怨

劉方平

八四

懷古類

八六

晚泊湘江懷古

貫休

八六

經檀道濟古壘

劉禹錫

八七

蘇臺懷古

李白

八九

金谷園

杜牧

九〇

逆旅類

九三

秋朝覽鏡

薛稷

九三

見渭水思秦州

岑參

九四

客中行

李白

九五

秋思

張籍

九七

詠物類

一〇〇

棕樹

徐仲雅

一〇〇

蟬

虞世南

一〇一

蛩

郭震

一〇二

蜂

羅隱

一〇四

雜事類

一〇七

聽箏

李端

一〇七

題紅葉

宣宗宮人

一〇八

獵騎

杜牧

一一〇

贈歌人郭婉

殷堯藩

一一二

選五七律

一一五

氣象類

一一五

冬晚對雪憶胡居士家

王維

一一五

春夜喜雨

杜甫

一一七

返照

杜甫

一一九

洞庭阻風

張泌

一二一

時令類

一二四

正月十五日夜

蘇味道

一二四

清明後登城眺望

劉長卿

一二五

九日藍田崔氏莊

杜甫

一二七

小至

杜甫

一二九

感時類

一三三三

春望

杜甫

一三三三

賊平後送人北歸

司空曙

一三五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杜甫

一三六

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兄弟離散

各在一處因望月有感聊書所懷

寄上浮梁大兄於潛七兄烏江十

五兄兼示符離及下邳弟妹

白居易

一三九

山水類

一四二

湖口望廬山瀑布

張九齡

一四二

漢江臨汎

王維

一四四

行經華陰

崔顥

一四六

秋晚過洞庭

張泌

一四八

訪人類

一五一

過故人莊

孟浩然

一五一

訪戴天山道士不遇

李白

一五二

春日與裴廸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

王維

一五四

秋日題寶員外崇德里新居

劉禹錫

一五七

寺廟類

一五九

題破山寺後院

常建

一五九

禹廟

杜甫

一六〇

過乘如禪師蕭居士嵩邱蘭若

王維

一六二

蜀相廟

杜甫

一六五

古跡類

一六九

秋登宣城謝朓北樓

李白 一六九

經漂母墓

劉長卿 一七一

明妃村

杜甫 一七三

籌筆驛

李商隱 一七六

慰離類

一八〇

送梓州李使君

王維 一八〇

渡荆門送別

李白 一八二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高適 一八四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

闕爲面別情見乎詩

杜甫 一八六

月夜類

一八九

望月懷遠

張九齡 一八九

月夜

杜甫 一九〇

中秋禁直

韓偓 一九七

八月十五夜禁中獨直對月憶元九

白居易 一九五

隱居類

一九八

山居秋暝

王維 一九八

春山月夜

于良史 一九九

積雨輞川莊作

王維 二〇一

山中酬楊補闕見訪

錢起 二〇三

哀輓類

二〇五

哭嚴僕射歸櫬

杜甫 二〇五

哭陳叟

周朴 二〇六

遣悲懷

元稹 二〇八

哭呂衡州時予方謫居

劉禹錫 二二〇

選古體介言

二二三

羌村

杜甫 二二四

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

李白 二二七

月下獨酌

李白 二二七

漁翁

柳宗元 二二八

山石

韓愈 二二〇

琴歌

李頎 二二三

夢遊天姥吟留別

李白 二二四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李白 二二八

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岑參 二三〇

田園樂

王維 二三二

江雪

柳宗元

一三三三

彈琴

劉長卿

一三三四

步虛詞

高駢

一三三四

山中答俗人

李白

一三三五

聽蜀僧濬彈琴

李白

一三三六

黃鶴樓

崔顥

一三三七

詩  
之 隋述唐

聲調舉隅 目錄

聲調舉隅介言

一三三九

律絕聲調譜

一三四一

正格

一三四一

五絕仄起式第一

一三四一

五絕平起式第二

一三四二

五絕仄起首句入韻式第三	二四二
五絕平起首句入韻式第四	二四三
七絕仄起式第五	二四四
七絕平起式第六	二四五
七絕仄起首句入韻式第七	二四六
七絕平起首句入韻式第八	二四七
五律仄起式第九	二四八
五律平起式第十	二四九
五律仄起首句入韻式第十一	二四九
五律平起首句入韻式第十二	二五〇
七律仄起式第十三	二五一
七律平起式第十四	二五二

七律仄起首句入韻式第十五

二五三

七律平起首句入韻式第十六

二五四

變格

二五六

甲 句變類

二五六

小借式之一第一

二五六

小借式之二第二

二五七

大借式之一第三

二五八

大借式之二第四

二五九

大借拗式第五

二六〇

五仄式之一第六

二六一

五仄式之二第七

二六三

雙平不補式之一第八

二六四

雙平不補式之二第九

二六五

閒聲式第十

二六六

七言小借式之一第十一

二六七

七言小借式之二第十二

二六九

七言大借式第十三

二七〇

乙 體變類

二七一

半調重疊式絕句類第一

二七一

半調重疊式律類第二

二七三

正調嵌含式第三

二七五

正調嵌半調式第四

二七六

半調疊嵌正調式第五

二七八

前闋正調後闋半調疊式第六

二八〇

異起合璧式第七

二八一

古體聲調譜介言

二八四

平韻五古式

二八九

二字音節式

二九〇

三字音節式

二九一

平仄承接式

二九三

上下取粘式

二九四

聲調造句

二九六

律絕正格式

二九七

律絕變格式

二九七

非律絕格式

二九八

律句補救式

三〇二

仄韻五古式

三〇四

五古換韻式

三〇五

平韻七古式

三〇七

仄韻七古式

三〇八

換韻七古式

三一〇

二五三平式

三一四

長短句式

三一六

七古聲調造句

三二三

附錄

吟誦常則 目錄

吟詩介言

三二九

吟法說明

三三一

五絕仄起首句不入韻式

三三二

勞勞亭

李白

三三二一

登鶴雀樓

王之渙

三三三三

相思

王維

三三三三

五絕仄起首句入韻式

塞下曲

盧綸

三三四

哥舒歌

西鄙人

三三四

平蕃曲 第三

劉長卿

三三五

五絕平起首句不入韻式

山中送別

王維

三三六

宿建德江

孟浩然

三三六

別東林寺僧

李白

三三七

五絕平起首句入韻式

三三八

汾上驚秋

蘇頌

三三八

婕妤怨

皇甫冉

三三八

勸酒

于武陵

三三九

七絕仄起首句不入韻式

三四〇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王維

三四〇

夜上受降城聞笛

李益

三四〇

九華樓晴望

張喬

三四一

七絕仄起首句入韻式

三四二

芙蓉樓送辛漸

王昌齡

三四二

望廬山瀑布

李白

三四二

楓橋夜泊

張繼

三四三

七絕平起首句不入韻式

三四四

石頭城

劉禹錫

三四四

江南逢李龜年

杜甫

三四四

法雄寺東樓

張籍

三四五

七絕平起首句不入韻式

早發白帝城

李白

三四六

出塞

第一

王昌齡

三四六

涼州詞

王之渙

三四七

五律仄起首句不入韻式

渡荆門送別

李白

三四八

早寒江上有懷

孟浩然

三四九

春望

杜甫

三五〇

五律仄起首句入韻式

月夜憶舍弟

杜甫 三五—

尋雍尊師隱居

李白 三五二

觀 獵

王維 三五三

五律平起首句不入韻式

三五四

山居秋暝

王維 三五四

秋登宣城謝朓北樓

李白 三五五

碧澗別墅喜皇甫侍御相訪

劉長卿 三五六

五律平起首句入韻式

三五七

題玄武禪師屋壁

杜甫 三五七

夏日浮舟過滕逸人別業

孟浩然 三五八

題薦福寺衡嶽暕師房

韓翃 三五九

七律仄起首句不入韻式

三六〇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杜甫 三六〇

敕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教

王維 三六一

幽州新歲作

張說 三六二

七律仄起首句入韻式

三六三

西塞山懷古

劉禹錫 三六三

登樓

杜甫 三六四

籌筆驛

李商隱 三六五

七律平起首句不入韻式

三六六

秋日東郊作

皇甫冉 三六六

客至

杜甫 三六七

寄李儋元錫

章應物 三六八

七律平起首句入韻式

行經華陰

崔顥 三六九

返照

杜甫 三七〇

九日登望仙臺呈劉明府

崔曙 三七一

古調五七律各一首

三七二

聽蜀僧濬彈琴

李白 三七二

黃鶴樓

崔顥 三七三

五言古一韻

三七四

羌村

杜甫 三七四

七言古換韻

三七五

古從軍行

李頎 三七五

雜言換韻

三七六

將進酒

李白 三七六

古文二篇

三七七

散文——五柳先生傳

陶潛 三七七

駢文——陋室銘

劉禹錫 三七八

詩階述唐  
之三 詩惑研討隨筆 目錄

詩惑研討隨筆介言

三七九

崔顥黃鶴樓格局

三八五

王之渙登鶴雀樓

三八七

李太白鳳凰臺

三八八

太白摩詰一字受譏

三九〇

李太白敬亭山

三九一

李太白清平調三首主字

三九三

太白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遊洞庭詩

三九六

古人一字難易

三九七

太白夢遊天姥吟格調

三九九

賈島獨行數息一聯

四〇二

張旭桃花溪脈絡

四〇四

鶴雀樓王暢二詩之評

四〇六

王龍標秦時明月漢時關之意

四〇七

王摩詰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四〇八

太白風吹柳花滿店香之疑

四〇九

王龍標芙蓉樓送辛漸

四一〇

張祜集靈臺

四一二

張祜雨淋鈴之意

四一三

牧之泊秦淮詩隔江猶唱

四一四

太白下江陵之詩眼及章法

四一五

張繼楓橋夜泊各家之評

四一七

太白望天門山直北迴之義

四一九

太白尋雍尊師隱居

四二一

杜子美春日憶李白無敵

四二二

杜子美擣衣

四二三

太白山中答俗人

四二四

杜子美禹廟早知之疑

四二五

太白謝公亭每流二字

四二六

西鄙人哥舒歌之北斗義

四二九

韋蘇州秋夜寄丘員外松子落脈絡及義

四二九

劉文房一孤舟之譏

四三一

太白遊洞庭兩用不字之譏

四三二

劉長卿碧澗別墅喜皇甫侍御相訪主句

四三四

孟襄陽宿建德江天低一聯

四三五

崔顥黃鶴樓用愁字

四三六

崔顥黃鶴樓白雲黃鶴之異

四三七

太白訪戴天山道士不遇全用活寫

四三八

李義山落花解

四四〇

杜子美八陣圖解

四四一

太白贈錢徵君少陽布局

四四三

太白淶水曲采蘋寓意

四四四

太白秋浦歌三千丈自注

四四五

劉賓客石頭城

四四七

戴叔倫題三閭大夫廟

四四八

太白秋登宣城謝朓北樓中聯之意

四四九

王右丞與裴廸訪呂逸人不遇脛聯之義

四五〇

岑嘉州見渭水思雍州

四五一

少陵九日藍田崔氏莊正冠看茱萸異解

四五二

摩詰送梓州李使君結句

四五四

少陵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四五五

律詩之聯用典

四五六

蘇臺覽古西江月

四五七

少陵春望白頭吹求

四五八

高達夫梅花關山辭意

四六〇

柳子厚漁翁全詩之眼

四六一

籌筆驛儲胥之注

四六二

張泌洞庭阻風青草綠楊之疑

四六三

摩詰送李梓州結句再論

四六四

錢起山中酬楊補闕見訪聯異

四六六

李頎琴歌

四六七

王昌齡盧溪別人之轉折

四六八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設喻

四六九

太白尋雍尊師「青牛」悞解

四七〇

劉長卿秋日登吳公臺上寺遠眺頷脛變體

四七二

鶴雀樓全詩盡格局

四七三

杜子美春宿左省九霄正解

四七五

摩詰山居秋暝頷聯

四七五

韋蘇州送陸江笛之解

四七六

劉夢得生公講堂

四七七

摩詰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詩辨

四七八

王摩詰過嵩邱蘭若詩用典

四八〇

太白送友人詩起聯釋疑

四八一

太白送友人孤蓬之諍

四八三

太白送友人詩全局分析

四八五

烏衣巷王謝堂前燕之譏

四八八

王之渙涼州詞不識其題之失

四八九

少陵登樓七律

四九一

少陵賓至詩藥闡解

四九三

孟襄陽臨洞庭上張丞相詩用典

四九四

太白渡荆門送別律格

四九五

少陵秋興叢菊兩開他日淚誤解

四九六

太北上皇西巡南京歌其十

四九八

綦毋潛宿龍興寺用字布局

五〇〇

王摩詰烏鳴澗桂花春山之疑

五〇一

太白長門怨螢火流寓意

五〇三

杜子美春日憶李白結句

五〇三

岑嘉州初授官題高冠草堂藥欄解

五〇五

摩詰渭城送使安西詩之章法

五〇五

太白黃鶴樓聞笛或疑前後似有欠貫

五〇七

王摩詰相思子詩二疑

五〇八

王摩詰送元二使安西地名

五〇九

劉賓客石頭城字句脈絡

五一一

杜子美春日憶李白正解

五一二

杜子美題玄武禪師屋壁

五一四

唐賢詠落日用斜與圓之譏

五一五

杜子美登岳陽樓詩旨及其格局

五一七

杜子美水宿遣興巖巖瑚璉器讀法

五一九

權德輿嬉子飛乃實寫其事

五二一

太白渡荆門送別脛聯虛寫其神

五二二

杜子美八陣圖格局

五二三

常建破山寺後禪院

五二四

太白秋登謝朓北樓脛聯山谷易字之誤

五二七

杜工部曲江頌聯

五二八

蘇味道正月十五日夜樹花鎖橋之別

五二九

王摩詰使至塞上領脛二聯之釋

五三〇

張泌洞庭阻風之綠楊實有其處

五三一

太白柳花香讀者忽略其題之誤

五三三

詩階述唐  
之四鱗爪概談目錄

鱗爪概談引言

五三五

標型篇第一

五三七

古體

五三七

近體

五五九

聲韻篇第二

五七四

發音

五七五

呼聲

五八三

押韻

五九一

組織篇第三

六〇二

擬作

六〇二

句法

六一〇

聯法

六二二

詩階述唐之一

學詩先讀求味

## 學詩先讀求味介言

中國之饌，稱冠全球，珍錯具備，烹調萬殊，色香味養，無一不精。而各地名廚，且各有其專擅作品，雖昔王侯之尊，亦未能遍享其美。假使東西兩洋廚師，欲學中饌，自必先使朶頤飽餐，領略其味；果能辨得酸鹹之度，許爲知味之人，然後始可言鼎鼐火功，刀俎切技，鹽醬次序，生熟時間。是烹調之道，必以解味爲基也。

詩學一端，爲文章之特品，既講四聲，復論多韻，雖嵌對仗於頸頰，要當因勢而轉變，嚴立調譜於補借，仍可隨文以權宜。有風雅頌之章，有興賦比之體，備五七長短之言，別古近絕律之格，結構奇詭，幻化無窮，幾同中國之饌，莫可方也。初步學詩，宜設方便，正不

必談聲韻，說格律，應先導之朗吟文辭，詳解義旨，俾助動幽思，發雅興，誠能眼識氣象，意會境界，則是已得精魂，猶食已知其味矣。而後再陳法度，當不畏難，故言學詩，尚乎先讀。

詩已學，味已知，眼漸臻高，意漸及遠矣。然或探旨不達，落筆猶窘，過在徒知而未嘗行，學而未及思也。夫思不離乎吟與觀，諷詠千遍，其義自現，是吟之要也，批郤導窾，躡隱出焉，是觀之效也。

行則積於仿與作，讀千賦，能作賦，惟仿之功，以鼇懸蝨，望若車輪，久作乃成。如是矣，則學始進邃，知益入深，有見必思，有思必行，恂恂欣欣，有不能遏止之勢焉。斯境也，斯人也，始可言能學詩，亦可謂真知味。

選詩百首，可以取模，近體八十四首，分二十一類，有五七絕律，近體畢其事。古體十六首，首各一格，舉一反三，古體畢其事。排律不過展長排比，易知不列。爲便自修薰陶，每首皆標平仄，並敷陳格局，講解其要，至其取境用典，亦加略注。選量雖隘，可以知津，津固彈丸，洪濤萬里之所由也。

孟子於詩，貴乎以意逆志，董子亦云，詩無達詁。後人不味斯旨，輒好爲前賢箋釋，然能得其義者，究幾人哉。以杜詩例之，注者何止百家，牴牾穿鑿，識者病之。至於仇氏之注，意欲詳盡，月露風雲，一一俱疏，更招許多譏笑，詬爲贅詞。此編之述，似尤瑣屑，胡爲知其弊，而復蹈襲耶？曰時與事，有非得已者矣。蓋自語體暴

興，是道久廢，今有來者，多徘徊不得其門，因以聊貢蒙求，庶減臨歧之惑，一時權宜，非敢故拾人棄，不慚瓦缶之鳴也，諒之。

## 選五七絕句

### 登臨類

#### 登鸛雀樓

王之渙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 【文法格局】

首句西望，從天而向低，寫叢山蒼蒼。次句東望，

從地而向遠，寫大野茫茫。此聯皆屬實景，乃因登樓所見。三句承上所見，意猶未足，而啓下句更上一層。四句顯示身在二樓，其上仍有一層，點出樓之層數，極爲巧妙。後聯寫情，乃係登樓所思。文須活看，不必一定再登也。

#### 【講要】

樓在山西永濟縣，傳建時有鸛止得名。前對中條山，

下臨黃河，寫山河皆其實境，非泛言也。山河實爲主景，日海皆其客體，聯中主客拗對，故作顛倒，而又於主客分重其一，首句以客日爲幹，次句以主河爲幹，細味方知。再東來白日而沈山，遊已久也，西來黃河而入海，想當然也。惟其日盡不可留，河入不可見，始引出欲目千里之遠，更上一層之高。下聯流水，對似不對，兩聯成詩，屢變故不滯板，極盡綜錯，極爲自然。

【取 境】 不言高，只言遠而高自見。不言登，却言更上而已登昭然，且明樓有多層。

【參 考】 白日 曹子建詩「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依山之日云白，形容其轉移也。

## 勞勞亭

李 白

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

### 【文法格局】

首句從廣大處著想，是寫推情。次句在當前觸目，

是寫主境。傷心是果，送客是因，首句言理，次句指亭。三句是憑虛假設，寫無情之風，惜別尙不勝苦。四句是主境陪景，寫折贈之柳，爲風留住不青。上句是因，下句是果。兩聯皆係流水格，文有倒正不同，三句映首句，四句映次句，極嚴整，極靈活。

### 【講 要】

亭在江寧，卽晉之新亭，所謂天下者，天下人之省

詞，傷心之事，莫過別離，而此亭無知，儘教人來分散。或云普天之下，所傷心處，乃是此亭，因專備人送別也。更惹恨者，依

依楊柳，每作青色，誘人折贈分手。差有情者，惟是春風，不來送暖，則柳條無由發青，可以留住行人，少慰其心也。地、亭、柳、風、皆是無情之物，却向之恩恩怨怨，層層推進，癡情癡語，皆爲天下人想。

【取 境】 別離之苦，不從有情者說，不從當局者說，而在無情無干之風上想，稱揚其爲解事者。

【參 考】 勞勞亭 李頎詩「朝聞遊子唱驪歌」據漢書王式傳「歌驪駒」來，言別離之苦也。許渾詩「勞歌一曲解行舟」據韓詩外傳「勞者歌事」來，言行役之勞也。亭旣爲別離之所，命名得非取此？然築亭之山，亦曰勞勞，亭與山名，何先何屬，尙須

待考。

## 桃花溪

張旭

隱隱飛橋隔野烟。石磯西畔問漁船。  
桃花盡日隨流水。洞在清溪何處邊。

### 【文法格局】

首句遠望有境，疑爲烟迷，飛橋形高，雖隱可見。

次句近問土著，冀其可通，磯畔狀低，亦寫停泊。三句乃所問之由，正寫眼前實景。四句爲所問之主，是意中想像。三句提證，對二句以之發問，四句質疑，對首句隱烟幻想。首與三句寫景，爲一隱一顯，二與四句寫情，然二係景中寫情，四却情中寫景。

### 【講要】

溪在湖南桃源縣，相傳陶淵明寓意之桃花源，卽其

處也。飛橋者，弓形之高橋也，不高則爲野煙隱而不見，盡日乃言徘徊之久。此詩之意，只在沿溪尋洞，而不及他，所以別緻。最妙之句，爲隱約飛橋，以下諸句，皆所孕育，看無痕跡，脉似不連，洞在何邊者，乃言溪東乎？溪西乎？西則循之而進，東則卽應過橋，始悟起句之妙，乃爲結處伏筆。

【取 境】 故作信陶虛構，而出此恍惚疑似之辭。

【參 考】 桃花源 靖節先生集，中有桃花源序。

### 蘇谿亭

戴叔倫

蘇谿亭上草漫漫。誰倚東風十二欄。

燕子不歸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

【文法格局】

首句實寫所見之主景，草漫漫寓人跡少。次句虛寫所想之主情，誰倚欄特設疑問。三句虛寫情是靜中靜，春事晚情中寓景，惜時將去。四句實寫景是動中靜，杏花寒景中寓情，孤負花開。

【講要】

草蔓亭上，欄無人倚，雖有舊巢，燕已不歸。春事將晚，只餘汀岸杏花，烟雨荒寒，分明今昔之感。此作非遭時事喪亂，即傷權貴勢落，但極含蓄，細玩自得。

【取境】

物故事遷，含蓄烘托。

【參考】

亭非若烏衣巷金谷園而有史迹，故不知其處。

行旅類

宿建德江

孟浩然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闊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文法格局】

首句寫地寫近景，寫物之所止。次句寫時寫愁情，

寫心之所起。首句泊舟，因次句日暮，次句客愁，因首句烟渚。

三句平野圍天，本高反低，景之遙者。四句澄江印月，本遠忽近，情之欣者。

【講要】

離中流而依洲，故謂之移。而曰煙者，靄色蒼蒼之

象，先爲日暮胚胎，自然跌宕有致。行客本自有愁，當此野宿荒涼，情隨事遷，不免又引新愁也。依洲遠望，野闊無遮，則見天

色接於地，反顯樹高。臨流俯瞰，水清而澄，則月影印於江，覺與人近。天低者，疑到天涯，月近者，無他親也。

【取 境】 江郊蕭曠寫其活態。

【參 考】 建德 在今安徽地。

## 渡漢江

李 頻

嶺外音書絕。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文法格局】 首句記地遠音無，憂思不已。次句記時久人羈，愁

腸難遣。三句雖則得歸，滄桑變化，益感恍惚。四句雖可問訊，休咎牽心，恐未徼倖。三四兩句，映照首句，然統在二句之久，以作樞紐。

【講 要】 南北迢迢，音書斷絕，而且年復一年，當係喪亂之際，亂定北歸所作，否則何至音不通也。滄桑之變，家園安危，既不可知，俱在懸慮。故鄉關益近，畏怯益深，雖遇來人，反不敢問，恐或罹有不幸，莫若親見使心落實爲愈也。

【取 境】 不寫喜，反寫疑慮，情始切也。陶淵明「載欣載奔」居官僅八十日耳，杜子美「青春作伴好還鄉」有妻子在耳，情各不同，言自不一。

【參 考】 嶺外 卽五嶺以南之地，今兩粵安南等處。漢江卽漢水，此當指湖北沔漢等流。

## 早發白帝城

李 白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文法格局】

首句寫起處之時地，點出居高臨下之勢，次句寫止

處之程途，形出由疾達遠之態。一日映上朝辭，千里映上白帝，上句逍遙，下句快意。三句外從郊野向內，暗襯長江，色中有聲，四句內自輕舟向外，顯現三峽，象中有境。四句一氣，純是流水之法。

【講要】

白帝江陵，居高臨下，峽雲蒸溼，朝日映射成彩，

朝辭句所云，從高處寫景寫勢。水經注，兩地長距千二百里，水疾一日可達。次句據典，言其流疾而遠，還者，蜀爲西之邊塞，

往彼曰出，向內曰還也。兩岸輕舟一聯，是溯千里所經，見聞萬象，爲辭與還中間補白，有此洄瀾之筆，三峽雄奇森然畢現。啼不住有二解：一者猿啼之聲不斷，一者啼雖哀而留舟不住。江行而曰過山，不獨句奇，兩岸之猿，始能收攏。

【取 境】 凌空駛遠，萬象頓超。行之以韻，會之於神。

【參 考】 三峽連綿，水急灘多，吳楚上駛甚難，以最東之黃牛峽而論，尙有「三朝三暮，黃牛如故」之語，而江陵至白帝，更非數日所能達也。水經注曰「至於夏水襄陵，沿泝沮絕，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宿江陵」是西上艱緩，夏漲而東還疾也。

此詩前有上三峽及自巴東舟行經瞿唐峽登巫山二首，後有秋下荆

門一首，徵知太白西上東歸時作，故曰還也。

### 楓橋夜泊

張繼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 【文法格局】

首句江外之景，從高處聲色氣候，點出月令昏曉。

次句江中之景，從平處人物情緒，描出旅行荒涼。兩句間之映照，楓與霜，漁火與月落，烏啼與愁眠，均顯易見。三句是拋開一筆，說出行次地方，以及臨近古跡。四句是追述前時，早已聞鐘難寐，故至烏啼愁眠。兩句間之含蓄，客味野況，夜半驚鐘，至曉不瞑，愁境觸目，推尋方知。

【講 要】 楓橋在蘇州西十里，近處有寒山寺。月落烏啼，一

聲一色，霜天謂寒氣，合而形容黎明之象。高林樓舍覆霜，寒氣凌空，而曰滿天，取其神耳。設必吹求，詩文不勝指責矣，如蘇赤壁賦「白露橫江」句，應改為橫江岸方通，以露萬無橫陳江中之理。漁火者，照魚蟹入網斲之火炬，船舍雖有燈火，而捕魚火乃其主指。夜半鐘聲，不必曲解，蓋各寺鳴鐘，絕非僅在破曉，晨午夕夜皆有之，詩文證處甚多。

【取 境】 霜晨寒江景色，乃聞鐘以後所見，倒轉托出夜泊。

【參 考】 此詩有從日本錄來者，江楓作江村，又有謂愁眠乃山名者，皆索然少韻，不足采取。

## 送別類

### 山中送別

王維

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

#### 【文法格局】

首句寫地及事，是追述。次句寫時及景，是當前。

三句設疑來春，山草依然復綠。四句擬問旅懷，故人能否重來。上二形容去寂寥，山中之況，是實筆，下二描獨居相思，心內之情，是虛筆。

#### 【講要】

山中送客，日暮歸來，寂寥掩扉，寡歡緬思。方在

今日，念及明年春至，草之王孫，依然滿山，人之王孫，反言未知何似，恐人情不及物情，委婉深厚。不寫臨歧，但言送罷，更

不露愁思等字，而綿綿之情具足，陳言盡去，斯乃曰新。

【取 境】 於送罷立意，琴樽歌淚，皆其經過。向明年著想，

愁思不忘，來日方長。

【參 考】 王孫 草名，百合科，多年生草本，黃耆亦有此名。

貴人子孫亦稱之，（抱朴子）王孫公子優遊貴樂。

### 聽江笛送陸侍御

韋應物

遠聽江上笛。臨觴一送君。還愁獨宿夜。更向郡齋聞。

【文法格局】 首句江上之笛，聲從遠來。次句舟中之人，酒在近

酌。三句代憂獨宿聞笛，是寫途次。四句更憂到郡聞笛，是寫宴

居。上段笛聲引愁，酒觴能消，故人相對，暫可排遣。下段途惟

聽，去聲，徑韻。亦平聲，音韻義同。一之義，惟精惟一，純也。一，一觴一詠，或也。



孤帆遠影碧山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文法格局】 首句人及別離，近記所辭之地。次句時及景物，遠想所遊之鄉。三句分手之頃，江中近景，相送佇立之久，從平處寫。四句別後之際，曠野遠景，離緒依戀之殷，從高處寫。全首只寫景，却全是情，氣象天然，境界飄渺。

【講 要】 前段但敘孟辭別處，以及芳春期往之地，似早發白帝之格，而文法則異，彼詩達後溯寫，此乃臨發而言也。古跡勝地，僅述其名，故人三月亦是常言，插入烟花二字，淡墨數點，萬機全活。孤帆遠盡，是行舟之景，江流天際，是人空之象，以景烘托送字，應觀其神。至於琴樽愁淚投贈分襟等語，一字不收，

只寫江山氣韻而摯情離緒，盡蘊其中，斯更新之新，奇之奇者矣。

【取境】送別却不言情，只言時地之景。別後不言愁思，只

言江山之神。

【參考】廣陵 今江蘇之江都，即揚州屬也。黃鶴樓 在武

昌城上，下臨大江。

### 送元二使安西

王維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文法格局】首句記出別地，陰晴時光。次句乃指離亭，景物氣

象。三句所送之人，勸更進酒，眼前之事。四句友所去處，已無

故舊，別後之懷。上段寫景，是靜境。下段寫情，是動境。

【講 要】 朝雨輕塵，既微已歇可想矣，雨氣塵氣，讀之似尙

撲人。客舍柳青一句，便是離處離時，新字極爲有神，柳色固爲春新，亦爲雨後而新，此自是渭城氣象也。勸君更酒，可溯想客舍多事，又開出異域寂寥，却俱妙在言外。且此一杯，專爲他想，並未道及自苦，而無一不是暗道自心。西出陽關，上映渭城，作客充使，皆收其中。

【取 境】 皆用景物鋪敘，暗襯行色。渭城陽關以外，自是遠別。西無故人，隱厲主今之愁，客後之思。

【參 考】 安西 唐設都護府，轄龜茲焉耆等地。渭城 今之

咸陽。陽關。在今敦煌，玉門關以南。

## 懷人類

### 自君之出矣

張九齡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

#### 【文法格局】

首句追述往事，點明別離。次句敘述今情，暗示苦

緒。殘機借女工襯托其人，言君出外知其夫。三句設譬喻，已止圓好極境，爲下句伏筆。四句說變化，漸轉憔悴衰容，爲上句應文。通看全局，以不理殘機爲樞紐，無心理機，爲君之出。如月減輝，因心愁苦。

#### 【講要】

機織一事，女子之職，方寸已亂，至不能繼竟其工，

忽喻皎如滿月，隨云夜夜減輝，畢竟減至何似，只有全晦而已。

借言自己之瘦損，將有不堪者矣，情極沈痛，語極蘊藉。

【取 境】 以職工表心愁思，以他物喻形瘦損。

【參 考】 自君之出矣，本樂府雜曲歌辭，似始於漢之徐幹室思詩，六朝人多仿之。此詩頗與徐近，但意新而更多婉轉。

## 相 思

王 維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

【文法格局】 首句由地記事，是其所知。次句因時推物，是其所問。三句所思之人，是其所勸。四句借物警人，是其所解。三句映二句，四句映首句，上二句是自思友人，下二句是願友思我。

【講 要】 詩義本爲思人，反恐人不我思，兩層積蘊，俱不吐

露，微託物以寄其情，是得三百篇之旨者。突言紅豆所生之處，暗點離人所遊之鄉，當春料發新枝，秋來定結繁子。但願離人采擷，且慮其少，幽思愁緒，都孕句中多字，聲騰紙上，恨在天涯。然始終默守欲言，僅贊紅豆情深，俯拾當地風光，俾想言外之意。此果前作花之法，亦首尾呼應定式。

【取 境】

說異產之物，揭明他鄉，贊無情之物，以諷遠人。

【參 考】

紅豆 喬木花後結莢，子大如菀豆，赤若珊瑚，色

久不變，嵌以金銀，作婦女之飾。傳說有女子思夫不歸，淚墜處而生此樹，故樹與子皆有相思之名。南國或指嶺南一帶，以紅豆產此地也。

##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王維

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  
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文法格局】首句客地自傷，孤身又是寡合之人。次句因時憶親，所思每爲佳節增倍。三句追憶昔年，舊遊之地。四句想像今日，遊讌之情。上二句乃實寫自己思親，下二句虛擬兄弟思己。

【講要】戰國之時，崤函以東，皆稱山東，摩詰晉人，詩或在長安所作也。異客者，客況不同於他也，不僅獨身異鄉而已，尚有未言之事在。所處如是，當思所親，故每逢佳節，人所歡聚之時，而思親則倍於平素，又因九日而憶及他節也。忽轉念而爲

所親著想，諒今日登高，非復往昔之樂，數插茱萸之人，已少其一，言外當同有遠思也。前言我思所親，後料親當思我，然所料者，仍是我所思也。

【取 境】 思非一日之思，憶更憶其所憶。又妙在不言思處是思，不言憶處是憶。

【參 考】 茱萸 續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縫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後衍爲俗，或插帽繫囊不一也。

## 憶原上人

戴叔倫

一兩棕鞋八尺藤。廣陵行遍又金陵。

不知竹雨竹風夜。吟對秋山那寺燈。

【文法格局】

首句因常行脚，先提行具。次句因無定踪，重寫行

處。此二是由今追昔，從動中寫實事。三句風雨之夜，諒必安居。

四句秋燈對吟，敍出人品。此二是借景託情，從靜中擬虛境。

【講要】

藤杖棕鞋，脫無長物，行踪靡處，雲水無心。廣陵

金陵，南朝多寺之地，借以泛言，非必卽此地也。天竺有五精舍，

以迦蘭陀竹林之園，爲其嚆矢，其後僧舍概曰竹院，唐詩中詠僧

居者，每借稱之。今言竹風竹雨，假想其遇是正遊，夜字大佳，

晝亦未必阻其遊也。風雨而名曰竹，乃山寺之境界，旣夜必曰風

雨，方有助於吟燈也。不知那寺，正映其忽廣忽金，欲問無從，空自憶耳。

【取 境】 廣陵金陵，不一其地，竹風竹雨，不一其時，對山吟燈，不一其寺，恍惚迷離，不一其憶。

【參 考】 廣陵 漢爲國，隋改江都郡，故城在今江蘇江都縣。金陵之名多處，此當指今之江寧也。

## 邊塞類

### 塞下曲

盧綸

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

#### 【文法格局】

首句塞外之景，點出天陰，從高處聞雁。次句塞外之事，點出時夜，從遠處探敵。三句寫情是虛擬，四句寫景是實況。三句欲逐，映二句之遁逃，四句大雪，映首句之月黑。

#### 【講要】

此詩所取別意，只寫塞下荒寒，以道征戍之苦，不必更有他事也。月黑之夜，乃朔雲密布將雪，雖利刼攻襲擊，卻不易冒險犯難，單于獲逃，亦乘此際。雁不宿而飛，分明兵氣上冲所致，兵氣者何？即單于騷動之逃軍也。將輕騎逐，期追及也，

刀弓鋒纖絃細，雪能滿之，必花片飛撲，如手如席之大也。雖說許多軍事，皆是虛筆，「遁逃」非交戰而走也，「欲將」亦是計畫而已。雪滿弓刀，乃言已阻前進，形似緊張，境極冷靜。

【取 境】 雪夜荒寒，不懈戍守，戎狄寇邊，天威難犯，非好邊功，霧不在我也。

【參 考】 單于 漢時匈奴稱其君長之詞，意為廣大之貌。

### 塞下曲

許 渾

夜戰桑乾北。秦兵半不歸。朝來有鄉信。猶自寄寒衣。

【文法格局】 首句戰地，交戰時間。次句戰士，戰績結果。三句

時日已換，還存繾綣心情。四句人事已非，尙昧吉凶消息。

【講 要】 涉水夜襲，軍遭潰敗，而有逃回殘兵，形出戰況。

半不歸爲全詩主語，全歸則勝，若不全歸，則無由言消息也。此際生歿爲誰，而主軍事者，尙無所知，猶自益覺冷峻，而鄉人寄衣者，更不知昨夜有戰事也。有國者，未能休明政治，守在四夷，不免生民骨肉離散，驅葬沙場。

【取 境】 開邊未已，驅投險絕，與盧綸單于夜逃，各異其趣。

【參 考】 桑乾 此河卽古灤水，有多名，如蘆溝、無定、永定，皆是也。源山西，東入察哈爾，東南穿長城，至天津之浦口，入運河。

## 從軍行

王昌齡

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捲出轅門。

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

【文法格局】

首句塞外氣象，向遠闊處看。次句漢營調動，從近

前處說。三句追述戰士猛進，以及作戰之場。四句今得戰果消息，點出敵國之名。第三句戰地，是照應第一句之遠望。第四句戰果，是照應第二句之後援。

【講要】

大漠之上，風塵而致日昏，此昏非謂夕昏，乃軍混

戰使然。紅旗半捲，而出自轅門，是主帥安閒之態，在有意無意之間。隨即轉到前軍，已於昨夜渡河擊敵，其鏖戰之久，可以想見。及待主帥出援，而戰已全獲勝果，勞逸之勢，筆有陽秋，鱗

閣之畫，獨有嫋姚。

【取 境】 亦軍前半生半死，帳中猶歌猶舞之意，刺也。

【參 考】 洮河 在今甘肅，經蘭臯入黃河。吐谷 讀突欲譯

音。

## 涼州詞

王之渙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文法格局】 首句西望極邊，黃河逆溯，遠接天際。次句回顧戍

所，孤城荒涼，近臨山間。三句聞曲驚時，責笛多怨，正自解之語，是實有之聲。四句憐春記地，哀人徒思，乃自恨之心，是假

想之事。

【講 要】

黃河在地，白雲在天，野闊遠望，地與天合，故曰河上雲間，此寫塞外廣漠也。遠近無物，只有層疊峻山，繚繞漢家城闕，橫絕內外。言一片者，形城之綿亙也，言孤者，謂無鄉村之附也。戍邊之人，歲時已深，而關內百花燦爛，關外卻楊柳不青，託羌笛之曲，以紓心中之怨。推而求之，楊柳怨所生非地，邊地則怨玉關之阻，玉關復怨春風不來，知夫春風之不來矣，又何能徒怨楊柳之不青耶？

【取 境】

征人久戍，思歸不得，雖無戰鬥之苦，亦有別離之怨。

【參 考】 涼州 地名，即今甘肅隴冀武威等處。然曰「涼州詞」亦是曲名，西涼所獻，唐史云「今涼州見於世者，凡七宮曲」。

閨怨類

伊州歌

金昌緒（亦作蓋嘉運）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文法格局】

首句驚時恨鳥，打起描恨，黃鶯點時。次句聞聲攪

心，莫教者，恨其攪，枝啼者，聞太切。此一聯外境引誘，意在此恨實在彼。三句攪心之事，是眼前實境。四句恨鳥之因，是幻想癡情。此一聯主旨所寄，說在夢意實在人。

【講要】

邊塞征戍，室家別離，逢春愁思，魂飛遠道，竟爲

不解事之黃鶯驚攪，夢亦難成。起句曰打起，繼釋之曰，莫教在我樹啼，後始道出所苦。雖則驅而去之，安得復續其夢，不過消

我幽恨，及不使亂我心曲而已。只用遼西二字，便見其情，全詩皆是女子口聲，尤見筆妙。

【取 境】 不言欲人來歸，卻曰夢欲赴邊，是人歸之無望也。雖則魂飛遠道，又爲春鶯啼轉，是夢赴亦不可得也。

【參 考】 伊州 新疆哈密一帶之地。亦如涼州，等是曲名，爲商調大曲，詞多言邊塞之情。

### 春閨思

張仲素

裊裊城邊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採葉。昨夜夢漁陽。

【文法格局】 首句近景，爲眼所見。次句遠景，出門所求。三句所求竟忘，意別有在。四句言雖憶夢，心實爲移。上聯當境，暗

寓傷春。下聯追境，暗寓斷腸。

【講 要】 漁陽乃良人征戍之所，思之不已，有夢赴之，纔昨

夜之事耳。朝來出城採桑，忽見楊柳皆新，始知春歸已久，自然觸起惆悵。縈回昨夢之情，神有所往，陌桑當前，竟忘所來何事。

詩有奪胎換骨，此一忘字是矣，而全詩氣韻，亦有漢魏之風。

【取 境】 夢原非真，觸境而反神往，是夢亦可貴也，征人之思，有如此者。

【參 考】 唐之漁陽，今薊州平谷等地。

## 閨 怨

王昌齡

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

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文法格局】

首句年華少小，尙多天眞。次句獨居凝妝，逢春偶眺。三句忽觸近景，驚彼時序已更。四句始思遠人，悔爲名利所誤。二句凝妝，從一句不愁來，四句悔教，從三句忽見來。又第三句與第二句伏映，第四句與第一句伏映。

【講要】

人生別離，自屬愁苦，而況夫婦，其何能免。竟曰不知愁，另有文章，得此三字，省去許多筆墨，讀到結句，自知其然。惟其少婦，當有稚心，意在富貴，故教夫婿出邀邊功，不知離愁，方如是耳。日猶凝妝，春還上樓，正形容其稚氣，忽見楊柳之色，始覺物候惱人，而思及遠道。芳春不歸，乃悔曩日非

計，倘若知愁，則無今日之悔矣。

【取 境】 少婦無知，重名輕別，感春而懷，翻然生悔，女子

輕別詩不多見，是以別裁出之。

## 春 怨

劉方平

紗窗日落漸黃昏。金屋無人見淚痕。

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滿地不開門。

【文法格局】 首句長晝空過，更怯晚景又臨，是點綴外境，引起

所思。次句玉輦不到，極苦心緒無訴，是襯托內情，照應所見。

三句金閨獨愁，春欲捨去。四句花事已了，門仍常關。

【講 要】 此深宮之人，不得臨幸之作，黃昏每為所盼，亦為

所怯，日復一日，時復一時。紗窗日落，又漸黃昏矣，金屋思君，雖有淚而空無人見。更愁芳菲滿庭，卻是一片寂寞，眼看梨花零落滿地，春亦將歸，宮門依舊深鎖，而恐君王竟不來矣，苦緒綿綿，幽怨可想。詩中日落、黃昏、無人、淚痕、寂寞、春晚、花滿地、不開門等，統體無不是怨也。

【取 境】 宮女如雲，無由而得臨幸，尤不及征人戍邊，尚有歸來之望也。

## 懷古類

### 晚泊湘江懷古

貫休

烟浪漾秋色。高吟似有鄰。一林湘渚月。千古獨醒人。

#### 【文法格局】

首句所泊之處，烟浪秋色晚景蕭條。次句旅客徘徊，

放歌高吟似有知賞。三句林渚映月，皆得其清。四句楚魂有靈，

恰似其象。又第三句映首句，皆為實寫，第四句映二句，皆為虛

寫。

#### 【講要】

暮烟江浪，蕩漾微茫，孤舟曠野，秋色迢迢。過客

當境，感慨係之，徘徊高吟，闐無人賞，忽發奇思，似省有知我者，即一林清輝之渚月，及千古獨醒之楚魂。不獨知我，我亦知

夫渚月楚魂。無渚月之清，何能照楚魂之醒，有楚魂之醒，始能映渚月之清，互得其鄰，道各不孤。

【取 境】 分明懷古，卻言孤客枯寂，忽發高吟，想像似有知者，始引出所憑弔者，辭婉意微。

【參 考】 湘江爲湖南巨川，此或近汨羅處，以詩中弔屈，推想如是耳。楚辭，屈子憔悴枯槁，行吟澤畔，浩歎獨醒衆醉，獨清衆濁。

### 經檀道濟古壘

劉禹錫

萬里長城壞。荒營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猶唱白符鳩。

【文法格局】 首句引當時之語，傷英雄之蒙冤。次句歎人亡事息，

形軍備已廢弛。三四兩句，格取流水，遺愛垂諸後世，公論自在人心。前聯述古，後聯感今。

【講 要】

起聯之意，述古鑒今。秋草營空，英雄安在，面對陳迹，獨憶昔言，竟似長城昨壞，營壘今荒，太息南朝不競，致興後人之哀。下聯之意，對今思古。景仰檀公功業德信，自垂秣陵，白鳩之歌，士女猶唱，分明心昭其冤，民懷其惠也。鑑南朝之非，聽民間之思，而千古冤獄，顯在言外。

【取 境】

先以所見，感慨人去國非，繼以所聞，顯出人心公道。

【參 考】

壘址未詳，南史義康疑畏檀公威望，矯詔收之，公

投幘曰「乃壞汝萬里長城」變前有似白鳩，集於公船之異，國人采而爲歌，以追思之。

### 蘇臺懷古

李白

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

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

#### 【文法格局】

首句舊地遺跡，不過新柳廢臺，此是寫景。次句今

時變遷，祇聞菱歌春唱，此是寫聲。三句江月長來，似多情而還照，乃當今發感。四句吳宮雖杳，其有見者尚存，是追古興悲。

#### 【講要】

苑只舊址，臺早圯荒，池塘楊柳，盡是新栽。宮殿

廊榭，迹象全無。當此江南春時，想像往代，酣歌恒舞，影響俱

空。今所聞者，僅是小艇往來，民間菱歌，有不勝其感慨者矣。思求故物，惟有西江之月尚存，曩者卻於此地，照彼吳宮之人。而月所照者，則今人不可得見，即月昔之所照，寧能今復照其所照耶？亦只曰曾照而已，斯益不勝其春矣。

【取 境】 檢取當前之淡冶，想像昔日之奢靡。

【參 考】 臺在吳縣姑蘇山上，即吳王夫差之宮。

### 金谷園

杜 牧

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  
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墜樓人。

【文法格局】 首句溯憶古時，由繁華到冷落。次句觸目今境，歎

水逝感草生。三句鳥亦斷腸，似解臨風憑弔，是寫其聲。四句花正飄墜，若爲知己殉情，是寫其色。全首皆是以景寓情，後段又是託情造境。

【講 要】

繁華指絃歌酒筵之場，香塵謂婦女香奩等事。當年豪華奢靡，盡逐人事而散，今所餘者，無情渠水草木而已。水漣漪而自流，草逢春而仍茂，竟不知物故人非，事過境遷也。至園林日暮，東風時起，來歸止者，惟有野鳥，啼聲啁啾，若有怨恨。撫今感昔，見枝頭之花，隨風落地，猶似綠珠之墜樓也。

【取 境】

此詩之脉在一春字，全詩之眼，係墜樓人。否則以上三句，凡亭園弔古，皆可用之，何與金谷。

【參 考】 園在河南洛陽西北，晉石崇之別墅，孫秀求崇愛姬

綠珠不遂，讒趙王倫矯詔收崇，綠珠墜樓以殉。

## 逆旅類

### 秋朝覽鏡

薛稷

客心驚落木。夜坐聽秋風。朝日看容鬢。生涯在鏡中。

#### 【文法格局】

首句初見秋色，心爲乍驚。次句繼聞秋聲，夜不成

寐。三句愁到晨朝，自疑容貌。四句榮瘁之境，辨在鏡中。上聯觸景傷時，客況無託，尋繹後段，益爲顯然。下聯因情述慨，妙在不言，逆溯前文，自可默會。

#### 【講要】

久客逆旅，又見落木蕭蕭，依然潦倒，未免驚心。

入夜牽愁，不能成寐，時聽秋風，坐以達旦。自念惘惘無託，容鬢或改，朝來覽鏡以窺，始獲見之，先不知行藏何似，今乃知皆

在鏡中耳。言鏡中者，不但僅謂現前之象，而來日渺茫，亦寓其間矣。至於容鬢鏡中，兩各若何，俱不多道一字，是上乘法，絃外之音，琅琅可聞。

【取 境】 不言客況在異鄉，而言在容鬢，不言潦倒在人間，卻言在鏡中。

### 見渭水思秦州

岑 參

渭水東流去。何時到雍州。憑添兩行淚。寄向故園流。

【文法格局】 首句近景，東流渭川爲所見，是羨慕辭。次句遠景，

閩里雍州爲所思，是問訊語。三句淚傾水中，似有驛使得託，是無奈辭。四句淚隨水去，等於故園已歸，是憤恨語。

【講 要】

臨渭而觀其去，知其東流必經雍州，雖則入雍，究在何時耶？客羈逆旅，不得隨歸，空自悵望，反恨人不如水。只付兩行思淚，託水作郵，但不知水到雍州，須經幾時，故先問之，恐時蹉跎，淚亦寄不到也。

【取 境】

臨於渭水，思到雍流，託水寄淚，人不歸而淚歸。

【參 考】

渭河源於甘肅，東流入陝，經鳳翔而納雍水。雍州之名，地稱者多，甘陝及洛陽襄陽，均曾稱之。隋唐長安，亦有時稱雍也。此詩或作於靈武一帶，所言之雍，當係長安之雍也，觀於題中秦州，益可知矣。

客中行

李 白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文法格局】

首句名釀之處，酒之異香。次句盛器之珍，酒之佳

色。三句酒美主豪，客不辭醉。四句故鄉異地，醉能皆忘。三句上承二句，四句上承首句。太白之詩，落筆磅礴，縱處窮愁，語亦豪邁。

【講要】

先記其地，爲此作之綱。酒爲人間趣物，況是美者，

且氣浮鬱金，其色光耀琥珀，而又盛之以玉碗，極盡其香光莊嚴。

既愛其酒，當貴其地，若無慷慨好客之主人，則又索然矣。必地

靈酒美主賢，始可爲之盡醉，甚而言之，且願主人能使客醉也。

再人之情，居故鄉則感其親，寄他鄉則感其疏，以今日賓主之逢，幾不知人間世，鄉之尚有他也。

【取 境】 人厭他鄉，偏言不知其有，而反盛稱其美，客緒本愁，卻誇得其趣處，竟求酣醉安之。青蓮文章，骨氣自爾。

【參 考】 蘭陵 今山東之臨沂縣。鬱金 屬蕪荷科，薑黃之變種。草本，葉橢圓，夏秋開花，莖有黃粉，採作染料，古用浸酒祭祀，謂之鬱鬯。爾雅翼云：此根和酒，令黃如金，故謂黃流。

## 秋思

張 籍

洛陽城裏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  
祇恐慙慙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

【文法格局】

首句逆旅之地，時序又更，客懷自易感觸，應題秋思。次句思家之情，緜緜萬縷，是書未作之前，承見秋風。三句書已作成，慮有遺漏，承意萬重。四句書已置郵，追回再讀，承恐不盡。

【講要】

先言地名，點出爲客，古時交通不便，冬夏氣候嚴酷，旅行驛使，多春秋二季。爲客時久，愁緒萬重，寄書亦非易事，臨筆自有言難盡意之苦。書成讀而添改，料想不知凡幾，本已煩瑣，猶恨怱怱。迨及驛使將發，再索拆而檢點，一切形容，確是作家書之氣象，若移他用，少覺委靡。

【取境】

爲客情緒，一字不言，只取作書纏綿之態，烘托逆

旅情思。

【參 考】 洛陽 今河南省，周營爲東都，漢魏亦都之，隋唐仍稱東都。

詠物類

棕樹

徐仲雅

葉似新蒲綠。身如亂錦纏。任君千度剝。意氣自衝天。

【文法格局】

首句上部象形，兼明色澤。次句下部比物，並狀姿

容。三句受損頻頻，泰然自若。四句秉賦矯矯，因益超群。三句承二句，四句承首句。詠物之詩，多取寄託，此即詩之比體，下皆仿此。

【講要】

葉似蒲，象形而已，新與綠，特狀向榮。起首便有

自況，不過意分賓主，說身為賓，說葉為主耳。錦纏亦是取象，況身之有材也，懷才者遭嫉，不免為人傾害，蘊利者生孽，自然

被人剝削。但縱剝削千度，總不因是餒奪，其葉益綠益新，衝天直上，猶抱負有志之士，不畏坎坷，雖遇患難橫逆，反更振奮有爲。其骨始見嶙峋，其氣始見洋溢，不屈不移，自有其概焉。

【取 境】

棕櫚之文，多寫其清，山丘幽境，共騷人之賞耳。此則擬之以志士，強矯不變，昂藏之氣，悠然自若。

蟬

虞世南

垂綏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

【文法格局】

首句狀色，秉質之特，所取之潔。次句形聲，發響之暢，居處之高。三句聲能遠達，自處使然。四句雖有時機，卻不憑藉。此詩寄託，不必專指人爵，作天爵解亦佳，不泥一說，

益具玲瓏。

【講 要】

蟬吟風飲露，其品清高。顯貴之冠，古以爲飾，蟬之吻爲針狀，有似冠纓之總，結於頤下，故曰垂綏。其鳴清越，頗能感人，桐樹幹直葉疏，深院金井，自具幽韻，亦木之清者。蟬居高枝而鳴，葉疏不障流響，未藉風傳之力，自能使其遠聞。

【取 境】

詩旨實至者名自歸，足於己不賴藉於人，謂喻人爵固已大佳，未若天爵得體。

【參 考】

古人之冠，於左右有雙組，結於頤下以固之，名之曰纓。纓之末散絲如總狀，以作文飾，名之曰綏。

蛩

郭 震

愁殺離家未達人。一聲聲到枕前聞。

苦吟莫向朱門裏。滿耳笙歌不聽君。

【文法格局】

首句先寫能聞之人，愁煞是聞蛩聲連續所得。次寫

所發之響，枕聞是因離家未達而來。三句秋蛩感時苦吟，富貴之家，非其應訴。四句顯達及時行樂，笙歌之選，是所關心。上聯述自己所感，下聯勸秋蛩識機。

【講要】

題以蛩為主，自是詠物，寓諷寄託，仍感物而作也。

兩聯皆為流水，前聯則是倒裝文法，起句愁殺，實因其二句之聲，未言何聲，自是題之蛩字。愁又言愁殺者，屢屢加甚所成也，所愁者何？聞蛩使然，何至愁殺，聲聲不已，幾至輾轉反側，不能

成眠，以其蛩俟秋吟，鳴其不平，一聲即使人愁，聲聲自使人愁殺矣。離家未達之人，聞之始有同感，相知相憐，不負秋來之鳴。若夫朱門之內，歡娛無憂，如或向之苦吟，可謂大不更事，彼等滿耳笙歌，又奚暇聽於君哉。

【取 境】

蟋蟀哀音動人，乃其常事，然亦有不受其感者，勸勿徒勞，未達者與笙歌者異耳。人多詠其常，此兼說其異。

蜂

羅 隱

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  
採|得|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甜|。

【文法格局】

首句記出所經之區，形其勞碌。次句點出所遭之境，

辛甘備嘗。三句澈因澈果，無限殷勤。四句爲此爲他，莫知究竟。上聯言事，是追想以前，下聯寫情，是設想以後。三句承二句，四句承首句。

【講 要】 無論高低難易，不計殷勤往來，此言身爲之苦也。

采得百花，時久醞釀成蜜，此言所求之甜也。風光含義不一，其高低往來，與采得百花，兩皆有之，是言無限甘苦，備嘗之矣。所以經之營之，以希歲寒之養，寧知空爲他忙，已無所得。當其高低往來之時，竟不知爲誰受苦，得花釀蜜之後，亦不知爲誰作甜，哀其癡迷，詩以諷之，然所諷不過借物爲言，意又不僅爲蜂也。

【取 境】 詩固不離諷喻，詠物尤爲必具，此以小喻大，以一

喻普，說則人人皆知，不說則人人皆昧。

## 雜事類

### 聽 箏

李 端

鳴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

#### 【文法格局】

首句形箏既調，聲所發處。次句調箏之人，手所觸

處。三句聽箏之人，欲希所賞。四句奏者之心，別有所寄。上聯寫景，下聯寫情。三句承二句，以素手周郎，暗襯奏者爲女子。

四句承首句，以鳴箏拂絃，顯示奏時有聽者。

#### 【講 要】

鳴箏者，音佳之箏也，與阮嗣宗「坐彈鳴琴」鳴同，

曲禮「鸚鵡能言，不離飛禽」非在飛時，而言其飛，例多不能偏舉。金粟柱者，繫絃之柱，飾物裝成，而皆贊箏之華貴而已。素

手女子揮彈之指，玉房亦其所居也，奏者意有所獻，求有所賞，惟恐情不能通，不我之顧，故誤拂絃，引彼矚目。時時者不一其次，欲獲流眄，頻接善睽，意或因之而親也。

【取 境】 容與技，悅人者也，容或重於技，逞容者不全賴於技。技有巧拙，巧常拙異，巧固動人，拙亦引人，況乃不拙故拙，取其引人逞容而已。

【參 考】 周郎顧 吳周公瑾精音律，度曲有誤者，輒異而顧之，時人語曰：曲有誤，周郎顧。

## 題紅葉

宣宗宮人

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間。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文法格局】 首句流水無情，去而不住。次句深宮終歲，寂寞長愁。三句見此飄零霜葉，況自身世所遭。四句表我同情相憐，助他如意自適。上聯流水深宮，伏下聯有所待求，下聯紅葉好去，映上聯可與借便。

【講 要】 流水者，御溝之水也，先言及此，含有三義：一者年華如水，去而不返，二者水比人猶自由，可以逍遙而去，三者深宮相伴，不少爲我而留，故曰流何太急，深恨之辭也。次則深宮長愁，與世隔絕，君王曾無幸臨，而有寂寞長閑之苦。霜中紅葉，春生於斯，秋墮於斯，無主有同於己，特伸殷勤之意，告以相助之情。茲借流水之便，讓汝流到人間，已不忍於紅葉，不知

誰復不忍於己也。紅葉爲詩之主，流水爲詩之境，傳神紆情，端在流水。

【取 境】 深宮長閑，歲華水逝，反憐無情之落葉，遭遇屯蹇，哀而助之，放乎人間，人之不堪，可以想見。

【參 考】 雲溪友議，宣宗朝有題紅葉隨流者，盧渥舍人應舉偶得之，藏於中笥，及宣宗有旨，許宮人從人，盧所獲人覩紅葉曰：當時偶題，不意君得之。

### 獵 騎

杜 牧

已落雙鵬血尙新。鳴鞭走馬又翻身。  
憑君莫射南來雁。恐有家書寄遠人。

【文法格局】

首句寫弓箭之技能，亦憫飛禽慘痛。次句形鞍馬之驕健，兼惡獵者之貪殘。三句別指事物，藉作畋獵進言。四句假想世情，代為郵傳請命。上聯寫景，尙新句是憫已過，又翻句是惡當前。下聯寫情，一句憫物，一句憂人。

【講要】

已經一箭兩禽，血尙淋漓，技精善射，極盡其致，更含所為已甚，乃尙有不止之意焉。此句為全詩之胚胎，意皆由出，雖數轉折，總屬一氣，而「已」之一字，猶為本句之幹。下之「又」「憑」「恐」三字，無不皆與「已」作呼應。鳴鞭走馬，尋所獵也，又為翻身，見可獵也。憑君莫射，突轉規勸，緊張之勢，竟歸安靜。南來雁者，假想之事耳，意在去殺，借雁諷之而

已。家書寄遠，益是或恐之辭，惻隱委婉，溫柔敦厚備矣。

【取境】實是愛物，託言愛人，若不愛人，與物何有哉，由

微處求心，從大處落筆。

### 贈歌人郭婉

殷堯藩

石家金谷舊歌人。起唱花筵淚滿巾。

紅粉少年諸弟子。一時怊悵望梁塵。

【文法格局】首句借古喻今，點明歌者身世。次句侑酒灑淚，表

出唱者摯情。三句佳麗多人，想見從學之盛。四句轉喉高唱，盡有不及之嘆。上聯寫事，一實一虛，下聯寫情，一揚一抑。

【講要】首句只是借來比擬，可想歌者昔之所處，技之如何，

而加一舊字，勢去流落又可知矣。起唱者謂已不彈此調，今日再起爲之，復唱花筵之前，四座之客，聽而淚滿巾也。夫聞者垂淚，詩中甚多，如杜審言「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李頎「今爲羌笛出塞聲，使我三軍淚如雨。」杜少陵「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等，多加一層轉折，自多一番意趣。亦有直解歌人自淚者，謂座客文中無著，辯之者曰，花筵卽廡座客也。予意從前之說境活，從後之說文順，各有是處，不妨兩存。紅粉者殊麗也，諸者多且盛也，一時者諸弟子同於此際，驚所未聞，其師一唱，梁塵齊飛，始知弗如，空自悵望。此僅就諸弟子神情形容，却不道歌者一字，而歌者絕技，全真無不畢現。

【取 境】 烘雲托月，借賓顯主，不道歌者之能，只從學者取狀。

【參 考】 金谷 見前杜牧金谷園注。梁塵 (七略) 魯人虞公善歌，聲動梁塵。

## 選五七律

### 氣象類

#### 冬晚對雪憶胡居士家

王維

寒更傳曉箭。清鏡覽衰顏。隔牖風驚竹。開門雪滿山。  
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閑。借問袁安舍。翛然尙閉關。

#### 【文法格局】

起聯流光年華俱速，作者所慨。頷聯一爲門未啓之

所聞，一爲門方啓之所見，此寫雪境，承起聯寒更曉箭等文。脛聯內外遠近之間，高低動靜之態，是狀雪姿，與頷聯驚竹滿山互映。結聯憶胡所居，緬焉懷古，固與起聯賓主映合，亦是雪字全脉。

**【講要】** 起聯是對雪之狀，是憶胡之情，澈夜未眠，故見漏

箭更而至曉也。起而覽鏡自照，只見憔悴，亦寓所憶之人，究不知若何也。頷聯寫情，先聞風竹近聲，知雪未止，開門遠山失容，明雪已久。脛聯寫景，從仰空思及深巷，寫外景，正映風竹頻動，由俯地見及廣庭，寫內境，乃映滿山厚積。結聯想像，以袁比胡，或於此時，蕭索未出，上句加一舍字，於閉關方有神也。

**【取境】** 雪境枯寂，特用活寫，因雪憶人，便有事在。起聯傳與覽，為憶人而動，頷聯驚與開，為對雪使然。脛聯灑靜與積閑，亦是動而後寂，因靜閑更引起憶人，又暗寓動，皆活法也。

**【參考】** 曉箭 古人計時之器，有漏壺浮箭。數壺首者貯水，

末者置箭舟，水傳至末壺而箭浮起，箭有規度，可以知時。袁安漢人，洛陽大雪丈餘，令案行至安門，除雪入，見安僵臥，問何不出，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爲賢。居士在家學佛清修之士。閉關 佛家精修，有閉關不出之制。

## 春夜喜雨

杜甫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溼處。花重錦官城。

### 【文法格局】

起聯一呼一應，點明喜意。頷聯雨來之勢，及其所用，承上時節發生。脛聯江郊景物，雨中氣象，承入夜句。結聯另拓一境，以轉爲合，承潤物句。然結處之妙，而在貫串全體，

花重映起聯之春，紅溼映頷聯潤物，曉看映頷聯之入夜，兼及脛聯之俱黑。

【講 要】 首聯春旱需雨，適然發生，似知其時，故曰好雨。

頷聯春雨之狀，聞有風始知夜雨，疑是潛隨而至，物得潤尙無其聲，可想濛濛微細，如膏如酥，正狀其好也。脛聯夜陰之境，野徑本已蒼茫，加雲遮更增黑暗，江上寒烟瀰漫，惟船火隱約獨明。結聯次晨雨止所見，新紅多處，猶帶溼痕，紅者是花，溼則負重，垂垂累累，滿於錦官城也。

【取 境】 寫雨之好，謂其知時之旱，及春所需。寫人之喜，形容風和不鳴條，霖甘但滋物。氤氳霑濡，江郊昏黑，正是其好，

曉霽氣新，溼紅明媚，正是所喜。

【參 考】 錦官城 成都舊有大小城，小者名錦官，謂有治錦

之官，後人則泛稱成都爲錦城矣。

## 返 照

杜 甫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

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

衰年病肺惟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

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文法格局】 起聯先寫異地晚霽，正爲返照絕塞胚胎。頷聯江山

明晦，天象陰晴，皆襯返照之景。脛聯衰病羈愁，閉門高枕，皆

爲絕塞之情。結聯流離傷時，居處懷古，近承脛聯，遠映起處。

【講 要】

先寫東西兩地，畫分黃昏過雨，正爲返照歸雲，襯出明晦。夕照入江光反峽壁，乃西白帝雨過使然，歸雲擁樹迷失山村，乃東楚宮黃昏之象。觀氣象斯須變化，感到身世衰病，惟有少出高枕，及昏閉門。由而推諸國事，反側堪憂，居此臣民，實有招魂安輯之待。南方魂者，固借楚宮懷古，兼寓自身，及庶民耳。

【取 境】

豺虎將亂，是其主旨，而以黃昏夕照，引起所感。復以楚宮招魂，借古託今，點出自己身世，不勝淒婉。

【參 考】

楚王宮 在巫山縣西北。豺虎亂 時楊子琳攻崔旰

未已，知楊後必叛亂。招魂 用楚辭之意。

## 洞庭阻風

張 佖

空江浩蕩景蕭然。盡日菰蒲泊釣船。

青草浪高三月渡。綠楊花撲一溪烟。

情多莫舉傷春日。愁極兼無買酒錢。

猶有漁人數家在。不成村落夕陽邊。

### 【文法格局】

起聯湖中之象，先爲風勢形容。頷聯景物因風，所

起變態。脛聯行人阻風，所起愁緒。結聯岸上之境，映合起聯蕭然。

### 【講 要】

空江蕭然，暗寓行舟皆止，釣船已泊，此際難施垂

竿。渡頭竟湧高浪，是形春汛之狂，柳絮拍撲似烟，是形飄風不定。不寫脈接青草，何知湖是洞庭，必有綠楊堤岸，方能菰蒲泊船。情多傷春，不堪舉目，乃爲三月飛絮，愁極思酒，更加囊空，乃爲羈滯渡頭，是以情又生情，愁更增愁矣。岸有漁家，聊慰寂寞，不成村落，依舊荒涼。結處漁家夕陽，起處鎮日釣船，各具伏映，迹象渾淪。

【取 境】 春殘之時，曠邈之地，飄風之天，羈旅孤客，行囊羞澀，困阻野渡，不取險奇，從容寫出，意自灑落，韻亦悠然。

【參 考】 青草湖 在湖南湘陰縣，南接湘水，北通洞庭。三月汛 大河每於春清明後，立秋前後，潮流盛漲，曰春汛，伏汛，

秋汛。

詩階述唐

學詩先讀求味

一一三

時令類

正月十五日夜

蘇味道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  
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文法格局】

起聯形容燈火輝煌，關門開放。頷聯天地不閑，人

烟繁盛，是寫觀賞者。脛聯脂粉穠豔，笙歌喧闐，是寫奏技者。

結聯遊興未央，時光惜短。又不禁句，映合起聯鎖開。

【講要】

火樹是爲懸燈，銀花再作燈解，辭殊嫌費，且於下

句不協，上元猶在嚴寒，或指樓臺積雪。星橋乃城池之橋，欄上  
列燈如星，鐵鎖開者，城門不加鎖耳，此聯之物，四端分明，作

積雪解，兩正兩配，文從理順，否則偏頗矣。暗塵明月，專寫夜色，似爲追逐而有，人馬皆是觀者。遊妓行歌，是被徵來，前爲主寫情，後爲賓寫景。此夜官旣不禁，漏何苦催，與起星橋鎖開相映，彼景此情攸分。

【取 境】 太平之世，京都繁華，家給戶足，官民同樂。

【參 考】 穠李 詩「何彼穠矣」誇其容色。落梅 歌曲名。

金吾 秦置掌徼循京師之官，應劭曰：吾禦也，以禦非常。顏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因以名官。

### 清明後登城眺望

劉長卿

風景清明後。雲山睥睨前。百花如舊日。萬井出新煙。

草色無空地。江流合遠天。長安何處是。遙指夕陽邊。

【文法格局】

起聯先記時令風景，雲山乃倚埤遠見。頷聯正是時

景，然以時爲其主。脛聯憑高望遠之境，而以遠爲其主。結聯不言思鄉，而言思君，得其大體，長安何處，遠映雲山，近承遠天。

【講要】

清明後者，爲扼住風景之時象，故曰：百花如舊，

以其經過花朝始生也，萬井新煙，以其經過寒食禁火也。睥睨前者，爲瞻雲山倚俯而見，故曰：草無空地，如寸心之無間。江流遠天，如流人之益疏，皆是逢時興感，託景寓情。至其登城眺望，倚埤瞻思，莫非長安，夕陽邊者，東而西顧也。

【取境】

感時而思，憑高所見，以其所見，寄其所思。

【參 考】 睥睨與埤垆同，城上女牆也。百花 指百花生日，

其日有數說，名曰花朝，皆在清明前也。新煙 周代四時鑽燧改火，唐時清明賜百官新火。荆楚歲時記：冬節一百五日，卽是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三日。桓譚新錄：謂晉文公哀介之推，禁是日舉火，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由來以久，其說不一。

### 九日藍田崔氏莊

杜 甫

老 去 悲 秋 強 自 寬 。 興 來 今 日 盡 君 歡 。

羞 將 短 髮 還 吹 帽 。 笑 倩 旁 人 爲 正 冠 。

藍 水 遠 從 千 澗 落 。 玉 山 高 並 兩 峰 寒 。

強，上聲，義韻。

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

【文法格局】

起聯老況逢秋，強自慰藉，偶爾發興，聊以隨緣。

頷聯懷古契時，隨遇遊戲，此特寫情，只是虛擬。脛聯藍水遠落，玉山高寒，此特寫景，卻屬實陳。結聯想到後會，憐惜當前，起結照應，意致綿綿。

【講 要】

老境逢秋，不免悲感，強自寬慰者，暗寓逢節使然。

以九日遊藍田，不過偶然發興，崔氏莊隨宴集，只得勉盡眾歡。髮短羞學落帽，已無豪氣與人鬥文，此表衰老，正是強寬心情。反倩各互入座正冠，不必序次，免過敬謙，恰是盡歡狀態。忽見藍水千澗遠奔，玉峰聳寒高竝，爲景一振，自屬興來盡歡。今把

茱萸，憶到後會誰健，爲情感慨，仍歸老去強寬。細看者，狀況吟也。

【取 境】 老境強寬爲主，乘興盡歡爲賓，凡述情處，皆爲強寬，凡布景處，俱爲盡歡。

【參 考】 藍田 縣名在長安東南七十里。吹帽 晉孟嘉爲桓溫參軍，九日遊龍山，爲風落帽，溫命孫盛爲文嘲之，嘉卽答之文美。正冠 淮南子：坐而正冠起而更衣。玉山 卽藍田山，以出美玉得名。茱萸 西京雜記漢武宮人，九日佩茱萸飲菊花酒，令人長壽。

## 小 至

杜 甫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

刺—繡—五—紋—添—弱—綫—。吹—葭—六—管—動—飛—灰—。

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

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且—覆—掌—中—杯—。

【文法格局】

起聯時事如流，令節又換。頷聯添綫飛灰，寫應節

之氣候。脛聯放梅舒柳，寫應節之物華。結聯感時傷世，酒不成歡。頷承首聯，結映脛聯。

【講要】

冬至之意，冬寒已達於極也，小至者，前人謂冬至

次日也。起聯天之時令，人之事物，流傳甚速，猶如相催。由春而冬，陰極陽復，春又將來矣，似互相催者。頷聯南至晝長，女

功刺繡可添一綫，律呂六管候氣，黃鐘管中葭灰始飛，此以人事映照冬至也。脛聯岸邊容態，有柳待臘除盡，將舒其綠，山間意致，有梅衝寒來侵，欲放其葩，此以天時映照冬至也。結聯日色雲氣，天氣候占，與昔不殊，國步鄉心，人事所處，則大有異。愁來酒不能消，故教兒且覆杯。

**【取 境】** 此感時令，思及時事，要以時景時事，剝極必復，爲其信念。故曰雲物之占不殊，何以鄉國有異，信疑交錯，愛之切，憂之深耳。

**【參 考】** 陽生 春夏之氣爲陽，秋冬之氣爲陰，冬至爲陰之極，極則一陽生。吹葭六管 律呂之管各六，律陽呂陰，燒蘆中

薄膜成灰，曰葭灰，置管中氣至灰飛，六律有黃鐘管，正與冬至相應。雲物 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物謂形色也，左傳：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分謂春秋二分，至謂夏冬二至，啓謂立春立夏，閉謂立秋立冬。覆杯 前人謂盡飲之意，舉鮑照詩：臨流競覆杯爲例。此處作是解不治，杜集中停杯不飲之作非一，似作不飲爲佳。

## 感時類

### 春望

杜甫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 【文法格局】

起聯首句逢喪亂不挫骨氣，次句見韶光反益感傷。

造句紆迴，意境含蓄。頷聯花淚鳥心寫時景，映起聯城春。脛聯烽火家書寫離情，映起聯國破。結聯情景雙融，貫通全體。

#### 【講要】

國家殘破，所餘僅有山河，明無室家矣。城邑春歸，

繁榮只是草木，明無人民矣。破言有存，春見所榮，俱用拗筆，益見荒涼之象。花含曉露，疑爲無情之物，尙且濺淚感時。鳥戀

舊巢，堪憐微小野禽，亦知驚心恨別。花鳥尙爾，人將何如？有此觸境，始引出下聯，流離念家，消息萬金難致之句，而寇患未滅，烽火兩逢三月之句，又反映起聯國破之由。結聯白髮固因於老，搔實因於愁也，老復加愁，幾短至簪不勝戴，其國步之憂，復何言哉。

**【取 境】** 因春而望，因望而感，因感而思，因思而愁。春望起聯也，望感領聯也，感思脛聯也，思愁結聯也。搔之一字，爲第七句之目睛，七句又爲全詩之精髓。

**【參 考】** 此詩作於安祿山叛亂，玄宗幸蜀之時。連三月 杜詩浦譜注，亂後兩逢三月。以此論之乃經年耳。有謂連三月者，

卽是相續三月之久，此須考實際，方可定其正譌。

### 賊平後送人北歸

司空曙

世亂同南去。時清獨北還。他鄉生白髮。舊國見青山。  
曉月過殘壘。繁星宿故關。寒禽與衰草。處處伴愁顏。

#### 【文法格局】

起聯當前憶昔，傷自羨他。頷聯是寫閭里之情，想

見避亂所苦，還鄉所欣。脛聯是寫途次之景，諒必曉夜趨程，戰痕滿目。結聯無限荒涼之境，相對流離之人。頷聯分承起聯去還二句，結聯映照脛聯過宿之文。起一聯實寫其事，後三聯虛想當然。

#### 【講要】

亂同南竄，安後獨還，忻慰之中，仍有寂寞。回看

他鄉身世，白髮新生，此後故國情趣，青山依然。想其中途，歸心似箭，必定曉月未落，已起早行，晚星已繁，始覓宿止，殘壘明已亂定，故關自是來處。所憐同來獨去，長途寡歡，然相爲伴者，惟有早起之寒禽，與晚踏之衰草而已。

【取 境】 題謂送人，只在他人上著想，專寫亂後，重在行程。頷聯首句是客地，次句是故國，一南一北，畫出兩端，脛聯星月宿行，插在中間，結處之伴，正映起處之同。

【參 考】 殘壘 破殘之軍營。故關 前所來時，曾宿之城舍，稱之曰故。

##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杜 甫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文法格局】

起聯一正一拗，痛定思痛。頷聯突然一開，是欲歸

興奮之心，情景兼至。脛聯忽又一頓，是暫住排遣之計，虛實猶分，結聯一江一陸，預擬歸程。頷聯承起之收地，結聯承脛之還鄉。

【講要】

少陵避安史之亂寓蜀，薊北爲賊巢穴，忽從劍門以

外，傳來捷音，否極憂絕，泰來驚喜，感激慶幸，轉而悲涕。妻

子尙未離散，愁立釋然，摒擋詩書行篋，喜幾欲狂。烽煙初息，路尙未通，現在將來，都應計畫。永日閑適，且藉詩書以放歌，更須縱酒，斯正狂喜使然。芳春旅塗，幸全妻子以作伴，正好還鄉，此乃愁遣興發。計江行程，由西而東，自是起於巴峽，終於巫峽。計陸行程，由南向北，又是起於襄陽，達乎洛陽。便下襄陽四字，語氣來自巫峽，雖屬一聯，意實一句。

【取 境】 涕淚、愁去、狂喜、一片真情湧沸，皆是忽傳，初聞所感。放歌、縱酒、作伴、還鄉、行程、去處、萬縷歸思纏綿，皆爲收復以後求止。

【參 考】 劍外 劍謂四川之劍閣。收薊北 薊今名北平燕地，

唐書、寶應元年十月，破史朝義，進克東京，相衛恒趙等州皆降。

次年春正月，朝義走至廣陽自縊，英幽等州皆降。巴峽巫峽二峽皆大江三峽之名峽。襄陽洛陽 襄卽今湖北之襄陽縣，洛卽今河南之洛陽縣。

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兄弟離散各在一處

因望月有感聊書所懷寄上浮梁大兄於潛

七兄烏江十五兄兼示符離及下邳弟妹

白居易

時難年荒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

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

弔影分爲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文法格局】

起聯飢困喪亡。頷聯寫實遭逢。脛聯寫所譬喻。結聯望月想像。頷分承起世業兄弟，結合承脛離雁秋蓬。

【講要】

起聯二句爲時世遭逢之艱三，人事喪亂之苦三。頷聯二句，言時世之艱，因於干戈，人事之苦，因於道路。脛聯二句，千里分飛，各弔孤影，苦非一處，秋蓬飄散，已失其根，艱無所依。結聯二句，人離家喪，望月興感，設想應共望月，應共垂淚，此夜思鄉，五處一心。作者既言五處，是不獨思鄉，兼思五處，而五處思鄉，諒亦心分五處，是謂之同也。

【取境】

望月興感，專重感字。起聯是所憶，頷聯是所怨，

脛聯是所慮，結聯是所想，無不由感而發也。

【參 考】

河南 唐之河南道，今河南山東黃河以南，江蘇安徽淮河以北。關內 唐之關內道，今函谷以內，今陝甘寧夏等地。

浮梁於潛下邳 三地在今江西浙江陝西境。烏江符離 二地皆屬今安徽境。

## 山水類

### 湖口望廬山瀑布

張九齡

萬丈紅泉落。迢迢半紫氛。奔流下雜樹。灑落出重雲。  
日照虹霓似。天清風雨聞。廬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氳。

#### 【文法格局】

起聯形容飛凌霄漢之勢，是望其流源。頷聯點染噴射雲樹之間，是說其經處。脛聯一喻其象，一狀其聲。結聯一寫其實，一寫其虛。起聯言高，頷聯言下，脛聯言主，結聯言陪。

#### 【講要】

萬丈飛泉，凌虛而落，從遠瞭望，半隱紫烟。雜樹層疊之間，穿折奔下，重雲開闔之際，出隱不時。有泉落之句，遂以流下之句應之，因紫氛只言半隱，雖重雲亦可透出。頷寫瀑

之狀態，脛寫瀑之神韻。麗日當空，竟似虹霓忽現，天光清朗，疑聞風雨驟來。以上皆望瀑，結始點出廬山。瀑依於山，山必鍾靈，始能毓秀，贊山仍重在瀑。雲霞水木，共相氤氳，山靈物秀，合成其奇。

【取 境】 廬山面目，身臨其境，不識其真，遠望略得彷彿。

特以紫氛、雜樹、重雲、氤氳等，狀其隱約變幻之態。寫瀑布用或藏或露之法，乃與紫氛氤氳掩映有勢，聞風雨之聲，狀其藏處，似虹霓色，狀其露時。宛如畫龍，必以雲從，鱗角爪尾，隱顯多姿。

【參 考】 紅泉 泉之源地，產生五色金玉寶石者，象物之色，

而名其泉。廬山 卽今江西之匡廬山。

### 漢江臨汎

王維

楚塞三湘接。荆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  
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襄陽風日好。留醉與山翁。

【文法格局】 起聯關塞雄壯之形，水流通達之利。頷聯是寫地勢空闊，一高一低。脛聯乃寫江塞蒼茫，一近一遠。結聯側身其間，浩然懷古。

【講 要】 眺處或在今湖北襄地，襄當漢水之曲，下控荆楚、西南諸水匯江，至此爲總。故曰三湘之水，遠隔楚塞，九河之流，盡逼荆門，先言其勢也。江過荆門，鋪平野遠入冥際，非在天非

在田，疑流天地之外。山隔楚塞，隱烟靄微有色痕，雲耶山耶？只在有無之間。望山之方，則有浮浦郡邑，望江之方，則見動空波瀾而已。摩詰遊此，不知作客誰家，因地懷古，思及山簡習池之飲，雖云懷山，然有以山自況之意焉。

【取 境】 形容望字，望不見者，則想象，三湘九派，雖知其然，望而未能見也。江流山色遠而微渺，似見非見半見半想也。浮浦郡邑，動空波瀾，望而實見僅此，然神在虛卻不在實也。至結處懷古，亦是賓體，隱然自況，方是主旨也。

【參 考】 三湘 澧湘蒸湘瀟湘，由湖南匯入洞庭。九派 其說不一，有謂沔、沮、褒、洵、堵、均、涓、澗、潁者，漢受諸

水至漢口入江。山翁 晉山簡爲征南將軍，鎮襄陽，習氏有園池，  
多之池上，置酒輒醉。

### 行經華陰

崔 顥

岨嶢太華俯咸京。天外三峰削不成。

武帝祠前雲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

河南北枕秦關險。驛路西連漢時平。

借問路旁名利客。何如此處學長生。

#### 【文法格局】

起聯華嶽凌空，峰勢奇峻，安鎮咸京，得以雄據。

頷聯武祠仙掌，嶽之風光，是從遙看。脛聯漢時秦關，環周古跡，

是從遙想。結聯華陰道上，名利馳驅，仙境當前，歎不知止。頷

聯從高寫山境，脛聯向遠寫路途，起記都邑，結點人烟。

【講 要】

行經所見，太華峯嶢插天，咸京廣袤鋪地，而三峰之奇，疑非古說削成，華陰氣象，盡其形容。就太華眺矚，有漢武所建之巨靈祠，東峰具五指痕，呼之曰仙人掌，綴以雲散雨晴，晦明變化，山嶽得此，乃見靈秀。就咸京環視，河山綜錯趨北，橫枕險要之秦關，驛路綿連而西，平達迢遞之漢時，峻嶽雄京，各得其勢。雄京繁華，來往路旁者，大都名利之客，峻嶽仙境，隱居其中者，諒多丹砂之倫，歎彼心身勞困，不如靜學長生。

【取 境】

行經主旨，在於咸京，而卻從環境，言其所見、所想。俾氣象借秦關漢時出雄偉，神韻以雨雲奇峰造超逸，盡奪行

旅陳言，故無半點塵氛，結處借問之意，實寓自問自況。

【參 考】

太華 五嶽之西嶽，在陝西華陰縣南。咸京 秦咸陽也，卽長安以東渭城故址。三峰 蓮花、明星、玉女也。削不成 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武帝祠 卽巨靈祠。仙人掌 華之東峯，上具五指掌痕。秦關 咸以北有潼關，東有函谷關，不必定指何關也。漢時 漢祭白帝之神壇。

秋晚過洞庭

張泌

征帆高掛酒初酣。暮景離情兩不堪。

千里晚霞雲夢北。一洲霜橘洞庭南。

溪風送雨過秋寺。礪石驚瀧落夜潭。

莫把羈魂弔湘魄。九疑愁絕鎖烟嵐。

【文法格局】

起聯過客行程，觸目傷感。頷聯因物懷他，從靜中形容。脛聯借色寓聲，從動處點染。結聯雲山杳冥，不堪憑弔。起結寫情，頷脛寫景。

【講要】

帆而曰征曰掛，正是行時，酒曰初酣，纔到興暢。卻看暮景蒼茫，引起離情黯然，觸境撫躬，兩俱不堪。雲夢北望，晚霞千里，洞庭南憶，霜橘一洲，此皆行舟之上，暮景離情所縈回。當前更值風送雨以過寺，石逐瀧而落潭，湖天無際，一片秋聲，自是不堪之下，復加不堪。而忽思及山寺湘靈，寧無愁怨，但已羈魂無託，何暇弔人。況君山烟鎖，似對九疑愁絕，雖欲憑

弔，尋何處耶？

【取 境】

以杳茫之境，形離情之苦，復因離愁之地，而懷離愁古人。雖懷而不弔，以己同作羈魂，尙無人弔，又何暇以無人弔者，而竟起弔古人哉。

【參 考】

洞庭 湖名在湖南省，南匯三湘之水，北注長江。

雲夢 二澤名在今湖北省安陸縣。霜橘 指長沙縣西湘江中之下洲，其洲多橘，名曰橘洲，杜甫詩：「喬口橘洲風浪促。」秋寺 似指君山之湘祠。驚瀧 即瀑布也。九嶷山 在湖南寧遠縣，史記：舜葬於此，水經注：羅巖九舉，各導一溪，岫壑負阻，異嶺同勢，遊者疑焉。

## 訪人類

### 過故人莊

孟浩然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  
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 【文法格局】

起聯真摯之交，應邀赴約。頷聯路上之景，由近及

遙。脛聯室中之情，坐談起眄。結聯不盡留連，更期後會。頷聯承起聯之次句，脛聯承起聯之首句，結聯重陽菊花是虛寫，頷聯綠樹桑麻是實寫，以虛襯實，點出時光。

#### 【講要】

過故人莊，乃係赴約，開首即言備具雞黍，不嫌突

兀，邀至田家，自屬如時而往。村邊言所住處，郭外言其來處，

綠樹青山，皆村郭中間之物，行途所見，因物敘其時也。開軒把酒，雞黍相邀之情懷，場圃桑麻，田家所有之風光，座中晤言，歡聚暢其趣也。今日相遇，乃主之邀，待到重陽，爲客請訂。就者仍來此地，同賞菊花，而雞黍之具，自在其中。

【取 境】

景取田家，自不必說。情在過字，全以動態出之，起聯實寫，客爲主動，結聯虛寫，主爲客動。頷聯行途來往，一瞻前，一顧後，客自動也。脛聯屋中酬酢，上爲起坐形狀，下爲歡暢言談，主客雙動也。

訪戴天山道士不遇

李 白

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露濃。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

野竹分青靄。飛流掛碧峰。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

【文法格局】

起聯犬吠桃濃，已近道人居處，形容幽僻，兼記時光。頷聯見鹿不鐘，俱明主人未在，是從客觀，所起情思。脛聯野竹飛瀑，乃係訪者無聊，於其環周，瀏覽物華。結聯閑雲野鶴，雖不得其行踪，依然徘徊，不忍遽去。起聯先聲後色，頷聯實見虛聞，脛聯景寫高低，結聯情分賓主。

【講要】

行與山莊已近，水聲之中，雜有犬吠，但聞而已。

桃花帶露且濃，自在晨朝。漸入而樹漸深，見鹿而不見人，時見不一其次，山勢盤紆可想。溪上日影已午，不聞道士敲鐘，所訪不遇，情盡乎辭。居處青靄碧峯，氤氳凝罩，有竹搖動，始分丘

壑重疊，有瀑飛鳴，方顯峯巒高峻。詢其鄰居，亦無知所往處，故倚松愁待，數移不去。

【取 境】

以靈動寫寂靜，枯索騰生氣。不見犬而聞吠，不聞鐘而見鹿，煙靄深處，闐其無人，但有竹搖瀑飛，便自活潑潑地。無人知去，乃出於問，倚松而待，兩三其移。

【參 考】

戴天山 綿州圖經云，戴天山在縣北五十里有大明寺，一統志大匡山在綿州，彰明縣北三十里，亦名戴天山。

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

王 維

桃源一向絕風塵。柳市南頭訪隱淪。

到門不敢題凡鳥。看竹何須問主人。

以山喻人者：晉書裴楷，風神高邁，時人稱如近玉山，照映人也。世說嵇叔夜，其醉也，傀俄如玉山之將崩。詩高山仰止。又節彼南山，皆以山喻人也。

城外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鄰。

閉戶著書多歲月。種松皆作老龍鱗。

### 【文法格局】

起聯先贊其地，次頌其人，是過訪觀感。頷聯藉古

喻今，暗切不遇，是作者自懷。脛聯遠山近水，憑臨所居，寫幽齋環境。結聯著述惟多，種松皆老，寫隱淪生涯。起述事，頷敘情，脛記景，結想像。城外聯承起聯首句，閉戶聯承起聯次句。

### 【講要】

呂居方之桃源，向絕塵俗，偕裴柳市之南，同訪高隱。雖不得遇，其家人亦非凡鳥，入觀園林，似亦不須先問主人。

頷聯之意，正映隱淪逸群超俗，故二客悠然自得，各盡其興。但見城外青山，便如屋裡逸人，穿徑流水，想知鄰多清友。映前桃

源向絕風塵，因於高山流水之境，有必然者，脛聯意也。逸人行業何似，閉戶著書，不知歲月，園林何有，蒼松連柯，皆作龍鱗。

【取 境】 不遇境本枯寂，卻用雙寫之法，說明須多事來，言有不休之勢。所居、所過、所到，皆絕風塵。二客、二主及其家人，東鄰、西鄰，皆是高逸。妙在不遇，始更說得周全。

【參 考】 桃源 晉陶淵明假擬之境，陶集有桃花源序。柳市

唐曲江街多柳，因排甚整，有柳衙之稱，言市者，曲江街也。

題凡鳥 世說呂安訪嵇康不遇，其兄喜延之不入，安於其門題鳳字而去。看竹 吳中大夫家有美竹，王徽之乘輿造竹下，咏嘯久之，不顧主人。

## 秋日題寶員外崇德里新居

劉禹錫

長愛街西風景閒。到君居處便開顏。  
清光門外一渠水。秋色牆頭數點山。  
疏種碧松過月朗。多栽紅藥待春還。  
莫言堆案無餘地。認得詩人在此間。

### 【文法格局】

起聯長羨其處，到已欣然。頷聯環水對山，宅邊勝概。脛聯種松栽藥，居處幽情。結聯案牘雖勞，無傷風雅。起說出閭里幽靜，頷點明時節景色，脛形容新所經營，結稱揚主人能詩。頷聯承起聯，結聯承脛聯。

### 【講要】

不斷羨慕此里閒雅，今來頓覺顏開。清光絕塵，只

爲水繞門外，秋色入戶，乃因山聳牆頭，此街西天然之閒景。種松故使之疏，恐障月臨之明，栽藥特使之多，以待春來之賞，此新居經營之佳趣。員外雖則文牘堆案，絕無風塵之累，視其擇居，察其所動，認得簪纓之中，自隱詩人。

【取 境】 客之來，以秋紀其時，主之居，以新形其營。合其秋時新營，皆是詩境，主雖遊宦，仍是詩人。

## 寺廟類

### 題破山寺後院

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

#### 【文法格局】

起聯來遊之時，初踐其地。頷聯探幽攬勝，深入禪

房。脛聯環周景色，境具禪機。結聯靜極絕塵，只有梵響。頷聯寫景承起聯，脛聯寫情映頷聯，結聯寫聲，總貫全體。

#### 【講要】

山寺又爲後院，幽僻可知，詩興乃從入已而發，既

新且簡。茂林多是深山，寺古方有高樹，院中不見初日，旭色先照林杪，而清晨爽氣，山寺荒涼，俱豁目前，此初入也。曲折小

空，透韻，無一物染心也。又空空洞，對物不着跡象。

徑，而達幽閑之處，花木深密，而隱有禪房，此再深入，至其後院也。山開晨光，極得鳥性暢悅，潭漾清影，更滌人心煩塵，此房外之景，人鳥各適其適也。一切聲響此地俱歸寂然，惟鐘磬之音，偶聞清越數發而已，然雖鐘磬偶發，但反覺其益靜也。

【取 境】 以寂靜爲主，人不寫跋涉，山不寫瀑流，寺不寫宏壯，室不寫殿閣樓臺。雖靜而不枯，有鳥性之悅，人心空暇，花木之茂，鐘磬遠澈，皆是活潑天機。

【參 考】 鳥性人心 傳心法要「諸佛菩薩，與一切蠢動含靈，同此大涅槃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法。」

## 禹 廟

杜 甫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  
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文法格局】

起聯廟貌及處，候令及時。領聯庭中景物，從候令

來，屋內丹青，由廟貌說。脛聯峽壁生雲，高處寫色，江挾沙走，  
低處寫聲。結聯瞻廟俯江，緬焉懷古。明寫江山氣勢，暗點疏鑿  
神功，結近承脛聯，遙映起聯。

【講要】

禹廟空山，先標尋遊之地，秋風斜日，乃攀登到後

時光。橘柚垂於荒庭，落寞秋色之中，竟似樵蘇罕到。屋古畫餘  
龍蛇，或係治水事跡，想已丹青剝落。此聯庭柯，是內景物，照  
應禹廟。虛壁嵒嶙，只生雲氣，儼然雙峽陰森之象。走沙喧豕，

江聲是聞，形容衝波浩蕩之勢。此聯江峽，是外景物，照應空山。四載更乘，胼胝艱辛，昔曾稔知，疏鑿三巴，控制天險，始驚神功。

【取 境】

廟貌既古，以秋色盡其蒼涼。山勢幽深，以江峽形其險峻。旨贊禹功，不尚議論，只以景物點染，故多俊逸之氣。

【參 考】

四載 書：「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泥行乘輜，山行乘櫟也。三巴 華陽國志：「劉璋改永寧爲巴郡，以固陵爲巴東，徙龐羲爲巴西太守，是謂三巴。」

過乘如禪師蕭居士嵩邱蘭若

王 維

無著天親弟與兄。嵩邱蘭若一峰晴。

食隨鳴磬巢鳥下。行踏空林落葉聲。

迸水定侵香案溼。雨花應共石牀平。

深洞長松何所有。儼然天竺古先生。

【文法格局】

起聯先記其人，次記其地，是稱道同交親。頷聯宴

居之時，有聲亦靜，是寫實所見聞。脛聯修法之際，有事仍閑，

此乃虛擬想像。結聯無繫無累，山樹蕭然，贊與古佛媲美。頷脛

互為映照，首結前後呼應。

【講要】

以釋門古賢兄弟，借擬當時緇素友誼，贊其嵩丘蘭

若，一峰精修。會齊鳴鐘或磬，巢鳥隨下待食，飯後空林經行，

落積枯葉逐踏發聲，有情無情，共結法緣。迸水句，古注謂用景

泰卓錫之典，細味之，與香案不諧。按迸者，訓走散也，法事有灑水之儀，亦係典故，若作此解，則與香案聯貫矣。石牀乃說法之座，想雨花積與平也。結言所居之處，惟深洞長松而已，他無物累，儼然天竺古佛。但與首贊有異，首謂身和同住，自是說因，結特頌其果也。

【取 境】 人則以古聖先賢擬之，不加議論。蘭若則以法事鋪敘，并不加重氣氛，只借景物烘襯，不外晴峰、巢鳥、落葉、香案、石牀、深洞、長松等，徹首徹尾，卻無一不是法事。

【參 考】 無著天親 無著爲兄，天親爲弟，佛滅後九百年，生於印度，爲法相宗之祖。食行 佛制凡齋供，必鳴磬念誦，會

食則鳴鐘。飯後經行，此亦一儀，即於一定之地，直去直來，爲  
痊疴消食而立。灑水 孟中貯水而咒之，以楊枝灑散。雨花 世  
尊將說法華，自天雨四種之花，各經各傳雨花之事不一。古先生  
酉陽雜俎：道家稱佛之謂。

## 蜀相廟

杜 甫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塔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 【文法格局】

起聯人與祠廟，地與樹柯，有足式瞻，此述作者欣

往。頷聯庭草無主，樹鳥空啼，愴然感時，此是當境寫景。脛聯知遇異殊，報國盡瘁，於焉懷古，此乃據史寫情。結聯壯志未申，大星忽落，堪爲流涕，此代後賢痛心。頷承首，結承脛。

【講 要】

相有祠堂，標後世追思其賢良，故尋而往瞻，在有諸葛手植柏處，自設問答也。頷聯乃祠中之景，碧草映階，自生春色，黃鸝隔葉，空有好音，寫冷落也。注詩者，好言寓意每多穿鑿，固是一病，然此聯確有寄託，否則「自空」語胡爲乎。丞相德澤如春，蒼生其蘇，今見階草，尤自春色，似是被澤而生。先主往求茅廬，歡若魚水，今聞黃鸝，隔葉好音，空具求友之意。脛聯乃丞相史跡，三顧天下計句，正映鸝空好音，兩朝老臣心句，

正映草自春色。自空二字，皆具歎息之意，始憾以天不假年，未竟全功，而身先死，蜀祚不延，致天下英雄感而淚霑襟也。

【取 境】 以諸葛爲主旨，借祠堂而興觀感而已。詩僅八句，

儼然丞相一傳。自南陽躬耕，三顧出山，開基分鼎，相業惠政，託孤輔幼，志存恢復，躬親軍旅，盡瘁以死，建祠追思，錯落寫來，無筆墨痕。

【參 考】 錦官城 注見「春夜喜雨」。柏森森 儒林公議：

「成都先主廟側，有諸葛武侯祠，祠前有大柏，係孔明手植，圍數丈。」三顧煩計 出師表：「三顧臣於草廬之中。」隆中對，即興漢之天下計也。開濟 諡法：「開物濟務。」此謂章武開基，

建興濟美。未捷 指五丈原歿於軍。英雄淚襟 蜀志：「天下英雄，喁喁有望。」歿於軍而失望也。

## 古跡類

### 秋登宣城謝朓北樓

李 白

江—城—如—畫—裏—。山—曉—望—晴—空—。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  
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誰—念—北—樓—上—。臨—風—懷—謝—公—。

#### 【文法格局】

起聯首句近瞻閭閻，次句遠眺郊野。頷聯兩水雙橋

形容，是向郊野寫景。脛聯橘柚梧桐點染，是從閭閻記時。結聯作者今日懷古，後者誰懷今人。全首所寫物華，皆是登樓所見，結處古今流水，不禁感慨係之。

#### 【講 要】

此登樓憑高瀏覽，而贊瀕江之城。遠眺山浮旭光，仰望天高雲淨，而此清曠之間，鋪出一幅圖畫。其畫維何？即澄

清明鏡之水，兩行夾拱，飛落彩虹之橋，雙跨其上。霜露橘柚，點綴烟村人家，疏黃梧桐，染出天地秋色。憑臨茲樓，遊目景物，實爲緬思古人之風範，懷謝而登。作者此懷，可謂謝之千載知音，但不知今人懷古，而後來之人，亦念夫今之懷古者否耶？結極感慨。

【取 境】 寫景，分明是實，反以畫擬之。寫情，自是今人懷古，卻傷後不知今。

【參 考】 宣城 即今安徽宣城縣，南齊謝朓曾爲宣城太守，建有此樓。清人所注，樓即郡中謝之書齋。又謂兩水乃城外之雙溪，雙橋乃今鳳凰及濟川兩橋。餘且不論，橋係人工，時有興廢，

唐齊邈遠，其所詠者，不必拘泥。

### 經漂母墓

劉長卿

昔賢懷一飯。茲事已千秋。古墓樵人識。前朝楚水流。  
渚蘋行客薦。山木杜鵑愁。春草茫茫綠。王孫舊此遊。

#### 【文法格局】

起聯亮節高風，昭然千古，此雙贊義行未泯。頷聯

朝代如水，墓亦煙迷，乃感傷滄桑多變。脛聯客猶薦蘋，鳥似挽歌，寫依然德音不忘。結聯春草還生，王孫何處，特兼及受飯之人。起結寫史迹，頷脛寫當前，起結是賓，頷脛是主，脛寫景，頷寫情。

#### 【講要】

母之義，尚須待人而傳，故先敘淮陰之懷恩，次述

今時所經見。墓雖古荒，樵人猶識，漢家帝業，惟餘楚水空流耳。此歎功業如夢，未若德業垂遠。行客蕭索，采楚水之蘋蘩，可申誠敬。杜鵑解愁，依冢墓之拱木，啼代挽歌。今見王孫春草，綠色茫茫，更憶王孫其人，舊曾遊此。

【取 境】 施飯報恩，雙寫前史之義，山木春草，雙寫今日留痕。

【參 考】 漂母 史記，韓信釣於淮陰城下，漂母見信飢，飯之，信曰：吾必以報母，母怒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後信爲楚王，報以千金。前朝 指漢高所建之朝。楚水 即淮陰之水，淮古楚地。山木 山指冢墓，陵冢爲山，後世稱人死，曰

歸道山。木指墓上拱木，左傳：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後世多稱墓木曰拱木。王孫 見前王維山中送別注。

### 明妃村

杜甫

群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 【文法格局】

起聯敘述江山形勝，寓意靈秀所鍾。頷聯上句遠辭

漢宮，下句終葬沙漠。脛聯上句追憶前因，下句憐歸怨魄。結聯琵琶且作胡語，傷心自不堪言。頷實寫事，脛虛設想，起說古跡，

結說今時。脛上下句承頷上下句，結貫全體。又此頷聯之法，實爲全詩樞紐，上句爲起聯之收束，下句爲結聯之開轉。

【講 要】

群山萬壑，聚於荆門，靈秀之氣，而育姝麗，人杏尚有其村，可供後來憑弔。當其纔離紫臺，眼前便非漢地，等於已是朔漠，言其生別之極傷也。一去瘞恨以終，惟留青塚，獨向黃昏，言其死離之深痛也。當時漢元忽略畫圖之悞，僅識入辭春風一面，後人追思環珮，曾作招魂，夜月縱歸，亦是空幻而已。而明妃之不忘漢室，千載而下，遺有琵琶之曲，猶作愁胡之語，可以明其怨恨無已也。

【取 境】

紅顏薄命，扼於奸佞，生處冷宮，死沒胡沙。怨慕

之心，寧有知者，僅能一曲胡語，訴諸琵琶，始終鬱抑不伸，形其沉痛有不可言者。

【參 考】

荆門 在今湖北宜都，於虎牙山相對，爲江之絕險

處。明妃村 一統志昭君村，在荊州府歸州東北四十里。紫臺

漢之宮名。青塚 古注邊地多白草，昭君塚獨青。宋犖筠廊偶筆

「墓無草木，遠而望之，冥濛作騰色，故曰青塚。」張相文塞北

紀遊：「昭君墓煙靄濛籠，遠見數十里外，故曰青塚。」畫圖

元帝後宮既多，使畫工圖形召幸，宮人皆賂，昭君獨否，乃惡圖

之。匈奴單于求爲婿，乃以賜之，入辭始驚宮中第一，畫工毛延

壽棄市。歸魂 章帝詔：「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琵琶胡語曲

等 王昭君樂府篇名，本漢曲詠昭君事也。亦曰昭君所作。琵琶胡樂，故曰胡語。

### 籌筆驛

李商隱

猿鳥猶疑畏簡書。風雲常爲護儲胥。  
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  
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  
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

#### 【文法格局】

起聯猿鳥遠避，風雲長興，形容天威如在。領聯上

句寫有臣忠藎，下句寫非君難扶。脛聯上句嘆主將大才，下句傷猛士早殞。結聯假想將來謁廟，可能預知神心。起聯直賦軍驛，

結聯忽轉神祠，雖皆實文記事，都變虛筆傳情。此詩格局，大似明妃一詩，領脛兩聯，均係上虛寫情，下實記事。脛上承領上，脛下承領下。又領聯兩句，亦是上句收起聯，下句開脛聯。

【講 要】

先寫武侯威靈，軍機禁地，象猶森嚴，疑猿鳥尙且遠避。拒馬雍纍雖空，風雲常起，似爲藩籬之護。繼傷北伐盡瘁，遭遇不時；運籌軍幄，徒費神奇，後主難輔，終歸降魏。又帥有管樂之才，將無關張之猛，非主非將，奈之何哉。結言未出隆中，自比管樂，好梁父吟，終未展其夙志。他年經過錦城，瞻仰遺像，想神有靈，猶抱恨也。

【取 境】

以眼前景物，烘托威靈。追述史跡，顯彰武侯盡瘁。

假設後日之遊，預知鬼神飲恨。安排頰脛之寶典，幻出起結之推想。

【參 考】 簡書 詩小雅出車「畏此簡書」朱子有二釋，一戒

命，鄰國有急，則以相告，奔命救之。一策命，臨遣之詞。儲胥

本儲而待需之詞，漢揚雄傳「搯熊羆，挖豪豬，木雍槍纍，以

爲儲胥。」雍纍言其多也。義山之詩好晦，用之，而注者專指戒

具，木槍拒馬之類，故曰軍中藩籬。傳車 驛舍之車，言後主遷

送洛陽也。管樂關張 齊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樂毅燕將，下

齊七十餘城。關羽張飛二公，皆萬人敵，同從蜀漢先主，恩若兄

弟，在先主時，相繼沒。梁父吟 父亦作甫，琴曲名，蜀志「亮

義山用儲  
胥，未必  
如注家所  
指。

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按梁父吟，說者不一，今謂武侯所吟者，即「步出齊東門」一首，只可存疑。

慰離類

送梓州李使君

王維

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  
漢女輸槿布。巴人訟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前賢。

【文法格局】

起聯景物點出，地域斯明。頷聯天多夜雨，氣候之

殊。脛聯折獄催科，記其風土。結聯雖方前賢，卻用策語。頷聯二句，分承起聯二句，結聯之意，自承脛聯。前二聯固屬寫景，實為形容梓州，後二聯固屬寫情，實是對李勗勉。

【講要】

萬壑高樹，梓州之境象，千山杜鵑，記其時令，山

中夜雨，說其氣候，樹杪重泉，物態變化。句句轉折，脉脉銜接，

兩聯對仗，流水一貫。催科折獄，守官之責，女職在內而織，輸將撞布，男職在外而耕，或爭芋田，而先賢文翁，則以興學施教而化之，誦詩說禮，比與齊魯。今李使君之來，自必因時制宜革故鼎新，但澤加民，不必蕭規曹隨也。

**【取 境】** 只就風物習俗沿革而敘之，不言及私，是諷體法，亦可作頌體看。四聯二段流水，前說梓州之地，後說梓州人物。

**【參 考】** 梓州 唐曰梓潼郡，今四川省三台縣。漢女 三國時劉先主建國於蜀，史稱蜀漢。漢女言漢地之婦女也。撞布 左思蜀都賦「布有撞華」。撞華柔毳，可績爲布。巴人 蜀地周時有巴國。秦漢時，有巴蜀二郡，後世沿稱曰巴蜀。巴人言巴地之人

民也。芋田 蜀都賦「瓜疇芋區」。本草「芋今處處有之，植蜀川出者，形圓而大。」文翁 漢書，文翁爲蜀守見蜀地僻陋，選聞敏有才者，詣京受業，又起學宮教之，由是大化，比齊魯焉。

### 渡荆門送別

李白

渡遠荆門外。來從楚國遊。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  
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

#### 【文法格局】

起聯僅記荆楚之遊，便知遠有所自。頷聯江山地勢夷險，至此截然而分。脛聯豁顯可觀，正形天地空闊。頷言其景，

脛言其時。結聯舟雖逆旅無託，水仍巴蜀之源。頷承起，隨入映渡來等語。脛承頷，映平野大荒之象。結合起，筆分隱顯，故鄉

考宋楊彥齡楊公筆錄，蜀文翁，名黨，字仲翁。見博物志。又注志中不見。

映荆楚，萬里映遠從。紆迴起伏，矯若游龍。

【講 要】 渡遠者，由江而行，荆門外者，自峽中出也。來從

者，送人來此，楚國遊者，則即止於此也。下爲荆門以外，遊覽氣象。萬山盡過而見平野，江流脫峽而入大荒，此地象之闊也。

月似天邊明鏡，西飛下沉，雲幻海上蜃樓，東生結起，此天象之寬也。結以別意，仍憐者，告於所送之語，其人當係蜀籍，是以曰故鄉水。意謂故人雖從此別，而故鄉之水，猶送行舟，仍須憐耳。云此者，故鄉之水，即故人之心也。

【取 境】 不用別語，只寫別意。不言江行，只首尾用渡舟二字攝之。不言從何而來，只言來遊楚國，故鄉萬里，自知其處。

無分手語，無安慰語，只告仍憐故鄉之水，味之益覺深長。

【參 考】 荆門 即湖北宜昌之荆門山。

###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高 適

嗟君此別意何如。駐馬銜杯問謫居。

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雁幾封書。

青楓江上秋天遠。白帝城邊古木疏。

聖代即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躊躇。

【文法格局】 起聯總寫李王之貶，分問謫別憂懷。頷聯一寫李所

觸愁，一寫王所想憶。脛聯一點長沙風光，一點峽中景物。結聯

頌揚朝廷恩澤，安慰離人心情。起是實寫，結是虛擬，頷借物聲

寫情，脛指跡象寫景。又脛承頷，結承起，此格異處，皆是雙寫分承。

【講 要】

嗟歎此別，因於謫遷，行人意緒何如，諒必倍苦，於駐馬餞杯之間，自心設問其所謫處。向蜀者，入峽聞猿，知墜幾行離淚。往湘者，衡陽歸雁，可獲幾封鄉書。既憂其當前，又慮其以後。若作明問解，人尙未到，墜淚獲書之數，何由說起哉。

只告之曰：兩地荒僻，非同京華。湘之青楓江天遼闊，蜀之白帝古木蕭疏，俱增離感，宜加珍重。終慰之曰：聖代至今，仍多恩澤，謫遷料必暫時，分手不須躊躇。

【取 境】

行人之苦，皆是送者思存，國家恩澤，亦屬送者善

慰。自始至終，統爲設想，語雖實境，事皆空靈。總起總結，領脛分詠。

【參 考】

巫峽猿啼 古詩「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沾

裳。」衡陽歸雁 湖南衡山，七十二峯之首，曰回雁峯。相傳雁至衡

不過，至春而回。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

老陷賊之故闕爲面別情見乎詩

杜 甫

鄭公樗散鬢成絲。酒後常稱老畫師。

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

倉皇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

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文法格局】

起聯鄭之性格爲人，及其年華身分。頷聯寫朝廷法制，怨尤之言，不失敦厚。脛聯寫朋友摯情，匆迫之際，不盡留連。結聯一訣會合難期，所交生死不渝。頷聯二句，爲前後樞紐，上句開脛聯，下句承起聯，實以萬里百年諸語，爲之主幹，結意亦依此而發，然卻貫通全體。旨與高詩全殊，合觀各識其妙。

【講要】

鄭本畫師，無職守言責，垂老國破，陷落賊中，樗散鬢絲畫師，皆恕辭也。萬里之別所傷心者，爲逢嚴譴之日，是送者自傷之謂。時當中興，未能寬一垂死老耄，乃憫乎貶者所遭。

雖哀鄭之不幸，實礙於朝廷通詔，情理交爭，未能自己。貶者倉

皇而就長途，別之速也，送者邂逅出餞，知之遲也。復念行人之老，貶路之遙，重聚不易，恐成永訣。今朝固云生別，卻同分手九泉，交盡於此之期也。

**【取 境】** 對國事言，恕其散職，傷其垂死。對私交論，哀其途遠，恐成永訣。

**【參 考】** 台州 今浙江省臨海縣。樗散 樗不材之樹，散無位之人。

## 月夜類

### 望月懷遠

張九齡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  
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 【文法格局】

起聯明月初升，離人同望，僅說境界，實寫當前。

頷聯迢迢阻會，綿綿相思，寫心憂愁，是靜狀態。脛聯內外徘徊，不能成寐，寫身舉措，是動形容。結聯心言難表，期託夢魂，是抒情懷，虛擬以後。頷承起聯下句，脛承起聯上句，結貫全體。

#### 【講要】

空庭月上東望，忽思遠人，且想遠人此時，必共望之。彼既共望，當於今夜，而怨遠道，恐或竟夕思我。而我所思

不見，空望何益，遂入滅燭欲眠，月光滿室逾清，披衣再出，只獲涼露滋衣。繼思月光之內，有我思魂，擬掬此地之光，寄與彼地之光，合光以通情素，而竟不能。惟有還入於室，或冀夢中，可以期遇。

【取 境】

所懷之人，皆用假想之法，推其動態，測其情思。

所望之月，皆換寫實，初在庭堦，繼返枕席，再出於庭，又入於室，心身不寧，摯情畢見，咫尺天涯，百轉千折。

月 夜

杜 甫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  
香霧雲鬢溼。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文法格局】

起聯見月思及寄寓，諒其閨人獨看。領聯以無知襯深情，轉到長安自處。脛聯鬢臂所以溼寒，是料庭中久立。結聯今夜愁極有淚，從期雙照點明。起上句從近向遠，下句是詩主旨，領下句從外向內，上句是詩賓文，脛寫閨中舉動，映照起聯，結寫兩處同思，映照領聯。領寫情，脛寫景，起寫現在，結寫將來。統觀全體，皆是想像之辭，凌虛著筆，曲折玲瓏。

【講要】

少陵身在長安，其家時寓鄜州。開首不言長安之月，而言鄜州之月，不曰自己獨看，卻想其閨獨看，實是自看自思，然較說自益覺其篤。閨看又不直說，反落到兒女身上，憐其幼小，未解憶人。當於此宵，不出看月。始襯出看月之人，久看深情，

雲鬢諒爲香霧沾濕，玉臂必浸清光生寒。長安孤客，鄭州空閨，多少愁怨，都在今宵。不知何時歸去，同倚虛幌，庶不比月今分照，各灑離淚也。

【取 境】 始終皆從對方落筆，一切皆是想像。結語卻屬至情，情至矣，想像應有其事也，雖空不空。

【參 考】 鄭州 今鄭縣，屬陝西榆林道。幌 即幃幔之類。

### 中秋禁直

韓 偓

星斗疏明禁漏殘。紫泥封後獨凭闌。

露和玉屑金盤冷。月射珠光貝闕寒。

天襯樓臺籠苑外。風吹歌管下雲端。

長卿祇爲長門賦。未識君臣際會難。

【文法格局】

起聯禁中夜景，及扃鎖獨自徘徊。頷聯宮殿仙掌諸物，在月霧之中景色。脛聯述天上尊嚴之像，及人間仰望之情。結聯感激君臣際會，知遇難逢。頷承起聯上句，脛承起聯下句。結近映脛聯，遠映起聯。起寫境地，頷上虛下實，脛上瞻下聽，結寫恩遇。

【講要】

星疏斗明，漏滴聲殘，近曉之時。扃鎖加封以後，乃溯入侍之初，以至深夜而凭闌也。想仙掌盤中玉屑，已爲冷露浸和，見禁城闕上珠光，正與寒月交射。此寫當直不寢，夜色嚴靜。仰看近天樓臺，向苑外籠罩，遙聽隨風歌管，從雲端吹來。

此寫徵歌夜宴，達旦未休。星疏漏殘，猶酣歌管，明朝諫書，隱然可見。若夫司馬長門之賦，詩人不以為然，須識君臣際會，各有其難，豈可枉道倖進，而乖乎大體也。此詩忠愛敦厚，有大臣之風焉。

【取 境】 以露冷月寒之秋夜，襯樓臺林苑之宮闕。以星疏漏殘之時，映歌管燈酒之宴。以今際會，不眠凭闌思諫，諷古際會，黃金賣賦邀倖。

【參 考】 禁直 侍臣於宮中守夜也。玉屑金盤 三輔故事：漢武帝以銅柱承露盤，高二丈大十圍，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求仙。珠光 殿閣極顛之飾，以瓦作火焰大珠形，外塗金

碧之釉，光彩如瑠璃。長卿 漢司馬相如之字，武帝之陳后失寵，

以金賄長卿作長門賦感帝，復得幸。

### 八月十五夜禁中獨直對月憶元九

白居易

銀臺金闕夕沈沈。獨宿相思在翰林。

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

渚宮東面煙波冷。浴殿西頭鐘漏深。

猶恐清光不同見。江陵卑濕足秋陰。

#### 【文法格局】

起聯內廷深沈之夕，獨直翰院有思。頷聯月逢三五

秋夜，心在千里故人。脛聯東西宮殿等處，似皆有月可看。結聯

江陵卑濕多陰，猶恐今不見月。脛聯近承頷聯，遠映起聯，結聯

近承脛聯，遠映頷聯。

【講 要】

樓臺宮闕，在夜色之中，尤覺深邃。禁中直宿，獨在翰林，自起相思。況當此中秋十五之好月，焉不念及二千里外之故人。再緬望渚宮之東，烟波清冷，浴殿之西，鐘漏方深，是東西兩天，月色皆明。想千里故人，今宵本可共看，然恐不如所期，以江陵卑濕多陰，或爲雲翳，清光未必如此耳。

【取 境】

見月思人，冀人亦見月思我。東西瞻望，四天無雲，人可見月，形出一喜。假設彼地卑溼，恐或多陰，未必見月，再轉出一愁。

【參 考】

翰林 唐初置翰林院，爲內廷供奉之所，後置學士，

侍直禁廷，專司制誥。渚宮 在江陵城內，春秋楚之別宮也。浴殿 不詳，或指華清宮，驪山溫泉，太宗建溫泉宮。玄宗改爲華清宮，益治湯井爲池，環列臺殿。白在秦、元在楚，詩意不違，諒如是耳。

## 隱居類

### 山居秋暝

王維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文法格局】 起聯地時氣象，併呈清幽。頷聯寫靜寫景，高下攸分。脛聯寫動寫情，水陸有別。結聯草木知時，人應安處。頷承起聯上句，脛承起聯下句，結貫全體。

【講 要】 初秋猶熱，山雨晚晴，炎暑驟退，新涼送爽，始感天氣有秋意矣。此際青空雲盡，明月孤照松間，積雷澗盈，清泉漲流石上，特以景色，烘托山雨新晴。浣紗女子，穿竹尋歸，故

竹喧響，釣網漁舟，盪蓮鼓棹，故蓮搖動，復以聲音，形容天氣已晚。又念山中群芳，無不春生夏長，至秋而收，故曰春芳隨歇。王孫者，借草自喻，亦應知時，隱而不出也。詩豳風七月箋：春女感陽氣而思，秋男感陰氣而思，故借以喻。

【取 境】 空山已遠闌開，秋晚雨益清涼，浣漁知歸，芳菲知歇，觀彼物華，胡不知止。

【參 考】 王孫 注見前。

## 春山月夜

于良史

春山多勝事。賞翫夜忘歸。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  
興來無遠近。欲去惜芳菲。南望鐘鳴處。樓台深翠微。

【文法格局】

起聯攬勝之地，遊賞之時。頷聯所翫之景，是晚是春。脛聯所發之情，因花因月。結聯鐘聲僧院，勝境無窮。頷承起聯，偏重在上句。脛映起聯，偏重在下句，結意固出脛聯，亦自遠映起處。

【講要】

春來山中，芳華爭發，玩賞非一，及夜忘歸。掬水而月印手中，弄花而香霑衣上，皆爲事之殊勝者。興高遊無遠近，欲去猶惜芳菲，皆以玩致忘歸者。幽賞未已，忽聞鐘鳴，矯首南瞻，又現奇境，翠微深處，隱見樓台，益感不能止遊，雖曉曷忍遽去。

【取境】

芳華在春，山中占盡，城市不過僅有，事却少人道

破。詩意本同秉燭夜遊，夜宴桃李，但隱去傷感之辭，不落蹈襲窠臼。

### 積雨輞川莊作

王維

積雨空林烟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

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

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

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

#### 【文法格局】

起聯敍出氣象地區，人烟農事。頷聯以應候之景色，

寫地清幽。脛聯述山居之生涯，寫人恬靜。結聯形容毫無拘束，物我兩忘。頷承起聯，脛開結聯。

**【講要】** 林間炊蒸乃其所居，藜黍餉菑乃其所往。水田夏木，

先點往處之所見，鷺依漠漠水田而飛，所聞，鸚隱陰陰夏木而囀。

習靜清齋，回寫居處，槿花朝開午落，習靜者觀悟其空，葵菜四時主蔬，清齋者茹得其潔。野老海鷗，所餉及設喻；爭席言無拘束，何疑言無機心。

**【取境】** 山莊着筆，亦景與事，然景重在積雨，曰空林煙遲，水漠漠，木陰陰，是寫神遺像。事分我他，我則習靜清齋，閑散之極。他則炊餉爭席，無非農莊之忙。景色事物，不染人間烟火。

**【參考】** 爭席 莊子「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坐席有讓，此處之爭，無拘不讓也。海鷗 列子「海上之人有好漚（鷗）

鳥者，每旦至海上，從漚鳥遊，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

### 山中酬楊補闕見訪

錢起

日暖風恬種藥時。紅泉翠壁薜蘿垂。

幽溪鹿過苔還靜。深樹雲來鳥不知。

青鎖同心多逸興。春山載酒遠相隨。

卻慚身外牽纓冕。未勝樽前倒接籬。

#### 【文法格局】

起聯山中幽居，自爲之事。頷聯鹿鳥相伴，俱無猜

心。脛聯友人肯來，喜與同趣。結聯仍拘宦跡，難放形骸。起聯是主，頷聯是賓，兩俱寫景。脛聯說他，結聯雙寫，兩俱寫情。

#### 【講要】

先言時之好，繼言地之幽。鹿鳥山中之伴，溪苔樹

雲山中之景，鹿苔雲鳥對偶，特以動靜顛倒取勢。而寮友氣同，故載酒見訪，多有逸興，乃遠山相過。惟慚身爲纓冕牽拘，不及恣飲酣醉，如山簡之忘形耳。

【取 境】 山中索居，故人携酒過往，極寫來者高誼，對彼取揚。猶拘纓冕，不能沉醉忘形，慚已抒情未醇，對此取抑。

【參 考】 青鎖 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接籬 頭巾也，晉山簡每遊習池酒醉，倒著接籬。

## 哀輓類

### 哭嚴僕射歸櫬

杜甫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  
風送蛟龍匣。天長驃騎營。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

#### 【文法格局】

起聯櫬幔江行，返骨鄉土。領聯親在部異，人事變

遷。脛聯功業櫬幔同付東流，感今追昔猶復西顧。結聯送者自哀，回憶故好。脛上句映領上句。結映起，亦與領脛互通其神。

#### 【講要】

武華陰人，鎮劍南卒，櫬由江路起發，故曰流水舊

京。其親尚存，傷其短命，部曲另歸代領，軍容歎或改觀。櫬幔運以舟帆，前引形以風送，舊營仍鎮蜀隘，回望已覺天長。哀哭

之久，不覺時暮，少陵仍客於蜀，此後交親者何人？意爲生前處若平常，沒後始覺其厚也。

【取 境】 逝水返舟，以景寓沒者。老親部曲，以情表存者。蛟龍匣驃騎營，傷國士爲公。哭三峽追遺情，思知己爲私。有弔有傷，語意俱盡。

【參 考】 嚴僕射 嚴武爲劍南節度使，破吐蕃七萬衆。虜不敢近邊，卒年四十，贈僕射，時母尙在。蛟龍匣 西京雜記：諸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爲蛟龍鸞鳳之狀。驃騎營 漢書：霍去病以驃騎將軍薨，其年略與武同，故比之。

## 哭陳叟

周 朴

繫馬向山立。一杯聊奠君。野煙孤客路。寒草故人墳。  
琴韻歸流水。詩情寄白雲。日斜休哭後。松吹不堪聞。

【文法格局】

起聯雙寫賓主，一詩主文。此下三聯，皆取此法，

領景客路逝墳，脛情追昔感今。結則奠者哭聲，墓道松吹。脛聯上句映領下句，下句映領上句。結休哭映起向立，松吹映起聊奠。

【講 要】

此遠道而來專祭，故有繫馬聊奠之言，野烟孤客，

由己方說，形路之僻，寒草孤墳從他方說，寫阡之荒。琴韻流水，乃悲逝者不返，詩寄白雲，乃歎自少知音。日斜休哭，自是奠者痛傷已久，其所聞者，惟有殯宮之松吹而已。

【取 境】

人事求盡孤寂，境界形極蕭瑟，是以靜筆，正寫荒

涼。來哭之際，轉靜爲動，還有一杯之禮，松吹之樂，復於動中，反襯荒涼。

【參 考】

松吹 吹鼓吹也，指松聲爲簫管鐘鼓之樂。

遣悲懷

元稹

謝公最小偏憐女。自嫁黔婁百事乖。

顧我無衣搜葢篋。泥他沽酒拔金釵。

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

【文法格局】

起聯崇他慚己，句皆三折。頷聯追念亡者相助，脛

聯不忘在日糟糠，既映起聯嫁黔百乖，並開結聯今日殊境。結聯

回映起聯，復貫全體。

**【講要】** 先推其門第才華，次慚己貧窶累人。搜篋授衣，是相助出外交遊，拔釵沽酒，是代具來客飲饌。平日生計，益念其賢，饕茹野蔬，僅老藿澀味，雖粗亦甘之，薪撿落葉，乃古槐稀枝，固少胥賴之。然至今日，俸過十萬，既富既貴，恨生死之異途，營奠營齋，報百乖而不盡。

**【取境】** 備述昔日極貧困難，以彰亡者之賢。營奠營齋，正顯追思無窮。

**【參考】** 謝女 晉謝奕女道韞，值雪，叔父安問何所似，兄子朗曰撒鹽，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黔婁 濟南府志：

春秋齊人，修身清節，齊魯欲以爲卿相，均不就。貧甚，及卒，衾不蔽體。無衣沽酒。曲禮：「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鄭康成云：歡謂飲食，忠謂衣服。謂飲食衣服，爲會樂之具。營齋 齋僧，作佛事超薦也。

### 哭呂衡州時予方謫居

劉禹錫

一 夜 霜 風 凋 玉 芝。  
一 蒼 生 絕 望 士 林 悲。  
一 空 懷 濟 世 安 人 略。  
一 不 見 男 婚 女 嫁 時。  
一 遺 草 一 函 歸 太 史。  
一 旅 墳 三 尺 近 要 離。  
一 朔 方 徙 歲 行 當 滿。  
一 欲 爲 君 刊 第 二 碑。

#### 【文法格局】

起聯霜風玉芝，傷其早謝，蒼生士林，歎衆失仰。

領聯言其生前，空有霖雨之心，映起聯之絕望。惜其不壽，未了向平之願，映起之凋芝。脛聯哀其身後，學空付史，孤墳似安，何益旅魂。結聯爲闔先開，始見頓挫。

【講 要】 玉樹芝蘭，喻其才華，民失所望，士喪其朋。空懷

者，傷其不遇，不見者，惜其短命。所少慰者，事業付諸青史，尙不孤者，旅墳獲結德鄰。復慨同作逐臣，獨當徙滿，故以伯喈自況，傲倖將歸。從此地異歲長，陰陽重離，欲立二碑留贈，聊申故人篤義。

【取 境】 同遭貶謫，生死偶異，生別以酒，死離以碑，雖云哭呂，兼是自弔。

【參 考】

呂衡州 名溫，以知雜御史，貶通州刺史，徙衡州

卒，年四十。太史 周禮注史官之長。大戴禮：「青史之記」。墳

近要離 後漢書，梁鴻與妻孟光隱於吳，依富人臯伯通，及卒，

伯通葬於要離塚旁。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相近也。徙

歲當滿 後漢蔡邕，爲程璜所構，下獄。論減死，髡鉗徙遠方，

明年赦還。夢得時亦在貶，自況伯喈。二碑 伯喈有爲人作二碑

三碑者，夢得亦曾爲曹溪六祖作二碑，今復欲爲之。

## 學詩先讀求味選古體介言

秦火後興之文，已變乎前，漢魏之詩比於周，格漸趨簡，沿及於唐，大體相因，而風骨則各殊矣。盛唐律絕出，朝野翕然風從，是又一變，然於所因者，未嘗替也。後人則稱曰古體，律絕曰近體，實則唐之古體，唐人所因之體耳，不仿乎漢魏兩晉六朝，而有其特具之風骨焉。溯觀六朝因於晉，而有異於晉，晉因魏而異，魏因漢而異，皆不聞有古近之名，何至唐而有哉，亦爲時創律絕之別而已。夫唐因之作，能起六朝而振之，亦不同乎漢魏，尙格調之嚴細，亦不同乎律絕。故此注釋，期悟初學，既不須襲前人之考據訓詁，復不使依律絕之繩墨剖析；要在斟酌得解，折中而舉，俾能義格俱達，庶

盡之矣。前後兩體既異，注例難乎不變，非亂也。

### 選古體

不同格十六首以作參考

#### 羌村

五仄不換韻

杜甫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  
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歔。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 【文法格局】

起聯，上句先點夏秋節候，下句更序當日時分，係

路途之曠景。次聯，上句瞻衡字見雀集，下句喜遠客得歸家，係人物之歡情。此四句爲第一段，專寫行程、歸里之況。三聯，上句初見愕疑，下句見後悲喜，皆出家人逆料。四聯，上句世值喪

亂，下句微倖偶還，皆述自身所遭。五聯，上句鄰里之誼，下句同具之情，別記旁觀所感。此六句爲第二段，插入鄰人，分成主客三方，乃屋外動態，極爲靈活。六聯，上句久別話長，映第一段，下句重逢恍惚，映第二段，此二句爲結段，言處室內。題爲羌村，而雲日柴門，自是村景，鄰滿牆頭，亦是村俗，傳神之處，不可忽過。

### 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

五平不換韻 李白

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相攜及田家。童稚開荆扉。綠竹入幽徑。青蘿拂行衣。  
歡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揮。長歌吟松風。曲盡河星稀。

我醉君復樂。陶然共忘機。

【文法格局】

起聯，上句暮山下，爲卻顧一聯胚胎，下句月隨歸，

爲相攜一聯張本。主人之家，方可曰歸，必是斛斯同遊，玩在一字。次聯，突轉頓挫，回旋前境，山態物情，豁然呈露。此四句爲第一段，文結下終南山。三聯，上句賓主偕行，下句童僕延待，乃到門情況。四聯，上句此入他徑，下句彼拂我衣，乃院中景色。此四句爲第二段，文結過斛斯山人，且映一段起聯山下人歸。五聯，上句賓所言，下句主所供，映第二段之行途。六聯，上句記歌，下句記時，映第一段之月隨。七聯，上句賓主之誼，下句兩情高雅，乃得憩以後，更闌酒酣，曲終歡暢諸事。此六句爲第三

段，文結宿置酒，其中得憇星稀，共揮共忘，皆從一二兩段，一  
脉行來。

## 月下獨酌

五古換韻

李白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  
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 【文法格局】

起聯，上句好時好境，下句寂寞寡歡，全詩要旨，

在一獨字，先一抑。次聯，上句在天唯月可親，下句在地有影可  
共，成三人語奇想，無親而有親矣，又一暢。三聯，上句承杯邀，

下句承成三，縱然相對，不能共酌，又一抑。四聯，上句聊藉自慰，下句陽春難逢，又一暢。此八句爲第一段，寫落落寡合，及時行樂。五聯，上句月似解聽，下句影似伴舞，無中生有，幻心想像，又一暢。六聯，上句承前二句一暢，下句啓後二句一抑。七聯，上句無情雖得永結，下句然終望而不及，遠離難親，仍是獨耳，又一抑。此六句爲第二段，按前一段寫月與影之靜態，本段寫月與影之動態，任筆流轉，自成嚴律。

漁翁

七仄不換韻

柳宗元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

烟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

欸，音哀。乃，音迺。或謂當讀烏浩切，前人多不爲然。

迴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

【文法格局】

起聯，上句漁翁夜宿之景，下句漁翁曉作之景，一山一水，一動一靜。次聯，上句江山與天時之氣象，下句江山與人物之情態。境不見人，煙日幻變，靜中之動。欸乃有聲，山水凝碧，動中之靜。此四句爲第一段，寫漁翁之宿起作行，然主體卻在山水，僅借漁翁作點綴耳。三聯，返顧西巖，清湘瀉瀑，巖上逐雲，雙收山水。此二句爲第二段，是描去遠之境，貌似點景，實乃抒情。按句中無一舟字，而統體無不皆舟，此詩求以象外，方見其妙。前人有謂後二句，爲詩之纍，予不苟同，以格局論，文無此少轉折，境無此少餘韻，迴看二字，諒作者必有深思。

山石

七平不換韻

韓愈

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  
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  
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  
鋪牀拂席置羹飯。疏糲亦足飽我飢。  
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  
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  
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松櫪皆十圍。  
當流赤足踏澗石。水聲激激風生衣。  
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爲人鞿。

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文法格局】

起聯，上句曲徑崎嶇，下句到寺時分，難行故到遲，

夕集鳥昏飛蝠矣。次聯，上句堂階小憩觀覽，下句雨後花木繁茂，院中徘徊，分詠情景。三聯，上聽僧言，下見寺事，火照正映黃昏到寺，見畫反襯升堂坐階。此六句爲第一段，分行徑院中堂內三層，並敍賓主動態。四聯，上句主所供張，下句賓所享用，從所供享疏簡，可見徑僻寺古之情。五聯，上句蟲絕，動者而靜，下句月出，靜者而動。此四句爲第二段，寫來與上鋪牀一聯，映僧言賓見，夜深一聯，映蝙蝠新雨。六聯，上句不識途徑，下句出入混芒，然水獨行，已能深窮其幽。七聯，上句紅綠爛漫，見

行處之深秀，下句松櫪十圍，知山寺之俱古。八聯，上句足踏澗石，是自我而往履，下句水風在衣，是由彼而來加。前既出入高下，茲又赤足涉渡，皆映獨行無路，自在無拘。此六句爲第三段，亦分三層，首爲天明別去，不識途徑，次寫山壑景色，蒼鬱錦繡，終寫澗流之勢，水風激盪。山水佳境，臨去方絃，文瀾轉折，固已新奇，而尙不止此；溯看一二兩段，已寫內景及夜所見，至此是寫外景及晝所見。俱以逆筆行之，無少疏漏，犖确黃昏，乃脉匯處。九聯，上句山居放任之樂，下句世俗拘束可厭。十聯，上句分明獨來獨往，偏想到二三子，下句分明離此而去，偏說安得不歸，故作頓挫，以紓其勢。此四句爲第四段，前聯實寫，後聯

虛寫，點出此遊感想，以作總結。

## 琴歌

七古換韻

李頎

主人有酒歡今夕。請奏鳴琴廣陵客。  
月照城頭烏半飛。霜淒萬木風入衣。  
銅鑪華燭燭增輝。先彈淥水後楚妃。  
一聲已動物皆靜。四座無言星欲稀。  
清淮奉使千餘里。敢告雲山從此始。

### 【文法格局】

起聯，上句主人樽酒，歡餞今夕，下句座客鳴琴，

懷技請獻。此為第一段，布局八層，嚴整有致。二聯，月烏入夜之時，朦朧景色，下句風霜寒冬之際，淒楚情緒。三聯，上句寒

夜室中之供具，下句鳴琴先後之曲名。四聯，上句琴曲奏時更已深，下句聽者神入而天已曙。此為第二段，乃詩之主體，月照一聯記時，為餞宴之始，承一聯。銅鑪一聯記琴樽之雅，是琴歌本旨，承二聯。一聲一聯記奏琴絕技，為餞宴之終結，承三聯，取對仗式。五聯，上句將去之處，迢迢千里，下句此地為別，雲山萬重。此為第三段，天曙宴散，主客分別，正與起聯呼應。

### 夢遊天姥吟留別

長短句

李白

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霓明滅或可睹。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渡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

謝公宿處今尚在。綠水蕩漾清猿啼。脚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  
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鷄。千岩萬壑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  
咆龍吟殷岩泉。慄深林兮驚層巔。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  
列缺霹靂。邱巒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  
月照耀金銀臺。霓爲衣兮風爲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  
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兮魄動。悅驚起而長嗟。惟覺時  
之枕席。失向來之烟霞。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  
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欲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  
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文法格局】

起聯，先設假境，引起所詠，是客是虛。次聯，已

出其處，尙在微茫，是主是實。合此四句，是一小段，皆是聞諸談論，情想之辭。三聯，上句直說本山高勢，下句泛說五岳不及。四聯，以近地高山擬之，亦是傾倒居下。合此四句，又一小段，意謂天下諸山，惟此峻極。總二小段，爲第一大段，前小段抒情，後小段描景。追述所聞，意中造境，入夢之因，由是而發。五聯，上句欲夢，下句成夢。六聯，已至所思之處。七聯，其況猶如謝時。八聯，效謝之登山。九聯，極處之見聞。爲一小段，寫夢變成境，情景歷歷。十聯，由豁暢而入幽暗，形邱壑轉折深秀。十一聯，震絕澗水嘯之激響，攀層巔古柯之盤錯。十二聯，上下之氣，沉澹晦冥。次二小段，寫晦明變化，岩壑幽怪。十三聯，雷

電震盪，邱巒改易。十四聯，由險轉奇，石開洞闢，從聲中寫。十五聯，由暗轉明，忽呈仙境，從光中寫。次三小段，因天姥之幻夢，復生幻境之幻境。十六聯，氣象裝點威儀，仙人初降。十七聯，異獸執事扈從，衆靈咸集，已幻幻境，又幻幻人。十八聯，驚悸而醒，猶疑興感。十九聯，依然故我，萬象皆空。次四小段，有爲諸法，夢幻泡影。合四小段，爲第二大段，是爲夢遊主體，溫厚之寄託也。二十聯，世事如夢，達觀排遣。二十一聯，絕一單句，有遯世入山之意，映照開首希睹天姥。二十二聯，諂事而求富貴，非其所樂。此爲結段，道出心事，別去之意，不肯折腰。別君去者，別人乎？別地乎？注家異辭。志趣不合，總一去耳，

不必泥求顯說，含蓄爲佳。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引子起句

李白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

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

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

抽刀斷水水復流。舉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

【文法格局】

起四句爲一聯，以棄我亂我兩句，皆如「君不見」

等之引起語，而非獨立句。昨不可留，棄我恨我，今多煩憂，亂心苦也，只言今昨之日，極盡含蓄。二聯上句忽睹雁行遠征，而有長風相送。下句人正賓主相別，高樓惟有酣飲。此六句爲第一段，今昔移異，以時寫離，風雁萬里，以物寫離，人在高樓，睹之思之，自己離愁，強借酒消。本段無人離等字，全用景物烘托，長風兩句尤妙，須從神會。三聯上句頌揚校書才華，下句以前賢方之。四聯上句合建安至小謝，而能分庭抗禮，下句興思遄飛，乃至豪邁攬月。此四句爲第二段，格取流水，妙以當地古蹟，暗點眼前之事。五聯上句取喻，喻所愁也，下句寫思，思若水也。六聯，上句記叔雲世況，況爲失意，下句說明朝之去，去應散髮。

此四句爲結段，水喻有二，喻情纏綿長續，喻事奄忽逝滅，愁亦有二，感慨叔雲失意，煩憂賓主別離。而於結處，不作慰藉，反以散髮勸之，知太白亦投閑散，不肯低頭權貴，語具昂藏之概。

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單句每句韻

岑參

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

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

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西見烟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

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

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硯水凝。

虜騎聞之應膽懾。料知短兵不敢接。軍師西門佇獻捷。

【文法格局】

每句用韻，每三句一換韻，每換一韻，即為一段。

全體共為六段，換則平仄相兼，初段雖為二句，開首加君不見一逗。亦與三句相似，否則全體皆三，突然二句，節奏難諧。上句言處，下句邊地狀況。白晝平時，曠杳荒涼。次吼韻段，上句夜風之聲，中句石礫犖确，下句風勢猛厲。描寫天地慘淡，景象獷悍。三肥韻段，上句虜恃馬肥而驕，中句乘驕窺竊進犯，下句漢師西出征討。僅言兵象險生，胡漢發動之勢。四脫韻段，上句營幕戒備，中句夜黑路危，下句狂飈飄忽。此寫將帥夙夜嚴警，以及兵士衝進堅忍。五蒸韻段，上句路坎坷而馬勞，中句天酷寒而宵征，下句幕檄文而難書。此寫馬匹冒寒勞瘁，以及文僚筆硯艱

困。六懾韻段，上句虜聞漢兵直入，中句彼已失勢當遯，下句待奏獻捷之功。北胡恃冰雪之阻，猶南朝依長江之險，既失所恃，自然氣奪膽破，不戰而逃，立奏膚功。但此六段，有虛有實，前三自是寫實，後三純是假想。

### 田園樂

六言

王維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煙。  
花落家童未掃。鳥啼山客猶眠。

#### 【文法格局】

前聯寫景，重在春光。上句追述昨夜之雨，借紅渲

染桃花明媚，下句轉到今曉之煙，以綠烘襯柳色鬱藹。桃雨由動歸靜，柳煙由靜趨動。今宿明暗動靜，變化多態。後聯敘情，重

在朝事。上句照映前聯上句宿雨，靜中寓動，家童未掃是陪文，下句照映前聯下句朝煙，動中寓靜，山客猶眠是主旨。前聯含雨帶煙，皆爲狀晨之早。後聯故有花落未掃，鳥啼客眠之句，應乎晨早之事也。

## 江 雪

古仄五絕

柳宗元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

### 【文法格局】

起聯，先寫江郊，上句從高空著意，只有寒巖嵯峨，

下句向平遠放眼，惟見四野寂寥。更以虛筆，道出鳥絕人滅，其雪境曠蕩，已全呈露，真是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後聯始寫江中，上句簑笠、扁舟、漁翁，著一孤字，爲與前聯江郊鳥人相映。下

句曰雪、曰江、曰釣，是與本聯上句三事對承，著一獨字，爲與本聯江中孤舟潤色。合觀若無江郊之荒寒，不能襯出江中之冷寞。

### 彈琴

古平五絕

劉長卿

泠泠七絃上。靜聽松風寒。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

### 【文法格局】

此實短古，類於絕句，縱謂以古行絕，亦未嘗不可

也。前聯，上句琴與彈者，兼狀音響，下句曲與聽者，並述感觸。

後聯，上句古調雅正，惟自賞之，下句今人趨時，已少和者。前聯謂事是實寫，後聯賦感是虛寫。此詩借琴以寓寄託，尙有抱道自守之意。

### 步虛詞

古仄七絕

高駢

青谿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地鶴一隻。

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朱點周易。

【文法格局】

前聯寫其形跡，上句遞世無悶，不與人忤，下句字

宙逍遙，亦無物累。後聯寫其居處，上句已棲碧山，門猶深鎖，  
下句俯拾自然，道參天地。三句映起句，人所不識，結句映二句，  
澈天澈地。

山中答俗人

古平七絕

李白

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

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文法格局】

前聯俗人騷士，胸襟各殊，上句疑而來問，既問其

事，又問其因，一唱三折。下句付之一笑，口不與答，心自安閑，亦是三折。後聯仙境塵寰，清濁互異，上句桃花流水，窅然不住，下句洞天福地，是乃別有，禪機慧心，俗人不會，只有無言，報之一笑耳。

### 聽蜀僧濬彈琴

古體五律

李白

蜀僧抱綠綺。西下峨嵋峯。爲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  
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鐘。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

#### 【文法格局】

起聯先敘琴者來處，以寫景出之，上句琴非常品，

下句山乃靈峰，而人乃蜀僧，居世外者，開首二字，實貫抱琴下峰兩句。頷聯賓主之交，以寫情出之，上句揮手，映照綠綺，今

逢知音，下句萬松，映照峨嵋，兼及琴曲。此聯每句，皆有爲我聽他，賓主兩方交融之妙。脛聯借贊琴曲之美，雙關情素之應，上句，客心煩憂，可爲曲中流水滌蕩，下句，僧指習音，宛如敲動霜鐘警化。結聯留連忘時，雙收兩地，上句望峨嵋之蒼茫，下句想暮雲之幾重。起聯山之景，領聯人之情，脛聯曲之神，結聯時之久。

## 黃鶴樓

古體七律

崔 顥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文法格局】

初聯樓之史迹，上句名實由來，已有實亡之感，下

句空有樓在，猶呼舊名而已。頷聯靈氣銷沈，上句慨歎古人黃鶴，俱不復返，下句空有無心閑雲，千載來去。此兩聯俱以空字結之，不勝太息，前聯謂人已去空餘樓，後聯謂空有雲而無鶴。浮視之似寫遊賞，深求之全是懷古。脛聯流覽環境，上下兩句，不過左顧右盼，僅見漢陽晴川，鸚洲芳草，而川上之舟瞬逝，洲上之丘已湮，豈獨昔人黃鶴，不復睹哉？結聯倦遊思歸，上句日暮當還，鄉關何處，下句烟波迷離，羈絆江上，濤瀾千折，一氣呵成，其格調詭變，另文述之。太白法眼，始肯擱筆。

詩階述唐之二

聲調舉隅

附吟誦常則

## 聲調舉隅介言

詩循聲調，唱依樂譜，名雖有歧，其道一也。詩乃唱之精魂，唱乃詩之聲響，樂譜者，高低長短之音，無次則唱譜難立，聲調者，平上去入之字，失粘則詩調不諧。唐代以前，雖無定式，天籟之鳴，輒中律呂，如細求之，知其無定式而有定式，不解古音，自感尋無跡象。迨至有唐，以詩取士，遂達熟成之期，直無法而不備，雖有定規，仍主多變，變不離宗，易可見其架矮。唐代以後，無新創作，降宋而力乎辭，元而力乎曲，是知不能抗衡，別闢蹊徑者也。然則詩至唐代，可謂集其大成，惟其如是，故能知唐聲調，則可上溯古規堂奧，亦能下賅今體靡遺矣。

以聲而論，從嚴則每句各字，必使四聲勻停，從權則各句墜脚，僅

使四聲區別可矣。以譜而論，陰陽兩平爲平聲，上去入等稱仄聲，爲便製譜，皆取符號代之，平聲形盡作「一」，仄聲形盡作「丨」。詩體辨古近之分，聲譜舉正變之別，正者其數有量，能指範疇，變者其式無恒，聊述常用而已。

初學詩者，必先求學正格，正者正常規則，平易近人。應將其熟讀切記，毫髮無訛，能如是已，然後始言變格。蓋變者，正之所由變也，不解其正，何能言變，既解正矣，不但可以言變，且能自知其變，而能自變。次言變格，變更有句體之不同，句變者，大小借拗之謂也，亦僅限於字聲，其範圍只在一聯之間。體變者，全首調譜更張其序也，因其奇詭，聞者不過數家，非如句變之普，而爲有唐詩人所共行者。茲先列正格，次列變格，句變列前，體變列後。

# 聲調舉隅

## 律絕聲調譜

### 正格

### 五絕仄起式第一

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仄仄平平。

〔注〕▲黑角爲可通之號，◎雙圈爲韻脚之號，此式平仄之聲，除第二句須守定式，不能變更外，餘三句之第一聲，皆能平仄可通。茲舉詩例如左：

### 南樓望

盧 僕

去國三巴遠。登樓萬里春。傷心江上客。不是故鄉人。

〔注〕此依定式，一聲未改者。

### 五絕平起式第二

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注〕此式平仄，除第四句須守定式，不能變更外，餘三句之第一字皆可平仄通融。舉此式之詩如左：

#### 登鶴雀樓

暢  
當

迴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注〕前三句之第一字，皆係平仄互易，四守定式。

### 五絕仄起首句入韻式第三

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仄仄平平。

〔注〕此式平仄，各句之字定通，與第一式同，茲舉此式之詩如左：

## 江上聞猿

雍裕之

楓岸月斜明。猿啼旅夢驚。愁多腸易斷。不待第三聲。

〔注〕五絕以兩韻爲正，七絕以三韻和諧，此式首句入韻，自有所仿。七絕三韻既爲正格，五絕三韻仍稱正格也。此詩首句第一字之聲，依式仄可易平，餘句皆未易。

## 五絕平起首句入韻式第四

平平仄仄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注〕此式平仄，各句之字定通，與第二式同。舉此式之詩如左：

婕妤怨

皇甫冉

花枝出建章。鳳管發昭陽。借問承恩者。雙蛾幾許長。

〔注〕此依定式，一聲未易者。

### 七絕仄起式第五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

〔注〕首句一三兩聲，可通不拘，任易一聲，或兩聲同易皆可。二句第三聲易平時，第一聲亦可易仄。三句規同首句，四句一五兩聲，可通不拘，一易同易皆可。舉此式之詩如左：

#### 夜上受降城聞笛

李益

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

一夜征人盡望鄉。

〔注〕此詩爲一二三句之聲，皆如譜注之說互易，第四句未易。

有本  
恰作疑  
品作精

## 七絕平起式第六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平。◎

〔注〕首三四三句，一三字兩聲，可通不拘，二句首五字兩聲，可通不拘。舉此式之詩如左：

### 白胡桃

李 白

紅羅袖裏分明見。白玉盤中看卻無。恰似老僧休念誦。  
腕前推下水晶珠。

〔注〕上二句於定式未易，三句第三字聲平易仄，四句第一三字兩聲易。

### 七絕仄起首句入韻式第七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注〕首句四句，第一五字兩聲不拘，二句三句，第一三字兩聲可不拘束，但以互易爲佳。舉此式之詩如左：

#### 塞下曲

張仲素

獵馬千群雁幾雙。燕然山下碧油幢。傳聲漠北單于破。  
火照旌旗夜受降。

〔注〕二句第三字聲易平，餘皆如式。

## 七絕平起首句入韻式第八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

〔注〕首三四等句，第一三字兩聲可以不拘，但以互易爲佳。二句一五字兩聲不拘。舉此式之詩如左：

### 客中行

李 白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  
不知何處是他鄉。

〔注〕三句第三字聲平易仄，四句一三字兩聲互易，餘如式。

## 五律仄起式第九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仄仄平平。

〔注〕此即五絕之譜，依之重疊一次也。至其守定通融之際，亦與絕式無別，以下仿此，茲舉此式之詩如左：

### 送友人入蜀

李 白

見說蠶叢路。崎嶇不易行。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  
芳樹籠秦棧。春流繞蜀城。升沉應已定。不必問君平。

### 五律平起式第十

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

〔注〕法與前同。舉此式之詩如左：

### 夜宴左氏莊

杜 甫

風林纖月落。衣露淨琴張。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  
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

### 五律仄起首句入韻式第十一

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仄仄平平。  
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仄仄平平。  
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仄仄平平。

〔注〕前闕之譜，卽五絕首句入韻之式。後闕則依五絕首句不入韻式而合之，以後闕自是脛聯，不作另起論也。舉詩如左：

### 尋雍尊師隱居

李白

群峭碧摩天。逍遙不計年。撥雲尋古道。倚樹聽流泉。  
花暖青牛臥。松高白鶴眠。語來江色暮。獨自下寒烟。

### 五律平起首句入韻式第十二

平平仄仄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仄仄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注〕法與仄起入韻式同，玩前自知。舉詩如左：

### 孤山寺

張祜

樓臺俯碧岑。一徑入湖心。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  
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猶憶西窗夜。鐘聲出北林。

### 七律仄起式第十三

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注〕此即七絕之譜，依之重疊一次，至其守定通融之處，亦與七絕式無異。以下仿之。茲舉此式之詩如左：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  
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

王維

渭水自縈秦塞曲。黃山舊繞漢宮斜。鸞輿迴出千門柳。  
閣道迴看上苑花。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  
爲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遊玩物華。

### 七律平起式第十四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

〔注〕法與前同。舉詩式如左：

客 至

杜 甫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花徑不曾緣客掃。  
蓬門今始爲君開。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  
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 七律仄起首句入韻式第十五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注〕與五律首句入韻式意同，參前可知。茲舉此式之詩如左：

## 秋興

杜甫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  
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  
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 七律平起首句入韻式第十六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

〔注〕法與前同。舉此式之詩如左：

九日登望仙臺呈劉明府

崔

曙

漢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三晉雲山皆北向。  
二陵風雨自東來。關門令尹誰能識。河上仙翁去不回。

且欲近尋彭澤宰。陶然共醉菊花杯。

〔附說〕前譜雖云一十六式，似屬複雜。實則熟記五絕一式，可概其餘。茲以五絕仄起四句而論，卽以此式定爲基礎。平起五絕，只是將下二句與上二句掉轉而已。五言律式亦是依五絕重疊一闕。首句入韻者，不過採用第四句式，作爲起首，是使首尾僅相同耳。入韻五律，第二闕仍依定式，重疊一次，不採首尾相同之法。至於七言，仍依五言之式，如仄仄平平仄句，則於頂上加平平兩聲。平平仄仄平句，則於頂上加仄仄兩聲。平平仄仄仄句，則於頂上加仄仄。仄仄仄平平句，則於頂上加平平。七律準五律之理，可推而知也。

## 變格

### (甲)句變類

#### 小借式之一第一

『平平仄仄平』之句法，可變爲『仄平平仄平』之句法。

〔注〕小者，從本句狹義立言。借者，此處借用彼處，彼處借用此處，卽限於一定之處，互相換易之謂。此亦正格中仄起式之第二句法也。然在正格中一字不得少變，於此許第一字與第三字互換。茲舉詩例如左：

#### 蘇氏別業

祖 詠

別業居幽處。『到來生隱心』。南山當戶牖。澗水映園林。竹覆經冬雪。庭昏未夕陰。寥寥人境外，閑坐聽春禽。

〔附〕此式仿而用者，極爲普通。如劉禹錫送河南皇甫少尹赴絳州『詩酒同行樂。別離方見情』一聯。又溫庭筠送人東游『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一聯，皆是矣，特附於此，明非偶合也。

## 小借式之二第二

『平平平仄仄』之句，可變爲『平平仄平仄』之句法。

〔注〕此仍正格中仄起式之第三句法，在變格中許第三字與第四字互換，五律之中第七句法，尤多用此也。茲舉詩例如左：

### 送友人東歸

戴叔倫

萬里楊柳色。出關隨故人。  
『輕烟拂流水』。落日照行塵。  
積夢江

湖闊。憶家兄弟貧。『徘徊灞亭上』。不語自傷春。

〔附〕杜子美春日懷李白一聯「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又張祜晚夏歸

別業一聯。「相逢盡鄉老。無復話時機」之類。

## 大借式之一第三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之聯。可變爲『仄仄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之句法。

〔注〕大者，擴大範圍，借補不限本句，而在一聯中變動也。但此多用之於對仗，單行之句，亦可見用。此卽正格中仄起式之起聯，及平起式之領聯，而在律詩平起式中，其結聯本可適用，惟一詩不取全拗，結處又喜舒暢，故用之者少也。茲舉詩例如左：

## 晚泊潯陽望廬山

孟浩然

『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精舍近。日暮坐聞鐘。

## 題元武禪師屋壁

杜甫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州。『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流』。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似得廬山路。真隨慧遠遊。

## 大借式之二第四

『仄仄仄平仄。平平平仄平』之變句，亦可變爲『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平』之句法。

〔注〕此雖云變，實則未變，因第一字有平仄不拘之原則，而所重者本在第三字，故仍可援引，固不必定泥上爲連三仄，下爲連三平，然第一字之換，亦不必二句皆須如此也。茲舉詩例如左：

### 闕題

劉昫虛

道由白雲盡。春與青谿長。『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閑門向山路。深柳讀書堂。幽映每白日。清輝照衣裳。

〔附〕王摩詰終南別業一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又李嶷林園秋夜作一聯，『林臥避殘暑。白雲長在天』之類。

## 大借拗式第五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之句，可變爲『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平』之句法。

〔注〕大借之理如前，但前式爲對借，卽上三與下三對轉。此式乃上四聲與下三聲拗換也。茲舉詩例如左：

### 裴司士員司戶見過

孟浩然

府僚能枉駕。家釀復新開。『落日池上酌。清風松下來』。厨人具  
鷄黍。稚子摘楊梅。誰道山公醉。猶能騎馬迴。

〔附〕岑參送杜位下第歸陸渾別業一聯『正月今欲半。陸渾花未開』。又王

昌齡送李權歸江東一聯『楚國橙橘暗。吳門烟雨愁』之類。

## 五仄式之一第六

『仄仄平平仄』之句。可變爲『仄仄仄仄仄』之句。

〔注〕五仄爲句法之極變，下句必須用平補第三聲方諧。故多採用小借句承之，或採三平頭之句補承。因此二句式，皆第三聲平聲也。茲舉詩例如左：

### 番劍

杜甫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風塵苦未息。持汝奉明王。

〔附〕前人去蜀一聯『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洲』。又崔塗除夜有感『漸與

骨|肉|遠|。轉|於|僮|僕|親|』之類，皆小借句承之。孟浩然廣陵別薛八一聯  
『士|有|不|得|志|。棲|棲|吳|楚|間|』。又賈島憶江上吳處士一聯『此|地|際|會|  
夕|。當|時|雷|雨|寒|』之類。皆三平頭句承之也。

## 五仄式之二第七

『仄仄仄仄仄』之句，亦可變爲『平仄仄仄仄』之句法。

〔注〕此雖將第一字變平，仍可稱五仄式，緣第一字在正格中，尙可通融，於此不過援例而已，故不得稱之爲變也。其下句之補救，亦如第六式所舉，實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茲舉詩例如左：

落花

李商隱

「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參差連曲陌。迢遞送斜暉。「腸斷未忍掃。眼穿仍欲歸」。芳心向春盡。所得是霑衣。

〔附〕杜子美初月一聯「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李太白對酒醉題屈突明府廳一聯「陶令八十日。狂歌歸去來。」皆三平頭承之。孟浩然與諸子登岷山作一聯「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杜子美雨一聯「微雨不滑道。斷雲疏復行」之類，乃小借法承之也。

## 雙平不補式之一第八

「平平仄仄」之句，可變爲「平平仄仄仄」之句法。

〔注〕按此句之變，本有三四小借之法，今則變而不借，蓋上有雙平之聲，不補亦能調也。茲舉詩例如左：

### 寒夜江口泊舟

儲光義

『寒潮信未起。山浦纜孤舟』。一夜苦風浪。自然增旅愁。吳山遲海月。楚火照江流。欲有知音者。異鄉誰可求。

〔附〕李頎望秦州一聯『秋聲萬戶竹。寒色五陵松』。又崔顥送單于裴都護赴河西一聯『單于莫近塞。都護欲臨邊』之類。

### 雙平不補式之二第九

『平平仄仄』之句。再變爲『仄平仄仄』之句法。

〔注〕此與五仄第二式之理同，以正格中此句第一字不拘，故可用仄。實則形變，而意未變也。茲舉詩例如左：

### 澗南即事貽皎上人

孟浩然

▲  
『敝廬在郭外。素產惟田園』左右林野曠。不聞朝市喧。釣竿垂北澗。樵唱入南軒。書取幽棲事。將尋靜者論。

▲  
〔附〕祖詠江南旅情『楚山不可極。歸路但蕭條』一聯，王摩詰送孟六歸襄陽『閉門不復出。久與世情疏』一聯之類，皆此格也。

### 閒聲式第十

▲  
『平平仄平仄』之句，可變爲『仄平仄平仄』之句法

〔注〕此第二式之小借句，仍依第一字通融之例，複變而成。但此類句之接句，略有不同，若用在起領脛之處，多採三平脚之古調接之。用在結聯時，則不拘矣。茲舉詩例如左：

### 澧頭送蔣侯

岑 參

君住澧水北。我家澧水西。『兩村辨喬木。五里聞鳴雞』。飯酒谿  
雨過。彈琴山月低。徒開蔣生徑。爾去誰相依。

〔附〕高達夫酬衛八雪中見寄『季冬憶淇上。落日歸山樊』起聯，又杜子美  
何將軍山林『祇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結聯之類，皆此格也。

## 七言小借式之一第十一

『仄仄平平仄仄』之句，可變爲『仄仄平平仄仄』之句法。

〔注〕此式爲五六兩聲互易也，小大之稱，理如前說。按七言之譜，無非五言法式，於仄起者，頂上冠以平平兩音，平起者，於頂上冠以仄仄兩音耳。明乎此義，則知仍是五言小借之一，未嘗變更。但此式在七絕中，極爲普通，七律中則偶爾有之。茲舉詩例如左：

### 江南逢李龜年

杜 甫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附〕王之渙涼州詞『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一聯。杜子美詠

懷古迹其五『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一聯等。

## 七言小借式之二第十二

『仄仄平平仄仄平』之句，可變爲『仄仄仄平平仄平』之句法。

〔注〕此式三五兩音互換，卽五言小借之二法式，其理參前之法式自明，惟是不分絕律而通用之，因『仄仄平平仄仄平』之句，在正格中，第五音本可換平，而餘三句第三音又許平仄通融，故此句雖變，而不見其痕跡，律體中不妨常用也。茲舉詩例如左：

### 送沈子福之江東

王維

『楊柳渡頭行客稀』。罟師盪槳向臨圻。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歸。

〔附〕蘇頌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東望望春春可憐。更逢晴日柳含烟』一

聯，錢起暮春歸故山草堂『谷口春殘黃鳥稀。辛夷花盡杏花飛』一聯等。

### 七言大借式第十三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之聯，可變爲『平平仄仄仄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之句法。

〔注〕此與五言大借之法無異，惟準一三兩聲可通之例，亦可變爲『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仄平平仄平』，惟變如是，仍是大借，不必另立一格，以形變而理未變也。此法不限絕律，皆常用之。茲舉詩例如左：

柳州二月榕葉晝落偶題

柳宗元

宦情羈思共悽悽。春半如秋意轉迷。『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落滿庭鶯亂啼』。

〔附〕白居易昭君詞『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裡時』一聯，許用晦咸陽城東樓『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一聯等。

### (乙)體變類

#### 半調重疊式絕句類第一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是爲仄起之入韻式，可採用上下任何一聯，變式如下：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平平

仄仄仄平平。』

〔注〕此採取一式之半，而重疊之，右式所採乃仄起入韻上半段，疊而成者，如採下半段疊者，類推可知，不再列式。茲舉此式截二，上疊者與下疊者兩詞之例如左：

上皇西巡一首

李 白

『劍閣重關蜀北門。上皇歸馬若雲屯。』  
『少帝長安開紫極。』  
『雙懸日月照乾坤』。

（上疊者）

送元二使安西

王 維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進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下疊者）

〔附〕變體諸式，本出七律，惟此式通於絕句，當時之人，每好用之，卽在五絕，亦多此調，並舉二詩，以概其餘。

自遣

李白

『對酒不覺嘆。落花盈我衣』。『醉起步谿月。鳥還人亦稀』。

石井

錢起

『片霞照石井。泉底桃花紅』。『那知幽石下。不與武陵通』。

半調重疊式絕律類第二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此仄起半調。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此平起半調。

〔注〕不論仄起式，或平起式，首句入韻，或不入韻，卽全律四聯，皆採此式。在絕僅兩聯，只重一次，在律共四聯，須依之重疊四次而已。茲舉仄起與平起兩詩之例如左：

### 題東溪公幽居（仄起式）

李 白

『杜陵賢人清且廉。東溪卜築歲時淹』。『宅近青山同謝朓。門垂綠柳似陶潛』。

『好鳥迎春歌後院。飛花送酒舞前簷』。『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只有水精鹽』。

（第二字應仄，此順於成辭也，故人西辭黃鶴樓句，亦用於此也。）

使君席夜送嚴河南赴長水（平起式）

岑 參

『嬌歌急管雜青絲。銀燭金杯映翠眉』。『使君地主能相送。』

河尹天明莫坐辭。

『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夜深馬去遲』。『寄聲報爾山翁道。』

今日河南勝昔時。

正調嵌含式第三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注〕正調者指絕句之正調。不論平起仄起，首句入韻或不入韻，任擇一式，以作本基，再以同式一絕，嵌合中間，變爲律體，卽成此格。如首句不採入韻，則兩者如一，顯然易見，勿庸多贅，倘係首句入韻，而內嵌之式，仍守其常，律詩中間起句例不押韻也。茲舉詩例如左：

### 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

王維

桃源一向絕風塵。柳市南頭訪隱淪。到門不敢題凡鳥。看竹何須問主人。郭外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鄰。閉戶著書多歲月。種松皆作老龍鱗。

### 正調嵌半調疊式第四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注〕此式起結兩聯，不論仄起平起，皆宜正調格式，而不少變。於頷脛兩聯，則採半調重疊，勢等兩式嵌合。茲舉詩例二首如左：

### 寄崔侍御

李白

宛溪霜夜聽猿愁。去國長如不繫舟。『獨憐一雁飛南渡。卻羨雙溪解北流』。『高人屢解陳蕃榻。過客難登謝朓樓』。此處別離同落葉。朝朝分散敬亭秋。

### 城西陂泛舟

杜甫

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動。遲日徐看

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盪  
槳。百壺那送酒如泉。

### 半調疊嵌正調式第五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注〕此式正與前式成反比例，可參而知，前爲正調嵌半調疊，此爲半調疊  
嵌正調也。卽領脛兩聯係正調之合，起結兩聯係各採同式之半調。不  
過首句入韻，是其小異，然在第七句之墜脚，無用平聲之理，雖一聲  
有殊，仍是同調也。再此四五兩式，固極錯雜，然皆以脛聯與結聯銜  
接處，竟轉成正調，故讀之不覺拗口也。茲舉詩例如左：

## 送前衛縣李冢少府

高適

『黃鳥翩翩楊柳垂。春風送客使人悲』。『別怨自驚千里外。論交  
卻憶十年時。雲開汝水孤帆遠。路繞梁山匹馬遲』。『此地從來可  
乘興。留君不住益淒其』。

## 自鞏洛舟行入黃河即事寄府縣僚友

韋應物

『夾水蒼山路向東。東南山豁大河通』。『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  
明滅亂流中。孤村幾歲臨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風』。『爲報洛陽遊  
宦侶。扁舟不繫與心同』。

## 前闕正調後闕半調疊式第六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仄平平。

〔注〕此本係一仄起正格，惟結聯忽變，是以形成如是之格也。茲舉此詩之  
例如左：

### 過乘如禪師蕭居士嵩邱蘭若

王維

無著世親弟與兄。嵩邱蘭若一峰晴。食隨鳴磬巢烏下。行踏空林落  
葉聲。『迸水定侵香案濕。雨花應共石牀平』。『深洞長松何所有  
。儼然天竺古先生』。

## 異起合璧式第七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

〔注〕此式前後兩闋，皆係正調，惟前調仄起者，後調換爲平起，前調平起者，後調換爲仄起而已。茲舉詩例如左：

### 夜別韋司士

高適

『高館張燈酒復清。夜鐘殘月雁啼聲。只因啼鳥堪求侶。無那春風欲送行』。『黃河曲裏沙爲岸。白馬津邊柳向城。莫怨他鄉暫離別。知君到處有逢迎』。

## 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湯寓目之作

王維

『漢主離宮樓露台。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繞。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回。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

〔附說〕 以上所舉律絕變式，大致多爲唐賢時採用者，餘則偶見，此編不採作範。如仄起式，第二字反用平，李太白「故人西辭黃鶴樓」「杜陵賢人清且廉」等，皆仄起用平聲也。除古調絕律外，在正格絕律中，上句墜脚有用三仄者，杜子美「朝罷須裁五色詔」之類。下句有用三平脚者，王少伯「和丹只用青蓮花」之類。尙有其他，蓋是偶爲者矣。

就大體論，句變格皆爲出於五言絕律，在七言中，僅有大小借之法，不似五言之複。體變格皆出於七律，在五律中，反未之見，儼若各有壁壘者焉。

絕律而有變格，文字可得縱橫自在，不羈真情，而且調兼古意，亦覺蒼勁鏗鏘。惟不主全體皆拗，以拗者音多激，必須和音以調之。雖古體擯律句，嫌傷細弱，然仄韻者，其聲益激，中間亦每採律句，借緩其音。卽平韻者，往往結處，尙變律調，以其律必配呂，音斯諧也。

## 古體聲調譜介言

夫今言乎古體，必定其代，否則有史以來，無不稱古，茲所言者，有唐一代之古耳。蓋律絕至唐而法備，人呼爲近體，律絕以外，則呼爲古體，然唐所作古體，亦唐人之古，而非周秦漢魏，亦非兩晉六朝也。唐之音韻，與魏晉已異，遑論周秦，至其聲調，唐代自具，更非摹自以前，惟以因習而來，亦不無幾分似處而已。唐代以後，無甚變化，凡作古體者，除專摹某體之外，範疇皆不離唐，離之則調多不諧也。然則唐代以前，有聲調乎？曰：聲調音韻，變幻奇詭，無過三百篇；四聲造句，上下取異，各篇雖多同聲，須觀本章前後調整，用韻不盡押脚，當於叶處求其微機，言數殊式，讀皆鏗鏘，不有法度，何以克諧如是耶？專著有詩本音，詩聲類，詩聲分

例，音韻詩經等，可知其然矣。漢魏六朝，轉尙五言，調譜漸趨簡易，聲韻猶存古音，而簡易之中，亦非漫無規範，故沈休文曾倡八病，病者不協其譜也，當時雖不盡遵，要亦不至大離。迄於有唐，而絕律擅世，唱被管絃，又由簡趨細，古詩聲調，亦因之繩以矩矱矣。遜清翁覃溪、王漁洋、趙秋谷等，各有發明，衡以唐賢諸作，確屬相符，自非數家偏見，亦非偶有所合。故於近體聲調之後，聊述古體之梗概。

或曰：既云梗概，能盡其道耶？曰：此作本不求乎詳盡，因聲調各譜，固已詳矣，奚必再贅，畫蛇添足，而詳之者，亦不過便於研考，而此作之意，僅爲切乎實用。蓋詩道之衰，無過今日，問津者已難能可貴，求詳者更鳳毛麟角，實以今日文風，咸趨歐化，文尙譯語之體，詩取白話稱新，蔑視國學，概以腐舊貶之。偶有喜者，涉

入少深，則又畏難，終則輟廢。故聲調各譜，不可不知，時習繁簡互更，不能盡守，凡一切制作，久則趨變，不失其美，斯爲貴矣。然變總不宜離乎宗，離則別成一事，如蓮花落，而非崑曲，曲非詞，詞非詩，以其離也。韶有琴瑟鐘鼓，干戚羽毛，樂也，武有琴瑟鐘鼓，干戚羽毛，亦是樂也，俱用之於廟堂，秧歌無之，不以樂稱，不得用之廟堂。殷因於夏禮，俎豆醴帛，升降跪拜，而有損益，周因於殷禮，俎豆醴帛，升降跪拜，亦有損益，損益依於因，有所宗也，非有所離，皆稱之禮。詩之一道，何莫不然，今之學者，應依乎譜之聲調，應損益乎譜之聲調，不離其譜，不墨守成，而仍是國詩之正宗，不曰盡亡可也。夫如是，謂能繼往，始可與言乎開來。

今之作古體者，四言六言，亦多不采，茲可不論。樂府竹枝之類，

元和各體，或歌法不同，或章法更變，而其造句製聯，押韻換韻，聲調取粘取拗，皆與通常無大異，可思而得之，亦皆略之而不言。茲僅就平仄韻之五七言，短句長句之雜言等，其格句聲調緩促，換韻不換韻諸法，舉例以明，即可謂能事斯道矣。

古體聲調，不同於律絕聲調，五言律絕，聲調有變，僅變其句聯，不變其章法。至七言律絕，若取變時，句變卻少，章變反多。古體句無定式，可短可長，章無定矩，可少可多，如是可曰僅有句譜，而無章譜，顧章亦有格局，惟尚乎變，即句譜亦非如律絕之謹嚴，未許少犯，俱可酌乎法度，自爲權宜。然則豈非等無譜乎？曰否，其譜較律絕難言而已，有譜而譜無具型，無譜而譜有必式，若精於音律，自然左右晏如，從欲無咎矣。特舉一喻，可悟其法，武術家之功，有獨練禦敵之別，獨練如詩之律絕，必招招式式，依次走趨

，不容少紊。禦敵如詩之古體，招式不能預定，須視來攻而決其拒擊，是在臨機擇用其成法也。

## 古體聲調譜

### 平韻五古式

#### 宿王昌齡隱居

常建

清溪深不測。隱處惟孤雲。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茅亭宿花影。藥院滋苔紋。余亦謝時去。西山鸞鶴群。

〔注〕唐宋以來，韻書雖有更易，然至今行者，仍爲宋劉平水之百零六韻，其韻爲唐人所用者粗合，他編未能通行。其韻以四聲分之，平別陰陽，各爲十五韻，上去入皆以仄呼之。詩下句之脚字，平聲則曰平韻詩，上去入三聲，則呼仄韻詩。詩以第一聯之下句脚字，爲之入韻，除

換韻外，以下脚字皆押此韻，此詩所入之韻，爲平水十二文韻，凡與此類之法合者，皆曰平韻詩。然此詩僅八句，古之中曰短古，亦有多句者，則曰長古。此詩因短，格句甚嚴，每上句之脚字，聲皆取變，測月是入聲，影爲上聲，去爲去聲，如是則上下調和，四聲綜錯，唱則鏗鏘異響。杜審言之「獨有宦遊人」一首，不但脚字不同，卽本句五字，皆分四聲，卽以所舉五字辨之，便是入上去陰陽兩平也。至杜之一詩，不過舉作參考，不必自繩害義，古人亦不盡如是也。

## 一二字音節式

### 田家即事

儲光義

蒲葉日已長。杏花日已滋。老農要看此。貴不違天時。迎晨起飯牛。雙駕耕東菑。蚯蚓土中出。田鳥隨我飛。群合亂啄噪。嗷嗷如道

飢。我心多惻隱。顧此兩傷悲。撥食與田烏。日暮空筐歸。親戚更相諂。我心終不移。

〔注〕此爲五古必要音節，定於每句第二字間，二句爲之一聯，卽於一聯之中取準，如上句二字爲仄，下句二字則平。如上二爲平，則下二卽仄是也。只以一聯論之，不必顧連全體，亦有關係全體者，乃另爲一式，後當列之，不於此贅。此首共爲八聯，卽各自取粘，第一聯爲上仄下平，第二聯爲上平下仄。三爲上平下仄，四又上仄下平。惟第七聯，上下二字皆仄，此係從三字取粘，五古之變調，有正必有變，唱始鏗鏘，後列有三字音節，合參自明。

### 三字音節式

### 出塞九首 錄一

杜 甫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瞋。路逢相識人。  
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

〔注〕三字之間，其音本不取準，各詩之中，亦非常有，此式實只一聯，全體并不皆然也。此法實爲二字音節失粘，以之補救所用，與律絕之大小借，同一意義。此詩第三聯上下句第二字，皆爲平聲，故借第三字起音節，如王摩詰贈裴十妯詩「桃李雖未開，萸萼滿其枝」，丘嘉興尋西山隱者不遇詩「興盡方下山，何必待之子」，儲光羲泛茅山東溪詩「江海霽初景，草木含新色」，韋應物九日澧上作「川寒流愈迅，霜交物初委」等，皆是全首一聯失粘，卽用此法。檢盛唐而後五古，如是者不勝枚舉，然補失粘，並非法必取此，不過比較通常而已。如本詩爲平水十一真之平古，上下二句住脚，曰人曰親，是變疊韻，王摩詰贈裴，爲平水四支平古，上下住脚，曰開曰枝，是變同聲，古詩

失粘，變之則補，縱不三字借音，亦未嘗不可也。

## 平仄承接式

### 西施詠

王維

豔色天下重。西施甯久微。朝爲越溪女。暮作吳宮妃。賤日豈殊衆。  
貴來方悟稀。邀人傅脂粉。不自著羅衣。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  
當時浣紗伴。莫得同車歸。持謝鄰家子。效顰安可希。

〔注〕承接者，謂下句音節字之聲，與上句音節字之聲，同一平仄而承之。例如第一聯二句音節爲仄平，第二聯二句音節則平仄，三聯則爲仄平，四聯則爲平仄。如是順承，一直不變，此爲二字音節之正格，守之者甚多。亦如律絕之正格，平易近人，但有人嫌其平淡，雖守加變，

期其頓挫，增其鏗鏘。如李太白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詩：「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起，至「歡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揮」止，下應以仄二承之，忽變爲平，上句脚字應仄，亦變爲平，此卽不欲平淡，而特起一層波瀾者也。

## 上下取粘式

### 贈衛八處士

杜 甫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

## 茫茫。

〔注〕一聯二句之音節處，同平聲或同仄聲，自是不諧，却於次聯二句音節處，以仄調平以平調仄也。但此式多在起處，入後則不多見，本詩亦自論前四句，餘則別論，下雖有「少壯」「鬢髮」之句，乃是爲此舒氣。新安吏詩，上聯「客行」「喧呼」第二俱平，次聯「借問」「縣小」第二俱仄，下仍一聯，曰「府帖」曰「次選」二字皆仄，亦是舒氣之法，與本詩甚似。凡用此法者，後文多用重字，如本詩內「兒女」「十觴」，皆兩用之。新安吏詩，則「中男」「肥男」「瘦男」共四用，「眼枯」二用，他詩如是者，亦多用重字。其開首採此者，以首爲詩根，不宜以聲調害辭旨，且如樂之始作，只求翁如，必從而後，方臻純如噉如釋如之美。惟韓昌黎秋懷詩，結處兩聯「不如觀文字，丹鉛事點勘，豈必求贏餘，所要石與甌」等，初曾用之，結復用之，此式亦是變體，而昌黎又變之變者也。然此詩多變，固有費解，總

不外二字三字音式原則，細察卽知，凡二字失粘者，無不仍於第三字處調之。

## 聲調造句

### 古風

錄一

李白

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飛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明斷自天啓。大略駕群才。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銘功會稽嶺。騁望瑯琊臺。刑徒七十萬。起土驪山隈。尙采不死藥。茫然使人哀。連弩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鼻象五嶽。揚波噴雲雷。鬢鬣蔽青天。何由覩蓬萊。徐市載秦女。樓船幾時迴。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注〕凡作古體，須知聲調造句之全格，格分三類，曰律絕正格，曰律絕變格，曰非律絕格。律絕正變二格，自然用之律絕，非律絕格，卽屬於



(三)非律絕格式

————通變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秦皇掃六合。此律絕變格式句。

虎視何雄哉。此非律絕格式句，平韻詩中名三平脚，乃古體正格。

飛劍決浮雲。此律絕正格句，以律之下句，作古平之上句，卽成變格。

諸侯盡西來。此非律絕格式句，亦古平下句正格。

明斷自天啓。此律絕變格式句。

大略駕群才。此律絕正格式句，又用作古平下句，不諧必補救。

收兵鑄金人。此非律絕格式下句，用作上句是變格，爲前句之補救兼爲後句之補救。

函谷正東開。此律絕正格式句，有前句平脚，已補救矣。法與第二聯浮雲西

來意同。

銘功會稽嶺。此律絕變格式句。

聘望瑯琊臺。此與第一聯第二句法同。

刑徒七十萬。此律絕變格式句。

起土驢山隈。此與第一聯第二句法同。

尙采不死藥。此律絕變格式句，名五仄式，大備常用之。

茫然使人哀。此與第二聯二句同，有五仄必配多平。

連弩射海魚。此非絕格式句。

長鯨正崔嵬。見前。

額鼻象五嶽。見前。前以四平中仄句作配，今以是句在上故下句不采。

揚波噴雲雷。此非律絕格式句，名五平式，專配五仄。本詩有兩五仄句，固用多平句調之，若雷同則無頓挫矣。

髻鬢蔽青天。此律絕正格式句，法與第二聯意同。

何由覩蓬萊。見前。

徐市載秦女。此律絕變格式句。

樓船幾時迴。見前。

但見三泉下。此律絕正格式句，又用在古平上句，乃古體結句，取寬舒其氣之常法，縱下句仍用律句，亦無不諧也。

金棺葬寒灰。見前。用古句益健，因第三聯曾用律句，於此不宜再見也。

〔按〕古體采用律句，諧與不諧，補與不補，須視其位。云何其位，正異是

也。律句仄脚爲上句，平脚爲下句，在古平中，上句用律上句，下句用律下句，名曰正位，體傷於弱，非結處應救之。如本詩「大略駕群才」，「但見三泉下」等，皆是其句當用處，故曰正位。若古上句用律下句，名曰異位，因其已變，不必再救。如本詩「飛劍決浮雲」「鬢鬢蔽青天」等，非其句所用處，故曰異位。山聳群峭，水飛回瀾，化機自然，文章亦爾。

## 律句補救式

### 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圖

岑 參

塔勢如湧出。孤峰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連山若波濤。奔走似朝東。青松夾馳道。宮觀何玲瓏。秋色從

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淨理了可悟。勝因夙所宗。誓將挂冠去。覺道資無窮。

〔注〕古體鮮用律句，傷其弱也。非所絕禁，貴能振之，故擬補救之法，不使有一處萎弱而已。此詩第六聯下句，卽是律句。凡此但於本聯，或其後聯，將上句之墜脚，變爲同聲，讀之少拗，則調自振。此詩卽以本聯上句墜脚，換同聲字以救之，經此頓挫，蒼健依然。杜少陵之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亦用此法。他如後聯救者，韋蘇州之煩疴近消散，嘉賓復滿堂，遂緊接以自慚居處崇，未瞻斯民康。若上二例，乃係通常之法，各家多有，不勝枚舉。此外亦有雖則律句，而不須同聲補救，不取其拗，且遂其順，卽以對句，或一或二三，暢順其氣，若排律然，使古今參半，亦頗鏗鏘。王摩詰之邀人傅脂粉，不自着羅衣。韋蘇州之昔賢居柱下，今我去人間，連續而至四聯，然仍是古。或一詩中，僅一律句，不因致弱，亦可由之。或在全詩之中，不必與

律句相接處，但有一二上句墜脚同聲，亦是補救，蓋所救雖非一聯，乃爲全體上着力也。法無常法，合度在心。

## 仄韻五古式

### 玉華宮

杜 甫

溪迴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瀟灑。美人爲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注〕凡仄韻詩，皆屬於古，律體無之，絕句用者，實非是絕，仍是古耳。仄韻五古之法，與平五無二，不過韻脚既仄，而上句之墜脚宜平而已。

。常法如此，亦應觀勢而變，惟此之變仄，非如平五之補救，乃嫌其板滯，取其折拗化使靈活。至於二字音節，造句各式，上下取粘，亦同平五。但偶用律句，不必如平五之補救，以仄五音節緊迫，正宜調以緩和耳。惟上句脚字用仄，不可連用，許探律句，亦是偶爾，若昧此運用之妙，反而多事成累。此詩聲調極諧，第二聯用仄脚，第五聯又用仄脚，第七聯復用仄脚，而其第三聯，則間一平脚律句，其結收處，又用一仄脚律句，是以兩律句，配合三仄脚，則廻旋有姿矣。內之溪廻句是五平，當時句是四平，陰房句是律平，故間以蒼鼠句之四仄，及況乃句之五仄，並故物句亦五仄，錯落有致，調和勻停。讀之抑揚，視之無迹，不必繁舉，細玩此可悟其他。

## 五古換韻式

###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李 白

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爲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天地皆震動。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惟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歎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注〕此詩前四句，爲平水下平麻韻，其次四句，爲平水上聲董韻，其後六句，爲平水上平東韻，凡韻之換，意義亦必隨轉，文氣與調，方不乖戾。換之常度，仄換應平，平換應仄，本詩卽是取常度者。然諸大家，有不欲守此繩墨，故意平換仍平，仄換仍仄，太白之詩，卽多有之，而天姥吟一首，等於換平到底。惟其法與神會，出則成律，妙造自然，不師於古也。至其換數，亦不一定，文長則可多換，文短則可少換，更不拘幾句一換，亦不拘前後長短，以神運之，以氣行之，境異則換，意盡則止。前人又謂五換則失冲淡，七不換則無濤瀾，若是說者，知則應知，能事者，不必泥之也。

## 平韻七古式

### 江上吟

李 白

木蘭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樽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嘯傲凌滄州。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注〕此尤韻之短古，起句入韻，然開首入韻與否，概無定法，近體律絕，亦任自由，惟七古則多取入韻，讀之易上口耳。此詩除入韻之字外，凡屬上句墜脚皆是仄聲，似無波瀾，或失平淡，但中間三聯，運用對仗，反使平再趨平，平極生奇，此亦不變之變，平而不平之善運也。

## 仄韻七古式

### 哀江頭

杜 甫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笑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草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注〕此職韻之長古也，按五古七古，音節少有不同，五古多取一韻，換則失其淡雅，七古多取換韻，一則失其鏗鏘，但短者容可不換，長者以換爲適也。惟韓昌黎好用一平到底，如石鼓歌，山石，謁衡嶽廟，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等。杜亦每用之，且更用一仄到底，如投簡咸華兩縣諸子，白絲行，病後過王倚飲贈歌，寄狄明府博濟等，前人有謂其矜恃者，或不無之。甚有如柏梁句句用韻者，王龍標之筵筵侯引，岑嘉州之西亭子送李司馬諸作，尙有其餘，知之而已。本詩上句墜脚，不盡用平，卽恐音節不振，於此調之，雖變仍設規範，不取率爲。皆是先一聯上脚仄，後一聯上脚平，依次不變，而竟終篇，貌有似乎綜錯，格實嚴整。總論短者，不分仄平，而一韻到底，反爲正常，詩多，難以備舉。太白之金陵酒肆留別，柳州之漁翁，皆其著者也。然非短不許換，須視文氣如何耳，太白之烏夜啼八句，烏棲曲僅七句，並經換韻，益覺侷儻。

## 換韻七古式

### 洛陽女兒行

王維

洛陽女兒對門居。纔可容顏十五餘。良人玉勒乘驄馬。侍女金盤脍  
鯉魚。畫閣朱樓盡相望。紅桃綠柳垂簷向。羅帷送上七香車。寶扇  
迎歸九華帳。狂夫富貴在青春。意氣驕奢劇季倫。自憐碧玉親教舞。  
不惜珊瑚持與人。春牕曙滅九微火。九微片片飛花璫。戲罷曾無  
理曲時。妝成祇是薰香坐。城中相識盡繁華。日夜經過趙李家。誰  
憐越女顏如玉。貧賤江頭自浣紗。

〔注〕此七古諸式，最平正之格也，每四句一換韻，每一韻必四句，平換必仄，仄換必平，格律易知，讀易上口。而其抑揚頓挫，控縱轉折，井然陳前，觸目可得。

按換韻之法，原有多種，爲起文瀾，必激必決，形變聲隨，韻應有換。要在氣之所至，不得不然，似有一定之局，並無一定之式，總以水到渠成，方圓自象。略舉數類，以概其餘。

(一)平均換韻式：平必換仄，仄換必平，使其勻稱，而不偏頗。有二句換者，如岑嘉州喜韓尊相過，輪臺歌等，然結處則皆疊一韻，以舒其氣。四句換者，如高達夫之人日題杜二拾遺，王摩詰之夷門歌等。八句換者，如杜少陵之丹青引及古柏行等。

(二)一換韻式：短者一換韻，多見易知弗贅。長者如杜少陵之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及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等。

(三)多換韻式：如劉希夷之擣衣篇，崔顥之代閨人答輕薄少年等，是類

最多，亦七古之常調也。

四平仄間換韻式：此與平均換韻式異，平均指句數相等，此式只論換韻平仄相間，不涉句之多寡也。如李頎之聽安萬善吹箏箏歌，起首二句仄平水質韻，次四句平平水支韻，次二句仄平水養韻，次四句平平水尤韻，次二句仄平水勘韻，次二句平平水真韻，結二句仄平水沃韻。高達夫之燕歌行，前每四句一段共爲四段，初仄平水職韻，二平平水刪韻，三仄平水爨韻，四平平水微韻，繼變八句一段，仄有一韻押之，結又復爲四句一段，平水平文韻。所舉二首，李之二句換者五段，四句換者二段，高爲四句換者五段，八句換者一段。只句段多少不律，而平仄間押不乖也。

(五)平換平式：此種不指全首，然全首非不有也，以非其常，故不列而介之。如太白雜言長行之天姥吟，卽全換平，而其斷金裂石，雲崩電馳，幾不知其聲從何來，況仿之也。此式所言，只言其詩中某段

換韻，可以平仍換平而已，不泥於平必換仄也。如張若虛之春江花月夜，內中數段，由「明月樓」之平水尤平，換爲「月徘徊」之平水灰平，復換爲「不相聞」之平水文平，復換爲「夢落花」之平水麻平。杜少陵之觀曹將軍畫馬，中間二段，由「先光輝」之平水微平，換爲「拳毛騏」之平水麻平等。

(六)仄換仄式：仍指中間之段落，與前式意同。而全首皆換仄者，李長吉之致酒行，韋莊之秦婦吟等，雖有之，亦不普也。茲舉其常，如白香山之鏡聽調，起首「鏡神聖」之平水敬仄，換爲「來跪拜」之平水卦仄，張籍之江南行，起段「入江住」之平水遇仄，換爲「飲江水」之平水紙仄等。此平換平，仄換仄二法，亦得稱爲變格，蓋以一味平仄相間，或失板滯，故拗而振之。

(七)換韻之法：換韻常法，固在本段起句末字，字屬何韻，卽依之擇押。但不論換平換仄，應於前段諸句墜脚，預爲安排，不使生侵下之

病，雙聲犯韻，皆不和諧。而本段起句墜脚，尤應自然，韻雖換轉，以無迹痕爲佳，各家名作，皆能如此，不勝舉例。

## 二五三平式

### 漢陂行

杜 甫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遊漢陂。天地黯慘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汗漫泛舟人。事殊興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錦帆相爲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沉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淨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黑。半陂以南純浸山。動影裊窅沖融間。船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群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

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注〕二五者，上句二字與五字，二宜於平，五宜於仄，三平者，下句韻脚連三平聲也。此但指平段而言，少不合於仄段，因仄段上句脚多平，下句脚乃仄也。亦非絕不通行，不過上下移觀，熟於音節，便有可采，能不使平者萎弱，仄者緊迫斯可矣。前人雖定其法，化機仍在於我，古詩聲調之難在此，易亦在此。

本詩前段，首句二平，三句五仄，餘爲三平，「皆好奇」「遊漢陂」句，平仄平亦例爲三平也。但有一忌，不許四平，如二句「遊」上有來平，「遊」卽不能再連平。次段換仄，首句二平五仄，餘三皆爲律句，仄古本可采用律句，取其調緩。而此段皆是以律之上句，作古之下句，以律之下句，作古之上句，如水被抑揚，則激蕩而鳴矣。三段換平，首句二平，三句五仄，餘皆三平押脚。四五換仄換平，參前可知。五段換平，首句「亦吐珠」三字，乃平古變調，雖變仍是古句

，律猶取變，古不變無波瀾矣。結段因前之變，引起再變，突兩仄以促其節，復兩平以舒其氣，則首尾撥刺，潛飛有姿。若僅二五三平，墨守其成，調無鏗鏘，不免墨文減色。

## 長短句式

### 蜀道難

李 白

噫。吁。噓。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乃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  
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方鈎連。上有六龍  
迴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迴川。黃鶴之飛尙不得過。猿猱欲度  
愁攀援。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  
膺坐長歎。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巖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

雄飛雌從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豧。砢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非親。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注〕此詩後人列入樂府，至疑別有其調，而增學者之惑，實則任何體格，被諸管絃，卽以名之，非樂府別有其格也。是類格調，名長短句，亦曰雜言，非精音節，不易見工，行乎氣，主乎音，文長如渤澥洪濤，洄洑浮萍，宜促使緊，文短如夏雲叢隼，舒捲悠揚，宜縱使和。此體諸法，與七古同，所異者，惟句之言數任變耳，能解七古，卽能爲此。此詩有一字句三，起首之句是，四字者，哉關開虎蛇血麻七韻是，五字者，魚鳧、茫然、盤盤、規啼、空山、若此、來哉、非親、與豺

、云樂、還家等十一韻是，六字者，遠道之人一句是，七字者，千歲、人煙、鳥道、帽巔、士死、不得、攀援、巖巒、長歎、時還、可攀、古木、林間、朱顏、盈尺、絕壁、喧豕、壑雷、崔嵬、咨嗟等二十一韻是，八字者尙不得過一句是，九字者，重三上青天、鈞連、高標、廻川等六韻是。句法七種，互相穿插不次，忽用排句，忽用單句，變幻奇詭，難知端倪。而其換韻，初由平天至川，共平水先六韻，次轉入平援，只平水元一韻，又換入平盤辯嘆，共平水寒三韻，下又換平還至顏，共平水刪五韻。以上換韻者五，皆是以平換平，且爲同音，此卽以音緩其節緊處。後換仄，平水陌二，次換平，平水灰五，平水佳通一，結轉平，平水麻四，統觀換韻，平多仄少，故此縱橫排蕩之文，仍是中平和之音。雜言變化，此首爲最，能熟讀之，會其音節，餘作類推，可以貫通。茲再將各句分列，可以觀其布局。

噫 吁 噓

三歎而已，危乎高哉，方爲起句。

危乎高哉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起句有謂係二言兩句，亦佳。第二句入韻，二難之間加一讀點，此句爲全局主幹。

蠶叢及魚鳧  
開國何茫然

五言一排，其氣卽在上句兩難間之一讀而來。

爾來四萬八千歲  
乃與秦塞通人煙  
西當太白有鳥道  
可以橫絕峨嵋巔  
地崩山摧壯士死  
然後天梯石棧方鈎連

本爲七言兩排，又加一排，落句忽變九言一振，爲開下排之變。

上有六龍迴日之高標  
下有衝波逆折之廻川  
黃鶴之飛尙不得過  
猿猱欲度愁攀援

前九言，次減八言，再減七言，長短不驟，「援」字換音而音同，以文義論，仍是本段，但變矣，實爲換寒韻之引介。前九言承上段，減爲七言開下段。

青泥何盤盤  
百步九折縈巖巒  
捫參歷井仰脅息  
以手撫膺坐長歎

因後連用七言，特加五言單句，頓挫之。

問君西遊何時還  
畏途巖巖不可攀  
但見悲鳥號古木  
雄飛雌從繞林間

七言兩排，韻從上「坐長歎」而換，氣從上段灌注。後變五言一排，則靈活不滯，全段之法，係第三段變體。

又聞子規啼  
夜月愁空山

有人謂「夜月」連上，「愁空山」爲一句。文通調不甚諧，不取。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使人聽此凋朱顏

主幹重提，矗立中間，入後文變義，調轉急。

連峰去天不盈尺

枯松倒掛倚絕壁

飛湍瀑流爭喧豨

砢崖轉石萬壑雷

其險也如此

嗟爾遠道之人

胡爲乎來哉

劍閣崢嶸而崔嵬

一夫當關

此段亦是三排，與三六兩段相同，但插一單句，各取變耳。開首換仄韻一排，皆用韻。次換平韻一排，皆用韻。下忽用五言一逗，又用六言單句間隔，終用五言收之。若抽去六言之句，則本段與全詩音節，似亦失去扛撐之力。有以嗟爾至來哉，作爲一句讀，猶須於人字下，加讀點。

不換韻，開首反疊韻，成一單行句，上承「嗟爾」之單句，下收四言一排之灰韻。此處四言不可少，

萬夫莫開

乃爲下段之濫觴焉。

所守或非親  
化爲狼與豺

用五言通韻，以作跌宕，否則下用四言，卽無起伏之勢。此孤豺韻，與前孤援韻法同。

朝避猛虎

夕避長蛇

磨牙吮血

殺人如麻

四言兩排，短兵相接，換韻不取韻換，而以對偶換，亦不拗口。

錦城雖云樂

不如早還家

必換五言以舒氣，否則絃急而絕。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仍提主幹結之，絃外餘音，裊裊三日。

側身西望長咨嗟

〔按〕此詩爲長短句式，共十一段，段各異格，最綜錯者，「蜀道之難」長

句三幹，如華嶽三峰，各挺其秀。一爲起幹，非此不能撼震全局。二

爲中幹，無此以作脊骨，似長身老人，傴僂難行。三爲後幹，無此作結，而奔雷掣電之威，山飛海涌之壯，則兜攬不住。此三幹皆有配句，配句皆短，否則奪勢，幹不成幹，亦不單行，且亦不與各段爲伍。第八段「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二句，有人主合一句，與各段變化減色，前已言之，而全體中，忽出一十一言之句，此三幹音節，卽被侵凌，而格調亦自不諧矣。且第四段中，有黃鶴八字單句，看似突兀不協，後之六字單句，正爲接應前單，調停勻圓。爲此者，不能爭一句之奇，須看全局結構，合聽全章律呂，庶不逕庭其事也。本篇所言，專爲聲調，文法辭旨，概不與焉。

## 七古聲調造句

### 送陳章甫

李 頎

「四月」南風大麥黃。「棗花」未落桐葉長。「青山」朝別暮還見

。「嘶馬」出門思故鄉。「陳侯」立身何坦蕩。「虬鬚」虎眉仍大  
類。「腹中」貯書一萬卷。「不肯」低頭在草莽。「東門」酤酒飲  
我曹。「心輕」萬事如鴻毛。「醉臥」不知白日暮。「有時」空望  
孤雲高。「長河」浪頭連天黑。「津吏」停舟渡不得。「鄭國」遊  
人未及家。「洛陽」行子空歎息。「聞道」故林相識多。「罷官」  
昨日今如何。

〔注〕詩之言數，自魏以後，四言幾於絕響，此以時風使然，三唐迄今，皆  
是五七雜言，詩之崇唐，亦猶文之尊漢也。精英之聚，如日月麗天，  
巧工雖能製燈億萬，終不奪日月之光也。唐詩體裁，亦主多變，要不  
離五言爲本，能明五言聲調，卽知各調皆其變也。七古造句，不過於  
五言句上，增加兩聲，或平平，或仄仄，或平仄，或仄平。按五言句

式，有三十二種之多，而七古采用，上加二字，則七言之句，即共得一百二十八式，足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除雜言外實亦無可再造矣。茲將李詩分句列後，特於下五字標出平仄，俾知源於五言，而上加二字之平仄，則於前全文中標之，如斯眉目清楚，易於了然。

四月「南風大麥黃」此律絕正格式第二式

棗花「未落桐葉長」此非律絕格式第十五式

青山「朝別暮還見」此律絕變格式第八式

嘶馬「出門思故鄉」此律絕變格式第三式

陳侯「立身何坦蕩」此律絕正格式第六式

虬鬚「虎眉仍大類」此同前式

腹中「貯書一萬卷」此非律絕格式第一式

不肯「低頭在草莽」此律絕變格式第七式

東門「酤酒飲我曹」此非律絕格式第十式

心輕「萬事如鴻毛」此非律絕格式第十六式

醉臥「不知白日暮」此非律絕格式第一式

有時「空望孤雲高」此非律絕格式第六式

長河「浪頭連天黑」此非律絕格式第七式

津吏「停舟渡不得」此律絕變格式第七式

鄭國「遊人未及家」此律絕正格式第二式

洛陽「行子空歎息」此律絕正格式第五式

聞道「故林相識多」此律絕變格式第三式

罷官「昨日今如何」此非律絕格式第十六式

〔注〕按唐詩尙有四言六言，三句段，七句段等體，皆屬偶爲之作。更有排律，以及唱和步韻之什，所造句，或布局，其格律聲調，要不出此範圍，必欲超之，則詞與曲是，究爲他類，而非詩矣。古有好怪之人，一詩字字皆用仄，或字字皆用平，不諧律呂，不足訓也。縱尙有奇詭之局，嗜痂獨癖，各有其性，余無興旁及之，而初學之士，似亦不宜先入怪僻。今所舉者，咸爲大家之作，軍雖郭寬李嚴，皆是正途。學格律者，能熟於胸中，聲調之道，無餘蘊矣。

〔附說〕唐人之詩，有唐人之韻書，天寶年間，孫愐訂正切韻所編。序曰：「名曰唐韻，蓋取周易周禮之義也。」惜書久佚。今廣韻猶存，亦係源切韻而成，或與孫之唐韻相近，究不與唐韻一也，曷敢謂唐詩，盡依廣韻，茲編所述，本在聲調之式，不重韻源，自元迄今，所習知者，皆平水韻耳。權引作鑑，遇韻脚處，冠平水以別之，俾便來學知變而已。

附吟誦常則

## 吟詩介言

一、詩屬韻文，作固有方，誦亦有則，故兩皆有其道也。三百篇詩，爲一時期，格局頗爲複雜，聲韻今多變轉。雖有音韻詩經，無人傳授，早失讀法，格局後已不習。

二、漢魏六朝，爲一時期，格局由繁化簡，多尙五言。然於聲韻，頗有發明，分口具之七音爲等韻，分發出之四聲爲廣韻。潘氏次耕曰：「後世讀字，失其本音。」音既不正，韻復不協，而樂府徒存其書，唱作久無傳人，故今學之者少。

三、詩至於唐，爲一大變，亦爲盛極之時，難再與爭，遂致宋變爲詞，而元變爲曲。然凡習詩者，迄於近代，仍宗乎唐，雖不能至，而其架椽，未嘗離焉。觀夫學府授課，結社唱和，皆依唐

體，故只採唐詩習吟之！

## 吟法說明

一、近體絕律類。按聲調譜吟：於句中雙平處長停。七言有兩處雙平句者，則須兩長停。

二、古調今局類。按長短三停吟：長短易知。三停者，句脚三字也。聲取高低互易，方有抑揚之勢。

三、古體五七言類。按章句吟：讀間停，句後停，章後聲少歇。聲分高低，互換爲佳。

四、古體雜言類。按音節吟：無定法，隨其音節轉變，須取聯續，似詞曲之唱。

(符號) ●短停    △長停    ↑高聲    ↓低聲    。句  
(說明) 停應守，聲可變。

# 五絕仄起首句不入韻式

## 勞勞亭

李白

天—|●  
下—|—△  
傷—|—△  
心—|  
處—|。

勞—|—△  
勞—|—△  
送—|—△  
客—|—△  
亭—|—△  
○  
(題形切)

春—|—△  
風—|—△  
知—|—△  
別—|—△  
苦—|。

不—|—△  
遣—|—△  
柳—|—△  
條—|—△  
青—|—△  
○  
(七經切)

## 登鸛雀樓

王之渙

白—|—△  
日—|—△  
依—|—△  
山—|—△  
盡—|。

黃—|—△  
河—|—△  
入—|—△  
海—|—△  
流—|—△  
○  
(離尤切)

欲—|—△  
窮—|—△  
千—|—△  
里—|—△  
目—|。

更—|—△  
上—|—△  
一—|—△  
層—|—△  
樓—|—△  
○  
(羅侯切)

相

思

王

維

紅一  
豆一●  
生一  
南一△  
國一|  
。

春一  
來一△  
發一●  
幾一|  
枝一  
(職溪切)

願一  
君一△  
多一  
採一|  
擷一|  
。

此一  
物一●  
最一△  
相一  
思一  
(塞茲切)





# 五絕平起首句不入韻式

## 山中送別

王維

山—<sup>△</sup>中—<sup>●</sup>相—送—<sup>△</sup>罷—。

日—<sup>●</sup>暮—<sup>△</sup>掩—<sup>△</sup>柴—<sup>△</sup>扉—。  
(夫威切)

春—<sup>●</sup>草—<sup>△</sup>明—<sup>△</sup>年—<sup>△</sup>綠—。

王—<sup>△</sup>孫—<sup>●</sup>歸—<sup>●</sup>不—<sup>△</sup>歸—。  
(姑威切)

## 宿建德江

孟浩然

移—<sup>△</sup>舟—<sup>●</sup>泊—<sup>△</sup>烟—<sup>△</sup>渚—。

日—<sup>●</sup>暮—<sup>△</sup>客—<sup>△</sup>愁—<sup>△</sup>新—。  
(息鄰切)

野—<sup>●</sup>闊—<sup>△</sup>天—<sup>△</sup>低—<sup>△</sup>樹—。

江—<sup>△</sup>清—<sup>●</sup>月—<sup>△</sup>近—<sup>△</sup>人—。  
(日寅切)

別東林寺僧

李白

東林送客處。

月出白猿啼。(田倪切)

笑別廬山遠。

何煩過虎谿。(苦兮切)

# 五絕平起首句入韻式

## 汾上驚秋

蘇頲

北風吹白雲。  
萬里渡河汾。

心緒逢搖落。  
秋聲不可聞。

## 婕妤怨

皇甫冉

花枝出建章。  
鳳管發昭陽。

借問承恩者。  
雙蛾幾許長。

勸酒

于武陵

勸君金屈卮。

(職齊切)

滿酌不須辭。

(習慈切)

花發多風雨。

人生足別離。

(力移切)

# 七絕仄起首句不入韻式

##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王維

獨在異鄉爲異客。

每逢佳節倍思親。  
(妻因切)

遙知兄弟登高處。

遍插茱萸少一人。  
(日寅切)

## 夜上受降城聞笛

李益

回樂峰前沙似雪。

受降城外月如霜。  
(師央切)

不知何處吹蘆管。

一夜征人盡望鄉。  
(希央切)

九華樓晴望

張喬

一|夜|江|潭|風|雨|後|。  
一|一|一|△|●|一|

九|華|晴|望|倚|天|秋|。  
九|一|一|△|●|一|△|  
(七優切)

重|來|此|地|知|何|日|。  
重|一|△|一|●|一|△|一|

欲|別|殷|勤|更|上|樓|。  
欲|一|一|一|△|●|一|一|  
(羅侯切)

# 七絕仄起首句入韻式

## 芙蓉樓送辛漸

王昌齡

寒雨連江夜入吳。  
（元胡切）

平明送客楚山孤。  
（谷烏切）

洛陽親友如相問。

一片冰心在玉壺。  
（滑吾切）

## 望廬山瀑布

李白

日照香爐生紫煙。  
（衣堅切）

遙看瀑布掛長川。  
（出淵切）

飛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銀河落九天。  
（梯煙切）

楓橋夜泊

張繼

月落烏啼霜滿天。

(梯煙切)

江楓漁火對愁眠。

(迷妍切)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贖員切)

# 七絕平起首句不入韻式

## 石頭城

劉禹錫

山圍故國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  
(胡雷切)

淮水東邊舊時月。

夜深還過女牆來。  
(勒孩切)

## 江南逢李龜年

杜甫

岐王宅裏尋常見。

崔九堂前幾度聞。  
(無汾切)

正是江南好風景。

落花時節又逢君。  
(居羈切)

法雄寺東樓

張籍

汾陽舊宅今爲寺。

猶有當時歌舞樓。  
(羅侯切)

四十年來車馬絕。

古槐深巷暮蟬愁。  
(岑尤切)

# 七絕平起首句入韻式

## 早發白帝城

李白

朝辭白帝彩雲間。(皆山切)

千里江陵一日還。(胡頑切)

兩岸猿聲啼不住。

輕舟已過萬重山。(師閉切)

## 出塞

王昌齡

秦時明月漢時關。(姑彎切)

萬里長征人未還。(胡頑切)

但使龍城飛將在。

不教胡馬度陰山。(師閉切)

涼州詞

王之渙

黃—河—△  
遠—|—●  
上—|—△  
白—|—△  
雲—|—△  
間—|—○  
(皆山切)

一—|—△  
片—|—△  
孤—|—△  
城—|—●  
萬—|—△  
仞—|—△  
山—|—○  
(節閉切)

羌—|—△  
笛—|—△  
何—|—△  
須—|—●  
怨—|—△  
楊—|—△  
柳—|—○

春—|—△  
風—|—△  
不—|—●  
度—|—△  
玉—|—△  
門—|—△  
關—|—○  
(姑霽切)

# 五律仄起首句不入韻式

## 渡荆門送別

李白

渡遠荆門外。

來從楚國遊。(移囚切)

山隨平野盡。

江入大荒流。(離尤切)

月下飛天鏡。

雲生結海樓。(羅侯切)

仍憐故鄉水。

萬里送行舟。(支優切)

早寒江上有懷

孟浩然

木落雁南度。

北風江上寒。

(何闡切)

我家襄水曲。

遙隔楚雲端。

(都剡切)

鄉淚客中盡。

孤帆天際看。

(渴安切)

迷津欲有問。

平海夕漫漫。

(模完切)

春

望

杜  
甫

國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  
(式針切)

感時花濺淚。

恨別鳥驚心。  
(息林切)

烽火連三月。

家書抵萬金。  
(居音切)

白頭搔更短。

渾欲不勝簪。  
(側吟切)

# 五律仄起首句入韻式

## 月夜憶舍弟

杜甫

戍鼓斷人行。(何彭切)  
邊秋一雁聲。(詩嬰切)

露從今夜白。  
月是故鄉明。(迷迎切)

有弟皆分散。  
無家問死生。(師亨切)

寄書長不達。  
況乃未休兵。(卑英切)

## 尋雍尊師隱居

李白

群峭碧摩天。

(梯煙切)

逍遙不計年。

(泥妍切)

撥雲尋古道。

倚樹聽流泉。

(從緣切)

花暖青牛臥。

松高白鶴眠。

(迷妍切)

語來江色暮。

獨自下寒煙。

(衣堅切)

觀

獵

王

維

風勁角弓鳴。

(迷迎切)

將軍獵渭城。

(匙盈切)

草枯鷹眼疾。

雪盡馬蹄輕。

(欺嬰切)

忽過新豐市。

還歸細柳營。

(余瓊切)

迴看射鵰處。

千里暮雲平。

(皮迎切)

# 五律平起首句不入韻式

## 山居秋暝

王維

空—山—△  
山—新—●  
雨—後—|  
。○

天—氣—|  
晚—來—△  
秋—。○  
(七優切)

明—月—●  
松—間—△  
照—。○

清—泉—△  
石—上—●  
流—。○  
(離尤切)

竹—喧—△  
歸—浣—●  
女—。○

蓮—動—●  
下—漁—△  
舟—。○  
(支優切)

隨—意—●  
春—芳—△  
歇—。○

王—孫—△  
自—可—●  
留—。○  
(離尤切)

秋登宣城謝朓北樓

李白

江—城—如—畫—裏—  
一—△—●—|—|—

山—曉—望—晴—空—  
一—|—●—|—△—|—  
(枯翁切)

兩—水—夾—明—鏡—  
|—|—●—|—△—|—

雙—橋—落—彩—虹—  
一—△—|—●—|—  
(胡籠切)

人—烟—寒—橘—柚—  
一—△—●—|—|—

秋—色—老—梧—桐—  
一—|—●—|—△—|—  
(徒紅切)

誰—念—北—樓—上—  
一—|—●—|—△—|—

臨—風—懷—謝—公—  
一—△—|—●—|—  
(姑翁切)

碧澗別墅喜皇甫侍御相訪

劉長卿

荒村帶返照。

落葉亂紛紛。(敷溫切)

古路無行客。

寒山獨見君。(居羸切)

野橋經兩斷。

澗水向田分。(夫羸切)

不爲憐同病。

何人到白雲。(余群切)

# 五律平起首句入韻式

## 題玄武禪師屋壁

杜甫

何年顧虎頭。

(駝侯切)

滿壁畫滄州。

(支優切)

赤日石林氣。

青天江海流。

(離尤切)

錫飛常近鶴。

杯渡不驚鷗。

(阿鈞切)

似得廬山路。

真隨慧遠遊。

(移囚切)

# 夏日浮舟過滕逸人別業

孟浩然

水亭涼氣多。

(得何切)

閑棹晚來過。

(古禾切)

澗影見藤竹。

潭香聞芰荷。

(胡歌切)

野童扶醉舞。

山鳥笑酣歌。

(古俄切)

幽賞未云遍。

煙光奈夕何。

(胡歌切)

題薦福寺衡嶽陳師房

韓翃

春城乞食還。(胡頑切)  
高論此中閒。(皆山切)

僧臘階前樹。  
禪心江上山。(節閑切)

疏簾看雪卷。  
深戶映花關。(姑鸞切)

晚送門人出。  
鐘聲杳靄間。(皆山切)

# 七律仄起首句不入韻式

##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杜甫

劍外忽傳收薊北。

初聞涕淚滿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捲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

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

便下襄陽向洛陽。

(移疆切)

敕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教

王維

帝子遠辭丹鳳闕。

天書遙借翠微宮。(居邕切)

隔窗雲霧生衣上。

卷幔山泉入鏡中。(豬豷切)

林下水聲喧語笑。

巖間樹色隱房櫺。(盧紅切)

仙家未必能勝此。

何事吹笙向碧空。(枯翁切)

## 幽州新歲作

張說

去歲荆南梅似雪。

今年薊北雪如梅。(模回切)

共知人事何常定。

且喜年華去復來。(勒孩切)

邊鎮戍歌連夜動。

京城燎火徹明開。(渴哀切)

遙遙西向長安日。

願上南山壽一杯。(卜灰切)

# 七律仄起首句入韻式

## 西塞山懷古

劉禹錫

王—|—  
溶—|—  
樓—|—  
船—|—  
下—|—  
益—|—  
州—|—  
○  
(支優切)

金—|—  
陵—|—  
王—|—  
氣—|—  
黯—|—  
然—|—  
收—|—  
○  
(詩優切)

千—|—  
尋—|—  
鐵—|—  
鎖—|—  
沈—|—  
江—|—  
底—|—  
○

一—|—  
片—|—  
降—|—  
帆—|—  
出—|—  
石—|—  
頭—|—  
○  
(駝侯切)

人—|—  
世—|—  
幾—|—  
回—|—  
傷—|—  
往—|—  
事—|—  
○

山—|—  
形—|—  
依—|—  
舊—|—  
枕—|—  
寒—|—  
流—|—  
○  
(離尤切)

今—|—  
逢—|—  
四—|—  
海—|—  
爲—|—  
家—|—  
日—|—  
○

故—|—  
壘—|—  
蕭—|—  
蕭—|—  
蘆—|—  
蘆—|—  
荻—|—  
秋—|—  
○  
(七優切)



籌筆驛

李商隱

猿鳥猶疑畏簡書。  
(東於切)

風雲常爲護儲胥。  
(粟於切)

徒令上將揮神筆。

終見降王走傳車。  
(菊於切)

管樂有才真不忝。

關張無命欲何如。  
(綱於切)

他年錦里經祠廟。

梁父吟成恨有餘。  
(欲渠切)

# 七律平起首句不入韻式

## 秋日東郊作

皇甫冉

閒看秋水心無事。  
閒—看—秋—水—心—無—事—。

臥對寒松手自栽。  
臥—對—寒—松—手—自—栽—。

(杏哀切)

廬岳高僧留偈別。  
廬—岳—高—僧—留—偈—別—。

茅山道士寄書來。  
茅—山—道—士—寄—書—來—。

(勅孩切)

燕知社日辭巢去。  
燕—知—社—日—辭—巢—去—。

菊爲重陽冒雨開。  
菊—爲—重—陽—冒—雨—開—。

(渴哀切)

淺薄將何稱獻納。  
淺—薄—將—何—稱—獻—納—。

臨岐終日自遲迴。  
臨—岐—終—日—自—遲—迴—。

(胡雷切)

客 至

杜 甫

舍南舍北皆春水。

但見群鷗日日來。(勑孩切)

花徑不曾緣客掃。

蓬門今始爲君開。(渴哀切)

盤飧市遠無兼味。

樽酒家貧只舊醅。(鋪隈切)

肯與鄰翁相對飲。

隔籬呼取盡餘杯。(卜灰切)

# 寄李儋元錫

韋應物

去—年—花—裏—逢—君—別—  
△ ● △

今—日—花—開—又—一—年—  
△ ● △  
(泥妍切)

世—事—茫—茫—難—自—料—  
△ ●

春—愁—黯—黯—獨—成—眠—  
△ ● △  
(迷妍切)

身—多—疾—病—思—田—里—  
△ ● △

邑—有—流—亡—愧—俸—錢—  
△ ● △  
(即演切)

聞—道—欲—來—相—問—訊—  
△ ●

西—樓—望—月—幾—回—圓—  
△ ● △  
(于權切)

# 七律平起首句入韻式

## 行經華陰

崔顥

峒嶢太華俯咸京。(基英切)

天外三峰削不成。(匙盈切)

武帝祠前雲欲散。

仙人掌上雨初晴。(齊盈切)

河山北枕秦關險。

驛路西連漢畤平。(皮迎切)

借問路旁名利客。

何如此處學長生。(師亨切)

返 照

杜 甫

楚王宮北正黃昏。  
(呼昆切)

白帝城西過雨痕。  
(戶恩切)

返照入江翻石壁。

歸雲擁樹失山村。  
(此律切)

衰年病肺惟高枕。

絕塞愁時早閉門。  
(莫奔切)

不可久留豺虎亂。

南方實有未招魂。  
(戶昆切)

九日登望仙臺呈劉明府

崔曙

漢文皇帝有高臺。

(駝孩切)

此日登臨曙色開。

(渴哀切)

三晉雲山皆北向。

二陵風雨自東來。

(勒孩切)

關門令尹誰能識。

河上仙翁去不迴。

(胡雷切)

且欲近尋彭澤宰。

陶然共醉菊花杯。

(卜灰切)

# 古調五七律各一首

## 聽蜀僧濬彈琴

李白

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峰。

爲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

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鐘。

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

黃鶴樓

崔顥

昔人<sup>△</sup>已乘黃鶴<sup>●</sup>去<sup>△</sup>。此<sup>△</sup>地<sup>●</sup>空餘黃鶴樓<sup>●</sup>。

黃鶴<sup>●</sup>一<sup>△</sup>去<sup>●</sup>不復返<sup>●</sup>。白雲<sup>△</sup>千載空悠悠<sup>△</sup>。

晴川<sup>△</sup>歷歷漢陽樹<sup>●</sup>。芳草<sup>●</sup>萋萋鸚鵡洲<sup>●</sup>。

日暮<sup>●</sup>鄉關何處是<sup>△</sup>。煙波<sup>△</sup>江上使人愁<sup>△</sup>。

# 五言古一韻

## 羌村

杜甫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

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

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

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歔。

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 七言古換韻

## 古從軍行

李頎

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  
行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營萬里無城郭。雨雪紛紛連大漠。  
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  
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車。  
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葡萄入漢家。

## 雜言換韻

### 將進酒

李白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讌謔。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 古文二篇

### （散文）五柳先生傳

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味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駢文）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詩階述唐之三

詩惑研討隨筆

## 詩惑研討隨筆介言

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詩之道，其若斯之要乎？詩者發乎情，託乎言，言者情之聲，依文而呈體象焉。情聲宜有節制，文體亦當殊觀，思言之忠，詩道尙矣。

節制情聲，有發知所止耳。言應止雅，義應止正，無傷溫柔敦厚，庶幾義正，出之含蓄寄託，庶幾言雅。果如是矣，方能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詩之道也。然情他人內在，義旨隱微，忖度非易，故云詩無達詁。況拈一義，引伸多端，子夏問巧笑美目，孔子以繪事告之，子夏反而悟出禮後，孔子與之。是詁之難，似爲內在而言已。若夫文體，雖曰特殊，既由章句組成，自必灼然有則。其間無非格

局敷陳，聲調轉變，氣勢起伏，辭藻修摛。驟視錯綜多姿，音節互換，細審本末終始，脉絡總通。且屬外在，法度可尋，靜心求之，何難得其跡象。非同內在情旨，無處懸測，設得其綱，網自在手，挈其領，衣即加身矣。

維自鬻舍語體興，文言擯，茫茫六十年間，此道不幾熄矣。雖閭閻仍有歌與習者，亦猶歐美之人，大嚼華厨珍錯，口舌僅沾酸鹹，尙昧其質與藝，何能奢言知味也。深究其由，實亦不自今始，詩話興後，羣言淆亂，顛倒皂白，是其一者。坊注俗淺而充斥，不諳格調，捨鳳求鷄，是其二者。迨及清代取士，闈墨例爲五言八韻，組織別具格式，板滯不許變通。塾師授徒，自當依制，雖亦課誦唐詩，却

不習作，至法度更勿論矣，此又唐詩之一大厄也。茲既言唐，應依研學之階，由淺入深，皮相自是其最淺者。而格局取境聲調諸法，卽其皮相，故須先知之，而後方能解文觀義也。欲捨皮而入骨，事未有之，孔子云：觚不觚，觚哉觚哉。不觚，既疑非觚，盡刪唐法而研唐詩，如唐詩何？

茲者，國家倡復民族文化，文學一系，中西竝重，中文有詩選一科，余忝濫竽應授。而在新舊兩際，交觸之初，學者不免徬徨，多所滋惑。因其未通聲調，復困法度，再徂俗注謬解，詩話混淆，冀得雅言正義，自有其難焉。姑就平素問難，擇要記錄，連合他編四種，總名述唐。故格局聲調，皆依唐法粗述，否則刻兔添角，畫龍刪鱗，

非兔非龍，胡爲乎此哉。但四萬八千之什，都以法成，聊舉一斑，藉希類推全豹而已。此專指唐言唐，不及他代。

上黜注疏詩話，專指膚淺駁雜者言，若夫鴻儒碩士之著，自當私淑尊崇。然千智所得，亦有一時不及，苟有所見，正不必震畏強從，意在求達，非敢好與人殊也。究其膚淺駁雜之作，或係書賈所爲，或係未有師承，皆出名利驅使，甚而謗傷唐賢，自命心得。更有大妄者流，竟敢擅改原作，化金爲鐵，勢不得不明辨其謬，上爲洗唐賢沉寃，下可杜來學邪思也。凡此之類亦只依據而析，不復舉名，爲文而不爲人，且學者博覽自知，不知亦無傷於藝也。編中所舉，有一詩迭出，或嫌重複，自應有所說明。實以問者本非一人，疑者

更非一事，縱一事尙分繁簡，一人且至多次。有不能合併之勢，亦難序其次第，記不同時，故曰隨筆。



## 詩惑研討隨筆

### 崔顥黃鶴樓格局

崔顥黃鶴樓，是以古詩神韻，而行之於律詩者也。辭與聲調，法皆取古，引吭長吟，實又是律，其跌宕縱恣，固已極盡其致，而妥帖自然，尤具天衣之妙焉。以聲調論，四聯組織，各有不同：領聯純古，結聯純律，起聯中分，一古一律，脛聯大借拗體，半律半古。此譜音節之調，即在起脛兩聯，以一古一律、半律半古之法，介乎純古純律兩聯之間，是以得其暢也。再起聯古句，乃預爲領古之脛胎，起聯律句，更遠作結律之濫觴，脛聯半律半古，脉從起聯而來，其半古自承前聯之古，其半律正叶後聯之律，能使律古交雜之體，

沉澹無痕，端推此聯之功。復次論辭，前三聯之譜，可云大體是古，行氣亦是古法，惟每聯上段，皆用對仗，故讀之甚諧，而不拗口，下半段雖屬變古，却用重字，如黃鶴去、黃鶴樓、空悠悠等，亦不感詰屈聱牙。脛聯漢陽地名，鸚鵡洲亦地名，一言三言，形式不對，漢陽下綴樹字，讀之竟不對似對。此聯重字，不用於下段古調，反用於上段對仗，儼然律句矣。然此歷歷萋萋之對，實爲前古後律調劑樞紐，因與悠悠，同一氣息，以律接古，不覺扞格，貫後律聯，亦不逕庭也。一律之間，三用黃鶴，兩用空，三用重疊文，以昔人起，以今人結，又聯之對仗，格取流水，論譜是古，讀辭是律也。文藻旨境，乃詩之主，有非片言可盡，茲不過取櫝遺珠，略求辭調

之跡象而已。

附崔顥黃鶴樓原作：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 王之渙登鸚雀樓

暢當此詩，矜誇用力，不及王詩之神韻天然。暢詩恣縱以外，一覽無餘，此詩含蓄迴環，雋永不盡。惟多疑依山之日，不曰赤紅，反稱白色，似與事有不合？若就一句而論，非之不爲無理，統觀全局，始知白字之妙。因下三全是活句，用赤紅則滯在一處，且盡者，赤紅亦無所見矣。試看二句是俛而東望，暗伏西來，乃說河由西流向

東方也。三句是已覽當前，希望再窮千里，乃說由近思遠也。結句是身居二層，擬登三層，乃說由低欲高也。細玩下三之法，自明首句結構，此是平臨西顧，聯想盤桓時久，日已由晝轉爲夕也。若用赤紅，則就西言西，三活一死，則體不全靈矣。然此意早有用者，曹子建「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其筌篲引、名都篇，均有白日西馳之句。而本句墜脚之字，旣然曰盡，若用赤紅，贅且格局亂矣。

附王之渙登鶴雀樓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

### 李太白鳳凰臺

李太白極歎服崔顥黃鶴樓詩，初以鸚鵡洲仿之，不自爲洽，又以鳳凰台仿之，而抑揚者不一，揚之者謂太白思君，崔顥憶家，李勝於崔，此另是一旨，非知文之言也。予以鳳凰台詩，仍是近體律耳，似與崔體有遜，遑云過之。抑之者謂青天外何能對白鷺洲，且稱杜子美決不爲是也。此論不但不知李杜，更不解詩格調，鳳凰台本爲仿崔之作，其精采處，正在此聯，可與漢陽樹鸚鵡洲媲美，此律若無是聯一拗，起聯孤掉，無住脚處，而反以對仗責之，眞楚人不識鳳矣。然杜子美亦絕不天對地雨對風，如「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之類，又何嘗字字對耶？或謂「尋常」是數目，可對七十，「籌策」是二物，可

對羽毛，試問「行處與古來」「割據與雲霄」又有何解？

附李太白鳳凰臺詩：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邱。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 太白摩詰一字受譏

李太白「敬亭山」，王摩詰「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兩絕，灼耀千古，後人皆偶有微辭，謂李「孤雲獨去閑」句，既曰孤雲，而又曰獨去，不免疊牀架屋。王「獨在異鄉爲異客」句，既云爲客，自在異鄉，而客上又多加異字，寧有爲客不異者耶？予意李坐敬亭，所伴惟鳥與雲，鳥飛速而先盡，雲去遲而獨閑，是雲不與鳥共而獨，正與「落

霞與孤鶩齊飛」相反，非同「一個孤僧獨自歸」之病也。王之「異鄉異客」，或是當時通語，如今語「本鄉本土」者然，縱不如是，而異客之異，乃作與流不同，與世寡合解。再總看全句，獨身而住異鄉，且少交結，佳節思親，倍字之味始厚矣。

附李太白敬亭山詩：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附王摩詰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詩：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 李太白敬亭山

杜子美贈白詩曰「世人皆欲殺」，可以想像太白之神態，是世俗多厭

太白，而太白亦多厭世俗也。此詩全見其意，惟其含蓄人不及耳。總體之眼，端在「不厭」二字，其驚奇之處，尤爲「只有」二字。起聯「衆鳥孤雲」俱無機心，尙且厭而棄我，況世俗哉。鳥飛疾而先盡，雲去遲而獨閑，此「衆鳥孤雲」亦各不相諧也。結聯惟有一「敬亭」，堪爲知己，其下造句之奇，堪稱獨步。人固看山，此曰山亦看人，隱含高山俯下，垂青如照，一奇也。旣曰所看不厭，而反結曰「只有」，讀之則兩方不遺，其味彌永，又一奇也。若在俗手，或可人山並收，不但稚氣，而與前之「鳥雲」，亦失脈絡矣。郢人運斤，匪夷所思。

原詩見前

## 李太白清平調三首主字

此詩雖僅二首，亦當作連章而論，自有其次第回旋，賓主變化。惟李詩注者本少，此注尤感不詳，且有拋開正文，多生枝葉，喧賓奪主，益增眩惑矣。茲就格局而析，聊紓拙見。

其一：以妃子爲主體，花爲賓體，前聯實寫，後聯虛寫。取一想字，爲全首旨趣，始終轉折，俱以想字傳神。奇者開首一句，已括全局無餘，想者、追憶往昔也。今見花而想昔之仙容，見衣而想昔之雲霓。次句風承雲衣，露承花容，後聯以仙境遙承首句之兩想，統觀全章，細味方得。遊龍矯首，全體蜿蜒，目不暇接，悠然而逝。宋儒疑雲字無著，改爲葉字已失，又責雲字注者，引楚辭雲爲衣兮霓

爲裳，爲強牽附會，是一錯再錯也。按太白夢天姥詩，自有霓爲衣兮風爲馬之句，凡此之類，皆寫仙境使然，因後聯羣玉瑤臺，乃見逢妃子處也。雲裳仙境相映，爲格局所必然者，此首大旨，謂妃子非世間人也。

其二：以名花爲主體，神女飛燕爲賓體，然以巫山漢宮兩事，別其虛實。未寫妃子，並非偏頗，而名花神女飛燕，皆暗襯托妃子，深得風雅之旨，誦者應自省焉。取一似字爲旨趣，始終以似字表神。大意謂紅豔露香，惟此花一枝獨秀，神女自愧弗如，故枉斷腸耳。求諸漢宮，雖飛燕少堪相似，尙賴新妝佐助，亦可憐矣。總之神女漢后俱非名花之匹，言外之意，自有屬焉。人不如花，太白他詩有

之，如荷花嬌欲語，愁煞蕩舟人句，古人亦有類此者，語不突兀。其三：雙寫妃子名花，同爲主體，兩者相較，花乃主中之賓。君王春風，皆爲賓體，兩者相較，君王又爲賓中之主。取恨爲全首旨趣，詩中歡字亦有其旨，相較恨爲主中主，歡爲賓中賓而已。大意人能羞花，花不妬人，兩相交歡，故得君常笑看。思及春風幾日，花豈常好，是名花雖豔，又難與妃子比倫。況天時人事相催，君恩何如，不免當境纏綿，倚欄沉吟，萬感交集，恨無限矣。玉關笛怨，勞亭客苦，結以亭名兜住，俾知人間尚有沉香亭之恨焉。以聯章論，正爲其一之檻相映。三首皆含蓄溫柔，餘韻不盡，寧獨和寡，知亦不易言也。

附李太白清平調詩：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其二）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其三）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 太白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遊洞庭詩

起句先言洞庭，點出現在之遊處，西望當指長安，眷戀過去之帝闕。楚江分者，乃言洞庭長安之間，一江中橫，竟成異域。水盡南天，回顧將往之謫所，水天浩淼，俛仰斷腸。再詩中用雲，如停望浮去之類，多喻親友隔絕，寄託相思，今云不見，此去無所親也。二句粗看，似爲寫景，而時三地三之迴環，思慕飄零之淒婉，多少愁緒，

盡寫其中。以此眼前之境，幾已不勝酸楚，況向南天極目，便是賈謫之長沙，時當落日，倍感蒼涼。而夜郎更在其南，惟見秋色迢遞，其落莫蕭條，是又甚於長沙之謫也。結則一筆力挽，歸到洞庭，欲弔英皇羈魂，尋竟無處。此亦詩人，借以自況，縱遇赦召，恐歲有不及者焉。跌宕轉折，讀之悠揚自在，信乎文章天然，妙手偶得者矣。此就迹象以求，聊揭旨趣，若夫境神氣韻，有非淺學所能道者也。詩醇云「二十八字，不減九辯之哀。」

附李太白陪遊洞庭詩：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

## 古人一字難易

杜子美「身輕一鳥過」句，下一字剝落，蘇子瞻等擬之，後見原字，俱慚弗如。余幼夜分讀詩，五更醒而臥誦，所忘之字，每效補出，興而檢書，補皆不類。如是五年，不但一字難勝，求其相抗，亦不能至，心始折服，眼力亦從此進。近以課生，授杜律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頷聯首字忽忘，百思不得。以此處原非重要，試爲補之，擬有起回偶今數字，皆不上口，檢視爲「卻」看，始覺所擬吃力不治。再王幼安之蜀中九日七絕，第三句首二字遺，以此詩無多神韻，且王不以詩名，其處又非詩眼，擬或勝之。下五字爲「已厭南中苦」遂擬有「離居」「客心」「年光」等，讀皆索然，更有十月寒之語病。檢原作爲「人情」二字，初覩竊哂近俗，合讀數四，乃悟不及，又

見他本，情作今字，兩者相較，後者似饒神韻，前者之長，能順全體之對仗耳。昔昌黎曾折中推敲，不知情今有人作過決擇否？

附杜少陵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詩：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附王幼安蜀中九日詩：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人情（今）已厭南中苦。鴻雁那從北地來。

### 太白夢遊天姥吟格調

詩爲長短句之長古，變化極複雜，排比極嚴整，換韻別出新奇，聲調不律而律，難窺其端倪也。起首兩聯，乃一小段，一聯一韻，以

平換側。且本聯二句，卽有五七之不同，是造句與韻脚，開始卽綜錯，但以第二聯與第一聯取對，則又流利不感其拗矣。此小段形式既立，全體不得不變，龍首翱翔，身尾烏得不矯夭耶。中間傾韻，所奇者以平換平，尤奇者，長短句能一平到底，唐賢集中，實不多見也。讀之鏗鏘抑揚，而不偏枯壅塞，妙在每當變處，均用兩側韻作轉振。此兩側句文氣，爲每段之開端語，不能離段獨立，故曰平段換平段也。惟烟臺二韻換處，不取此法，則以句法變式，便不涉滯而益活。烟韻結處，採六言如騷，臺韻起處，採四言似雅。不但金鍼暗度，水乳交融，而全體句法多岐，亦正少此兩種耳。結處雖仍取二側引轉，忽以還間山三韻一頓，又以安能九言長句再振，後

以平正收煞。是各同中有異，而又同異象泯，自然伏映一貫，百體玲瓏。至其聲調，墜脚有四平者，多在兮字句，吃緊處仍三平也。或一聯上下，皆用平字，然仍多四側五側，對四平五平，奇詭不失嚴整，繩墨不碍恣肆也。

附李太白夢遊天姥吟：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霞明滅或可睹。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渡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謝公宿處今尚在。綠水蕩漾清猿啼。脚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鷄。千岩萬壑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岩泉。慄深林兮驚層

巖。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列缺霹靂。邱巒崩摧。洞天  
石扉。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爲衣兮  
風爲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人之人兮列如  
麻。忽魂悸兮魄動。恍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  
霞。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  
白鹿青崖間。須行卽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  
開心顏。

### 賈島獨行數息一聯

閩仙「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一聯，自注云：「二句三年得，  
一吟雙淚流。」人多不見其佳，魏泰且議之曰：「不知二句有何難

道，至於三年始成，而一吟淚下也。」有云：「獨行潭底影，其詞意閒雅，而鳥積思三年，局于聲律，卒以數息樹邊身爲對，不知反爲前句之累。」諸說因不解二句之義，故有輕論古人之失。此詩之題，爲「送無可上人」乃送一僧人遠行之作，二句皆寫行僧，皆有用典，難得其偶，非難於聲律也。上句獨行，正是別後之旅況，潭影相隨，更爲獨行之形容。但余梵筴讀少，不知潭典所出處，所見者，惟華嚴疏教起十因，其三順機感者一段。文云「其猶上有白月，下資澄潭，潭清影現，機感應生。」數句耳。唐詩中凡言僧寺，每帶寫潭，如王摩詰之過香積寺「薄暮空潭曲」，常建之破山寺「潭影空人心」，張籍之山中古寺「近來潭水黑」，白香山之寄題仙遊寺「黑

水澄時潭底出」等，沈佺期之遊少林寺「龍池歲月深」，註者謂寺中有九龍潭，故曰龍池。據此知潭皆是用典也。下句數息，是行非一日，故數夜休息。樹邊身是夜所息處，四十二章經，比丘「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是所用典，非僧而行者借用不上，以典對典，不可意造，故難也。然釋教之經行與數息等法，獨行若作經行解，數息若作數息觀解，則爲上動下止，周折頓挫，亦通亦佳。

附賈島送無可上人原作：圭峰霽色新。送此草堂人。麈尾同離寺。

蛩鳴暫別親。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終有煙霞約。天台作近鄰。

### 張旭桃花溪脈絡

市俗書賈，悞將次句西畔，印成東畔，或以東西皆可。又譏其飛橋二字，於後並無聯繫，言過矣，未之思也。此詩造句精微，隱借桃源設喻，洄漩起伏，迹象泯然。溪者礪之水也，必兩岸有山，故溪上有礪，山間或有洞穴，因見桃花，而有漁船之間，是四句之洞，與次句石礪作伏映。三句桃花，與次句漁船，作伏映，盡日必爲夕時，礪西始見落照，改爲東畔，景情皆失，而二三兩句，又一伏映，結句洞何處邊，東岸乎？西岸乎？此所以問而欲尋也。尋須有兩岸之擇，則起句飛橋隱隱，又何可少哉。而全詩問字，乃全體之眼，見桃花而問洞，見飛橋而問東西岸也。

附張旭桃花溪原作：隱隱飛橋隔野煙。石礪西畔問漁船。桃花盡

日隨流水。洞在清溪何處邊。

### 鶴雀樓王暢二詩之評

鶴雀樓二詠，一爲王之渙，一爲暢當，二詩俱膾炙人口，亦互有軒輊之評，仁智所見不同耳。暢詩造句皆奇，頗見峭拔，王詩造句自然，出之平淡，縱然皆爲佳詩，則天衣勝於斧鑿矣。不特此也，取境亦異，暢詩開首，鳥上出世，俱形其高，此意境之常。王之開首，只言日依山河入海，但敘遠景，不言高卽在高矣。暢之後聯，雖亦言遠，而且吐辭雄渾，氣象磅礴，惟兩聯間少介辭，微有欠貫之嫌。王之後聯，「欲窮」二字，承日盡海流，皆無所見，而欲見之，下句寧有他言，故必曰「更上」矣。然此二字尙有奇妙，旣將樓之層數

襯出，又將身已登樓點明。輕淡其表，玲瓏其心，境界之高，似又勝旗亭畫壁。

附王之渙登鸛雀樓原作（亦有云爲朱斌者）：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又附暢當：迴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 王龍標秦時明月漢時關之意

絕妙好詩，因解生晦，陽春白雪，賞者幾希。至謂只可取神，句在可解不解之間，取神是矣，不解則非。果不解矣，豈非作者不通歟？細味此詩，兩句一脈，合解則得，分解則梗。若曰：秦時月夜戍守，萬里而來之征人，及漢時關塞戰爭，萬里而來之征人，皆見其去，

不見其還，如是解之，有何紆曲？第一句爲秦漢二事，第二句只長征未還一事，以二句之一事，雙承一句之二事，此亦通常之文法，更無足怪者。但未還二字，乃一詩之眼，承上啓下，感慨無盡，力擊萬鈞，讀之却輕鬆自在。

附王龍標出塞原作：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

### 王摩詰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摩詰此詩，固已誦傳千古。而其造句之精，抒情之細，借虛顯實，用一攝多，則全詩之神，盎然於目者，端在各句開首之字，「獨每遙遍」是已。尤以「遙遍」二字，最爲警奇；遙能從此達彼，遍則由

全形缺，而氣脈來去洄漩，深感綿綿不盡。前人嘗以三五兩處爲眼，不免滯泥，此詩每句五處之字，何能較此四字靈活也。

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原作：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 太白風吹柳花滿店香之疑

本草綱目：「柳花黃蕊，花落結子成絮。」是花自黃絮白白也。輟耕錄：「柳黃，用粉入三綠標，并少藤黃合。」此色之名，非取自芽，即取自花也。太白所言之柳花香，乃狀酒之色，而非贊柳上之花有香也。古時酒多黃色，故名亦多用之形容，如毛詩之「黃流在中」，輟耕錄段繼昌「名酒曰黃嬌」，曲洧：酒有「金波」，枚乘賦：

「爵獻金漿之膠」等例。此詩之柳花，在唐或係酒名，因時有梨花春之名，白香山詩「青旗沽酒趁梨花」之句可證。即不然，或見酒之色澤，而以柳花黃色擬之，如玉碗琥珀之類也。亦可謂見柳花之黃，聞店酒之氣，疑酒香發自柳花。又可謂初聞酒香，疑在柳花，既經嘗酒，始悟香在於酒，三說俱通。有釋柳花記時，有釋柳花，亦自有氣，就句論句，固感易解，統觀脈絡不貫。

**附金陵酒肆留別原作：**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喚客嘗。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

### 王龍標芙蓉樓送辛漸

送別之詩，由今溯古，多是驢歌絃管，離淚酒樽，能剔盡陳言，維此作耳。然果無以上諸事，又豈近情？妙在顯無隱有，乃能文新情茂矣。其前聯只敘主人冒雨夜來，行客雨止晨出，而此長夜之間，寧皆枯坐，匣劍帷燈，可以心會。後聯安慰往處之交親，託達自己之情素，而當前之賓主，反無一辭及之，似亦突兀矣。觀其夜雨渡江，定知此處決不冷漠也。細玩「如相問」之語氣，分明情話以後之綴語，且有爲行客作介之事，理脈顯然。

附芙蓉樓送辛漸原作：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 張祜集靈臺

此詩乃譏玄宗追念楊妃，遣方士招魂之作，註家以楊妃生前受封解之，大是誤矣。詩中曰上皇，曰昨夜受籙，含笑入簾，豈是殿陛册封之象。若玄宗當位，何能號之上皇，即册封亦不是夜間事，更不能宮中私相授受，且明言上皇受籙，非云楊妃受籙也。細玩詩義，乃謂上皇親受符籙，招來太真之魂也。按詩序，文王伐崇，受籙應河圖。魏書世祖至道壇受符籙，隋書後周承魏，每帝受籙，如魏之舊。皆言受神之籙也。又元和志：「天寶六載，改溫泉宮爲華清宮，又造長生殿，名爲集靈臺，以祀神。」更可知矣。上聯二句，所寫朝景，日高而無人，只有紅樹露華，自是祕招神鬼，預爲屏絕宮人，以故深宮寂寂，鬼氣幽幽。但託豔麗之筆，寫陰森之境，讀之而不

知其所爲，知之而不覺其可怖。且直記其事，無一評語，敦厚含蓄，亦上乘文字也。

附集靈臺原作：日光斜照集靈臺。紅樹花迎曉露開。昨夜上皇新受錄。太真含笑入簾來。

### 張祜雨淋鈴之意

此詩法極變幻，渾樸不露，前後兩聯，各取一人作眼；前聯以張徽爲主，上句觸今實寫，下句感昔虛映。後聯以上皇爲主，上句溯昔虛點，下句傷今實結。而各家注釋，尙有未暢其旨者，遂使金石無聲，良可慨也。以愚所解，前聯之義，乃謂今夜淋鈴之曲，卻是人歸故宮。所異此際情境，猶如棧道張徽新奏。後聯之義，乃謂疇昔

征途，尚有嬪從顛沛零落，依淒雨咽鈴之聲，製此寄恨，且長聽說上皇教張徽時，曾幾垂淚。奈何南內今宵，其無人寂寞，更有甚於蒙塵時也。託憶楊妃而詠，然肅宗張良娣之行自見，委婉敦厚，抑揚盡致。

附張祜雨淋鈴原作：雨淋鈴夜卻歸秦。猶是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垂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

### 牧之泊秦淮詩「隔江猶唱」

清王靜安有釋，固具苦心，然仁智之見，不妨各異。既云酒家，當是城中秦淮，淮距大江，約有十里，隔江有唱，城中不聞。按宋景文筆記「南方之人，謂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謂水皆曰河。」後不

甚分別矣。詩中隔江，或指秦淮兩岸。又陳後主惑於羣小，荒淫驕奢，起臨春三閣，製後庭豔歌。隋兵已逼廣陵采石，卻自寬曰：江限南北，豈能飛渡，王氣在此，奏伎縱酒不輟也。據此，亦可謂牧之聞商女後庭之唱，傷其無知。履其地、聽其音，觸今感昔，哀彼亡陳，敵逼隔江，酣歌不顧，何今秦淮商女，猶唱此亡國之曲也。如是解之，亦能暢達。

附泊秦淮原作：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 太白下江陵之詩眼及章法

唐七絕中，千古推此，氣象神韻，無與匹倫。人第知其妙造自然，

一呵而成，而不知其下字琢句，章節脈絡，結構謹嚴，變轉奇詭。起句白帝雲間，爲結句山字胚胎，次句千里江陵，方有結句之山萬重，一日千里，必是輕舟。起曰朝辭，承曰日還，轉曰不住，結曰已過，非寫白帝江陵，何出猿啼。第三句兩岸二字，尤爲一詩之眼，分明水程，而全首無一說水。只用兩岸，而澈上澈下之境，全變江景，夾寫猿啼，而白帝江陵重山，三處都活。詩之章法爲兩段，上段爲主，題爲下江陵，曰辭白帝，曰江陵還，只言其事，不及其他，已盡之矣。下段爲賓，乃追述上段而已。追述者何？爲景爲情，與其時間，及其行踪。格甚奇特，盡而復說，不善學者，則累贅矣。

附下江陵原作：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

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 張繼楓橋夜泊各家之諍

詩自詩也，自有其道，非不講物理，非不重考據，若專以物理考據繩之，則詩道失矣，即三百篇，無不可議也。俞曲園氏以「江楓漁火」四字，頗有可疑。謂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作「江村漁火」，贊爲千金一字。後有人見日人中國詩選，亦有作「江村」者，遂倡楓爲村訛，好考據者和之，予以爲易此一字，神全索然。又豹隱紀談載橋舊名封橋，後承張詩曰楓，若改江村，詩便文不對題。漁火者，然火引魚蟹之工具，必在江而不在村，始與岸楓相映成景。且楓字承上句霜字而來，又點照題之楓橋，若論格局神脈，村字何寶之有？

又有謂月落烏啼，與夜半鐘聲時間不合。王堯衢解之曰：鐘聲自寒山寺來，天色將曉，而張繼愁眠，猶疑爲夜半也。解雖苦心，仍感欠暢。中吳紀聞云：姑蘇鐘惟承天寺至夜半則鳴，其他皆五更鐘。不免滯泥。按寺鳴鐘，佛家有制，有定時及非定時之別，時久亦有演變，時代地域每有不同，不可概也。李太白「溪午不聞鐘」，孟浩然「山寺鳴鐘晝已昏」，劉長卿「杳杳鐘聲晚」，陶翰「夜來猿鳥靜，鐘梵寒雲中」，杜子美「欲覺聞晨鐘」，王摩詰「月出但聞鐘」，常建「初日照高林……惟聞鐘磬音」等。以上所舉有味爽、初日、亭午、斜陽、黃昏、月出、半夜、五更諸時，是一日夜皆有鳴鐘時也。以夜論之，夜之中多稱曰夜半，但中之前曰上半夜，中之後曰下半夜，

凡夜間鳴鐘，皆可曰夜半鐘聲也。今人又以霜本露結，而曰滿天，於理不通，此則詩人不負責咎。禮記月令「霜始降則百工休」降者自高而下，稱曰「霜滿天」有何不可。且月令孟秋，有「白露降」語，霜露一物，許露降不許霜降，是執物理，而不解文法者也。如不以余言爲然，試思一晝一夜，地轉而日不動，人皆知之，但皆稱曰日出，得非語皆慎乎？

附楓橋夜泊原作：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 太白望天門山直北迴之義

此詩第二句「直北迴」，不諳地勢者，疑是錯簡，謂江本東流，何至

北迴。毛奇齡亦曰：因梁山博望夾峙，江水至此一迴旋也。時刻誤此作北，既東又北，已乖句調，兼失義理，遂易爲至此。又有易爲至北，向北者，至此固俗不成語，至北向北，亦稚氣不侔。蓋梁山博望二山，一東一西，江從中過，自是東流之江，迴折成爲南北之流，形勢顯然，並無難解。按直北爲正北之義，史記「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又直作當字解，儀禮「直東序西面。」又作徑字解，直北二字，用以上三解皆通。且上句之斷字開字，與「直北迴」，本是一脈，分則索然矣。其義爲天門之斷，專爲楚江開道，使其迴折，從山夾中向北駛去耳。蓋江曲折萬里，凡曲折處，十數里或數十里，折處無不易方變流也。

附望天門山原作：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直北迴。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

### 太白尋雍尊師隱居

此作脛聯，爲全詩脈絡之主，花而曰暖，純是寫神，花安有暖，暖者深山日午時也。何知其暖，花正開也。此爲院中之景，賓主歡會之際，前之撥雲尋道，乃來時之朝景，後之獨下寒煙，乃去時之晚景，朝暮來去，忙閑離合，以花暖貫串之，匪夷所思，太白之筆，仙乎仙乎。

附尋雍尊師隱居原作：羣峭碧摩天。逍遙不計年。撥雲尋古道。倚樹聽流泉。花暖青牛臥。松高白鶴眠。語來江色暮。獨自下寒

煙。

### 杜子美春日憶李白無敵

宋容齋詩話，記此一則，「嘗有武弁議其失曰，既是無敵，又卻似庾鮑，或折之曰，庾清新而不能俊逸，鮑俊逸而不能清新，太白兼之，是以無敵也。今集別本，一作無數，殆好事者更之乎？」武弁之疑，固無足怪，或者之折，說亦欠圓，而將敵改爲數者，則更唐突少陵矣。此詩之無敵，乃言當時之一切詩人，語雖揄揚，尙不爲過。非謂詩道興後，無抗白者，以今不可得，則尋於古而方之，舉庾舉鮑，有何不可哉。若謂涵蓋古今，而三百篇兩漢魏晉，豈皆出乎白之下矣，杜意寧如是耶？

附春日憶李白原作：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 杜子美擣衣

「亦知」「已近」「一寄」等句，三同音字，用於一詩，而又皆用爲起首，讀之深穩沉著，而不拗口，全在渾淪一氣，逐句轉折，故迹象斯泯，更易不得，他人爲之，恐不如是之自然矣。其結聯「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其構思傳神，含蓄溫厚，閨怨邊塞諸詩，亦皆不能及之也。此十言字字是怨，聲聲是心，用盡閨中力，欲聲之冲高播遠也，空外音不是空中礮杵，而乃別有之音也。冀征夫之善聽，故不惜用盡力以赴之，十字之間，含多義於不言，是真得詩

旨之能者耳。太白之「誰念北樓上，臨風懷謝公。」去來今三際，彼此他三人，感慨之情，頓挫之勢，能以十字攝盡，亦與此同，二公光燄，惟有空仰。

附擣衣原作：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況經長別心。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

### 太白山中答俗人

唐絕句中，爲人所共推者，小異大同，而此不儕其列。余意此作，實冠各家。以境言之，如月印千江，杳無跡象，以趣言之，如秋水芙蓉，非出雕琢。前聯下句之笑，映上句之何事，不答映問余，心閑映棲山，格局細嚴，全出信手。至「何事」二字，可以窺知問者

品流，其骨氣俗儉，畢形呈露，由心閑一言，亦足想像笑者舉止，其神態高逸，飄然難踪，含蓄玲瓏，清濁萬里。後聯更無一語，只是寫笑之所由而已。別有天地，俗所不知，碧山之境，固非人間，然又加以桃花流水，窅然而去，其神其境，必須自我會心，俗人盲問，豈能答哉。

附山中答俗人原作：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 杜子美禹廟早知之疑

「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句，有人謂此是敗筆，爲一詩之累。更謂早知二字，尤在此處不振，仁智之見，不必苟同。此二字用者

不一，意各有解，如「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早知清淨理，常願奉金仙」等，皆言以前不知，今始知之。本詩所用，乃早有聞知，活用活讀，則走轉流利矣。意謂禹乘四載行具，疏鑿此地，其功之偉，乃昔習聞，故曰早知。虛壁雲氣，走沙江聲，其境之雄，爲今始見，是寫親臨，與詠岳陽樓詩，昔聞今上意同，讀而味之，並無艱澀。且上六句，皆寫當前，最後二句，忽追禹功，必有逆折，方起文瀾。早知二字，實前後之轉振語，下筆恰如其分，少他不得。

附禹廟原作：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

蛇。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 太白謝公亭每流二字

「風景每生愁」句，爲一詩之胚胎，發育變化，俱基於此，字字映照前後，惜爲後人忽之。而每字尤爲奇絕。可方壁畫之龍，睛只一點，則蜿蜒飛騰；其客散山空，乃謝范過去離別之愁也，池花窗竹，乃太白現在寂寥之愁也，長歌懷舊，千古知音，能懷今者，後來何人，乃將來嚶求之愁也。觸境感時，所以每能引愁也。一字之妙，總攬全機，卻似羚羊掛角，迹象泯然。至頷聯「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以神韻論，流作動辭解固佳，但太白此律，全體細整，與聽蜀僧濬彈琴，口號贈盧徵君鴻等法不同，僅此聯對偶一字不琢，恐非原意。若作河川波等實字解，以物對物，似亦未嘗不佳。按詩邶風柏舟「汎彼柏舟，以泛其流。」漢書禮樂志「猶濁其源，而其

清流。」源河之根本，流河之枝末，河由一源而分多派者，皆曰支流，是流之一字，可代河川波等之義。古人作實用者，如陶淵明之「臨清流而賦詩」，左太冲之「濯足萬里流」，孫子荆之「漱石枕流」，韋應物之「門對寒流雪滿山」等，不勝枚舉。碧水流者，碧水之波耳，青天之月盈虧出沒，碧水之波，起伏來逝，各具離散空寞之象，故曰風景生愁。再此詩頷脛兩聯，皆言風景，既曰生愁，是情已蓄在景中，且頷指謝范之時，脛乃太白自況，景分今古，自不合掌，愁曰每生，情亦多感，矯天閃爍，莫之窺也。

附謝公亭原作：謝公離別處。風景每生愁。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鳴秋。今古一相接。長歌懷舊遊。

## 西鄙人哥舒歌之北斗義

此詩首句，義本雙關，若作直言北斗，上下不連，章既不成，神亦索寡。且斗自非晝見，言夜更是費辭。按曲禮行軍，旗分五方。中軍曰：「招搖在上，急繕其怒。」象取玄天七星指四方也。西鄙人今見斗象，宛如哥舒建旗，是睹境生情，感今追昔。而邊鄙今猶謐靜，皆是哥舒夙夜防攻，軍事精嚴，所遺之威德也。太平廣記所載，下聯與此大異，失之粗野，不取。

附哥舒翰歌原作：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

## 韋蘇州秋夜寄丘員外松子落脉絡及義

此爲寄丘之詩，自應分詠兩處，前聯自況是實述，後聯說丘是設想。憶念故人，適於秋夜，所思不來，起而徘徊望之，久而沉寂，故詠歌以遣懷。此純以動境順寫，形其翹盼之態，是前聯之意也。次想丘於空山之夜，寥落寡歡，諒亦盼我相過，但所聞只是松子落聲，並非登音，或猶耿耿不眠，勞所待耳。此變爲靜境逆寫，形其審聽之情，是後聯之意也。有疑松子落與眠無關者，可釋然矣。再蘇州好用此調，如「幽人寂不寐，木葉紛紛落。」「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意各不同，與此更異矣。

附寄丘員外原作：懷君屬秋夜。散步咏涼天。空山松子落。幽人應未眠。

## 劉文房一孤舟之譏

劉文房送裴郎中七絕，結句「青山萬里一孤舟」宋人病之，謂其一與孤複，有爲辯者曰：唐人屢用一孤舟連字，引孟襄陽「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證之，謂惟加一字，益覺淒楚，且譏宋人，爲不知詩。竊以兩者之諍，俱以一作數解，譏之辯之，均是南轅北轍。蓋一字之義，其釋本多，若採「獨」義作解，自無不適。獨者惟獨也，只有此也。詩意酒闌客散，人去境移，江山萬里，只此孤舟而已，襄陽之句，意亦同此。不作數解，神韻乃出。茲舉各家用一，不作數解錄後，尙書「惟精惟一」一純也。羲之蘭亭序「一觴一詠」一或也。杜審言「一聞歌聖道，助曲荷陶甄。」一一且也。

孟襄陽「鄉關萬餘里，失路一相悲。」一獨也。李太白「此地一爲別，孤蓬萬里征。」一乃也。又「爲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一偶爾也。杜少陵「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蓐苔。」一同也。又「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一純也。張祜「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國分。」一發語辭也。

附送裴郎中原作：猿啼客散暮江頭。人自傷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更遠。青山萬里一孤舟。

### 太白遊洞庭兩用不字之譏

孟子曰：「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誠善讀之言也。詩之有格，猶水有流脈，而水之汹涌洄漩，必勢導不使決潰，此似

不以辭害志。詩過泥律，如俗工模物，不使物有自然，物之方圓長短，工必範而制之，此似以文害辭矣。唐雖尚律，實主多變，故嚴整而靈活，長短俱鏗鏘，其作者能變，讀者知變，不謂不害辭，甚得其志也。太白陪族叔及賈舍人遊洞庭湖詩，詩醇謂其不減九辯，而前人竟有譏其重用「不」字，是過泥於律矣。不知文章天成，已具神妙，但得意志，不避一字之重。律絕而用重字，各大家每每如此，獨責太白，亦見之狹也。如沈佺期雜詩五律：「聞道黃龍戍」「一爲取龍城」龍重。孟襄陽歸南山五律：「不才明主棄」「永懷愁不寐」不重。王摩詰漢江臨眺五律：「山色有無中」「留醉與山翁」山重。高達夫夜別韋司士七律：「夜中殘月雁啼聲」「只因啼鳥堪求

侶」啼重。劉脊虛闕題五律：「道由白雲盡」「幽映每白日」「白重。劉禹錫哭呂衡州七律：「一夜風霜凋玉芝」「遺草一函歸太史」「一重等，不勝枚舉。譏太白蕩不守法，豈知詩也哉。

原作見前

劉長卿碧澗別墅喜皇甫侍御相訪主句

此詩領聯「寒山獨見君」句，實爲一詩之骨，亦是全章之脈，不曰寒，起聯之落葉堆紛，便無根據，必曰山，結聯之人到白雲，始有所出。前段時地荒涼之村，迴無行客之路，後段橋斷澗決之險，爲有同病之憐，而以獨見君語，卓立其間，瞻前之境，皇甫之來也，可稱其獨，思後之情，皇甫之來也，益見其獨。且起處荒村，早爲

獨字之預伏，結處何人，猶爲獨字之總映。惟其獨獨，其喜乃真，一字一句，豈偶然哉。誦之流走一貫，了無迹痕，古人功夫，有不可及，如此。

附碧澗別墅原作：荒村帶返照。落葉亂紛紛。古路無行客。寒山獨見君。野橋經雨斷。澗水向田分。不爲憐同病。何人到白雲。

### 孟襄陽宿建德江天低一聯

仰而瞻天，疑天離人而高，平而望天，悟天自於地連。其高遠所見，乃是其光，咫尺不知者，則有其體。樹論高低，依於樹杪，天論高低，指其體附。月因江清，顯知魄必印影。天因野曠，得悟體不同光。必明乎天分體光，月有魄影，始能解此聯對意，否則扞格。月

近人如非指影，與江清何關，若指影，天無分哲，對仗安能和諧，雖云見解各異，而文義豈容偏頗哉。

附宿建德江原作：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闊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 崔顥黃鶴樓用愁字

詩旨撫古感今，偶以登臨觸起。撫古者，昔人黃鶴也，人鶴不可見，悵望樓雲而弔之。感今者，歷歷只是川流，萋萋只有洲草，而舳艫士壘皆爲逝者。總結到異客煙波，等一飄蕩，鑑古思今，由彼例此，宇宙茫茫，一切如是。結一愁字，貫串全體，亦可謂一字兜住，竟有載華嶽振河海之象焉，與不愁泛泛言愁者，可同語哉。情哀而不

傷，氣豪而不放，倜儻含蓄，詩之上乘。

### 崔顥黃鶴樓白雲黃鶴之異

又有版本，首句黃鶴，改爲白雲，爲使前四，雲鶴勻停。他本無論，漁洋山人十種唐詩選，皆作乘白雲去，不知古本如是，抑選本爲之。研讀數十，未能體出改易之佳，但感神韻全失，句脈皆乖。首旣言乘白雲去，四又言雲空悠悠，語意相違者一。二旣言空餘鶴樓，三復言鶴不復返，不返即是空樓，文傷重贅者二。此詩之局，原非通常，余於開卷，曾詳析之。必以雲鶴二物勻停，直是遺神取貌矣，況此詩境神格調，各具有勻停之密，如空無鳥行痕耳。再崔詩題壁原稿，是白雲抑黃鶴，太白所見，當不致訛。而太白鸚鵡洲及鳳凰

臺二詩，皆仿崔體，玩李二作，亦可推想崔格。鸚鵡洲律，前闕連三句皆點鸚鵡，第四句「樹何青青」何曾鸚鵡樹勻停。鳳凰臺律，起聯三用鳳凰，一用「江流」亦不鳳江勻停。論文而外，證以李仿，崔詩開首黃鶴，無甚可疑。況清中葉之本，多刻黃鶴，顯非今人好事，新更張也。按淵鑑類函，武昌志，羣碎錄等，均載費文偉乘黃鶴過此，述異傳曰，荀瓌憩江夏黃鶴樓，望物降自霄漢，乃駕鶴之賓也。唐閩百里記黃鶴樓圖經云：費禕登仙，嘗駕黃鶴返憩于此等，各說雖小有異，然皆言乘鶴，是乘鶴有典，乘雲無徵也。

原作見前

太白訪戴天山道士不遇全用活寫

訪人不遇，境本寂枯，宜用活語，令其生動。賈閩仙訪隱者不遇，造出一童子問答，枯境全活，固已佳矣。而太白寫此，尤爲神奇，只以聲響形容，更不假設，雖以色爲問對，靜亦成動。犬吠水聲，聲雜而合寫之，午不聞鐘，無聲寫之反覺有，碧峰飛泉，狀形藉顯其聲，無人知往，想他聲而自語。或實者實寫，虛者虛寫，而又實者虛之，虛者實之，意境幻化，文法參差。至於桃帶露，灑晞隨時，樹見鹿，來往悠然，竹分靄，濃淡倏忽，倚兩三松，徘徊不定，無不活潑潑地，飛動生姿。又寫聲起處是兩聲，皆爲實有，結處亦兩聲，一虛一實，頷脛各自一聲，亦分虛實。寫色桃露竹靄，皆無情物，穿樹倚松，皆有情物。聯聯反映，骨肉勻稱，意意趨變，乃盛

其瀾。格律嚴細，求之無痕，或謂太白恃才率出，豈知言哉。

附太白訪戴天山原作：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露濃。樹深時見鹿。

溪午不聞鐘。野竹分青靄。飛泉掛碧峰。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

### 李義山落花解

詩題落花，旨在惜別，內容客花雙寫，極爲顯然，春盡雖在結處，全體充盈其神，此三者筆筆俱到，隱顯有別而已。細尋四聯對仗，法皆分詠，自起至結，無不花一人一。惟領聯人花，專爲寫景，脛聯人花，換作寫情，起聯所言，只是春事，結聯所言，乃春思也。隱顯變化，而格再多取拗句，故促成抑揚之勢，鏗鏘不平。尙有全

作落花解者，則起句便無著落，雖多牽強解說，章法終不調暢。又見坊本歸韻改稀，似專爲落花安排，但觀全局，仍不貫焉，且稀類於趁韻，義理俱澀。

附李義山落花原作：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參差連曲陌。迢遞送斜暉。腸斷未忍掃。眼穿仍欲歸。芳心向春盡。所得是霑衣。

### 杜子美八陣圖解

陣圖有三處，此指四川奉節西南者，爲諸葛武侯所布，相傳曾困吳兵。詩每寄託寓意，不必定依正史，此卽姑用相傳，吐屬所蘊也。隆中之對，鼎足三分，東結孫權，待天下變，以荆益衆，分向洛秦，興復漢室。不幸蜀吳構釁，未能止先主東伐，軍敗勢異，遂成大恨。

起聯功蓋名成二語，雖指陣圖，却用側筆一拋，向習俗論者糾謬。以世多稱石陣之名，贊其拒敵之功，而三分大計，竟爲所掩，特先標出本末，譏世俗見小不知大也。舊注謂頌武侯，文義難圓，夫三國爭雄，功於二國何有，宇宙大名，僅成於此石耶？下聯乃詩人正義，謂此石陣，不過掩護退却，聊獲安全而已，終於大局之失，無可挽回，故云遺恨。伐吳之舉，武侯諫而不從，曾自愧曰，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主上東行也。石本可轉，而竟不轉，喻武侯忠心國恨，終不移也。失者，錯誤義，漢書路溫舒傳「臣聞秦有十失」。

附杜子美八陣圖原作：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

遺恨失吞吳。

## 太白贈錢徵君少陽布局

此詩對仗，取間隔式，首與脛聯，皆取其對，頷與結聯，則不取之，自與通常律格，而不相同。再律格多爲一聯一事，此則一句一事，法雖流水落澗，却是處處激湍。文句八變，無不下出自上，更非彼伏此起，勞人遠尋。而辭意玲瓏，反覺渾堅樸穆，百脈迴環，空中却無鳥迹。如頷聯上句，春風幾日，乃上承起聯，下句兩鬢成絲，實下啓脛聯，脛聯上句秉燭須飲，承乎頷聯，無容再贅，而下句投竿未遲，又啓結聯。不僅此也，前一闕首句之酒，與後一闕首句之飲，前一闕末句之鬢成絲，與後一闕末句之猶可師，皆爲呼應。人多謂太白信手，而竟不知其錘煉無痕。

附太白贈錢徵君原作：白玉一杯酒。綠楊三月時。春風餘幾日。

兩鬢各成絲。秉燭惟須飲。投竿也未遲。如逢渭川獵。猶可帝王師。

### 太白淶水曲采蘋寓意

首句秋日，有本作為秋月，細味之，月自不如日佳，然日或月，皆作時解方法。句中明字，為一詩之眼，水必至秋明潔，自能鑑采蘋人也。采蘋者，言欲有所獻耳。偶覩荷花，嬌而欲語，忽慚人不如花，既而轉恐色不及人，悵然自失，不堪以獻，幽思綿綿，不能已而。采蘋何人，采於何處，采作何用，采時何感，盡於結處一句發之，自是點睛破壁之法。蕩舟蕩槳而已，注引蔡姬齊侯事則累。

附太白淶水曲原作：淶水明秋日。南湖采白蘋。荷花嬌欲語。愁煞蕩舟人。

### 太白秋浦歌三千丈自注

白髮三千丈，憑虛形容，想當然耳之辭，下句已自注矣。必連讀之，方不扞格，見而駭怪者，未之思也。髮因愁白，愁以髮顯，愁在內而無形，難見幾許，髮在外而有形，尺度可得。然髮不過數尺，人盡而知，將愁喻作江海，則無限量，如橫江詞，一水牽愁萬里長。愁展萬里，不較三千丈數更長耶？然不之異者，以借外物喻內愁易解也。此詩之意，愁生一寸髮白一寸，其愁綿綿不盡，白髮料必長丈三千。驚語異者，因以內愁託外體多忽之也。且三千一語，乃爲

極多名詞，非謂定數，自應先知。禮經曲禮三千，史記珠履三千，漢武外傳王母桃三千年一實，楞嚴經三千威儀，法華文句優曇華三千年一現等，皆是形容其多，文可意會。沿而用者，如三千弟子，後宮三千，詩句採用，如太白之望廬山瀑布「飛流直下三千尺」摩詰之老將行「一身轉戰三千里」等，所舉非一，隅可反三。此詩髮長三千丈，只表多耳。至於次聯結句，實為反映上聯緣愁所發。何處者，謂鏡并無隙處，得者，疑霜何由而入，且若不知己髮反影，味始盎然。處字若作他處解，則索然矣。此詩字法，應着意上聯緣愁似三字，及下聯何處得三字，庶不失之。

附李太白秋浦歌其十五詩：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不知明鏡

裏。何處得秋霜。

### 劉賓客石頭城

烏衣巷弔赫顯逝者，文顯人皆知之，石頭城哀南朝之興亡，文隱人多昧之。前聯隱傷其戰伐；眺矚地自如故，周遭之山，圍繞宛在，而六代杳然。昔歲幾經戰伐，攻守降破，今之江潮湧起，猶似十萬軍聲，來撲空城，却又寂寞而回。此言不但國已不存，即攻拔之勝軍，何嘗復見，所賸江潮打來退去而已。後聯隱刺其荒淫；溯其當年，粉黛歌舞，月照後宮，金蓮玉樹，今日安在？僅有秦淮東升之月，是其舊物，還於夜深，飛過女牆，獨具癡情，徘徊其處。國政之事，不道一字，只談江潮淮月，而興廢萬端，盡寓其中矣。

附劉賓客石頭城原作：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

### 戴叔倫題三閤大夫廟

屈子杳矣，沅湘尚流，寒湍嗚咽，猶似澤畔吟聲，觀水不盡，想知忠怨無已也。此對兩江，虛擬古人之情。廟貌肅穆，神所依止，江水湛湛，楓林蕭蕭，當于風起日暮之際，竟似有人賦招魂辭者，此對廟貌，幻想神來之象。兩聯皆用楚辭之意，故不空泛。首聯有作屈子之怨，沅湘之水，流蕩不能盡去解，亦通。

附戴題三閤大夫廟原作：沅湘流不盡。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風起。

蕭蕭楓樹林。

## 太白秋登宣城謝朓北樓中聯之意

太白此作，格極別緻，詩境以如畫及望，兩者爲主。故領脛兩聯，皆寫景色，絕不道及聲情，方是畫也。題爲秋登北樓，所寫亦是秋山水畫。而此四句之脈絡，不必分承，總以起句如畫次句望，可貫之也。有人評「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與右丞之「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相較，神韻與自然似過之，而不及右丞之聲色分明也，是未思右丞乃寫實境，太白是寫畫意也。且詩格貴在變化，豈能墨守聯別，此詩變在全體，脈皆暗承，起聯首句登樓總覽，次句分別眺望，皆是作者動態，結聯臨風懷謝，又思後人誰念今人，盡是寫情，有何偏頗。卽兩聯之景，亦自各異，水係氣化，喻以人

工之鏡，橋乃人工，喻以氣化之虹，此聯寫地域之旖旎，橋袖霜晨之寒，惟人乃覺，梧桐黃落之老，由秋所成，此聯寫時節之淒清。

附原作：江城如畫裏。山曉望晴空。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誰念北樓上。臨風懷謝公。

### 王右丞與裴迪訪呂逸人不遇脛聯之義

此詩頷聯，乃訪者二人自況，脛聯頌揚逸人，兼及鄰里。謂具高山流水之志，以標出隱淪之風，兩聯合觀，且含有賓主知音之意。來仰城外青山，便如屋裏之人，復見繞門流水，更知鄰舍皆清，此正是絕風塵意，前聯正是訪隱淪也。若解爲其屋裏看山，如同郭外看山，言其屋之豁敞，亦無不可。山維寫內外，水橫寫左右，格局嚴

整，益覺可觀。有本「一向」作四面，「屋裏」作屋上，「種松皆作」，爲「種松皆老」等，均不佳。「一向」是說久，與次句說遠，方有縱橫之勢，「屋上」情文並乖而俚，「皆老」事理不圓而滯。

附原作：桃源一向絕風塵。柳市南頭訪隱淪。到門不敢題凡鳥。看竹何須問主人。城外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鄰。閉戶著書多歲月。種松皆作老龍鱗。

### 岑嘉州見渭水思雍州

律絕之詩而有重字，各大家每每用之，然以重字犯韻者，除在連續句法中，取其跌宕，餘不多見。此詩有二流字，不一其講；東流去者，僅形容辭，只言萬物流動之態，非是物體。故園流者，乃言水

之本體，與前所言，虛實體用，大有異處，故不嫌耳。

附原作：渭水東流去。何時到雍州。憑添兩行淚。寄向故園流。

### 少陵九日藍田崔氏莊正冠看茱萸異解

此律四聯，各有其目，起之今日，頷之吹帽，脛之峯寒，結之茱萸，皆九日愈穴也。盡君歡指主人，倩旁人指他客，落帽把茱萸皆自己，知誰健合衆而言，皆此會脈絡也。詩諍處有二：一笑正冠，有本作整，實不知正字之義，反謂杜倩他客爲己整正之，予不爲是，一聯一事，已病合掌，忽帽忽冠，迹近趁韻。且詩中未言僮僕，倩客趨侍，等視孺子，似失體統。淮南子「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吹帽正冠，以典對典，一己一他，格局自嚴。詩意笑替他客爭讓席次，

勸隨處濫坐飲酒，對不能落帽作文，分映強寬盡歡也。二醉把茱萸，前賢謂茱萸酒名，細看謂指玉山藍水，此亦不敢苟同。以境界論，固增神韻，惟茱萸九日所記，或囊或插，乃其常俗，未言必飲此酒也。縱曰看指山水，而手把茱萸，未嘗不可遊觀，奚必一定把酒，如謂宴集安得無酒，有一醉字，意豈不足耶？敵意興來今日，是敍會初，醉把茱萸細看，乃結會終。然醉把茱萸爲一事，把之不捨，戀今日之會，預擬明年之會也。仔細看爲一事，若看茱萸，看誰再插，看坐中人，惟己獨老，恐再會健不在我也。以格局論，醉把茱萸，近承明年此會，誰健重插。看曰仔細，遠映老去今日，爲君盡歡，形容其暗沈吟也。盎然有神，情思不盡。若看謂指山水，仔細

二字，反覺累贅，且與上皆脫節矣。

附原作：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竝兩峰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

### 摩詰送梓州李使君結句

此詩結聯：「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前賢。」解者義多不暢，趙松谷氏疑云，「不敢或係敢不之誤，文則通矣，未見善本可校，不便遽更，且細味之，有尊古卑今之氣分，贈友似不得體，不更是也。按倚之釋依也，具依恃依賴依附傍等義。恃與賴有守委無進之意，可解爲不敢墨守前賢成規，而不自因時制宜也。附與傍有退隨不前之意，

可解爲不讓文翁專美於前也，對古對今，皆揄揚而無抑。

附原作：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

漢女輸檀布。巴人訟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前賢。

### 少陵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詩義深微，讀者不妨異見，以達爲是，達雖異可並存焉。求達有就句論句者，有看一聯者，有須觀全局者，法無一定。少陵此詩，「青春作伴好還鄉」乃是一句三層，一聯共爲六層，律格忽此結構，理自拗戾，黃白山氏所釋此句，人多從之，云「一路花明柳媚，不寂寞也。」意謂春光明媚，作人之伴。就句論句，未嘗不佳，若論一聯，則有未達。春光花柳是實境，春光作伴是虛情，今將青春作伴，

二並爲一，上句亦應如是觀之，當解日色發聲向人放歌矣。敝意作伴者，是映頷聯之看妻子，放歌者，是映頷聯之卷詩書。卽執詩書而放歌，攜妻子以作伴耳，文從意達，焉用紆求。

原作見前

### 律詩之聯用典

律詩聯中用典，必兩句求偶，否則跛倚無度，思而易知。但有竟忽於此，致義錯解，究其易混，在文熟而典生也。太白聽蜀僧濬彈琴，本非純律，亦不外此，其「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鐘。」皆知流水是典，而忽於霜鐘，只以曉鐘釋霜，豈爲知者。山海經「豐山有九耳鐘，每霜降則自鳴。」章雲仙曾據而注之。或譏爲多事，予以爲

必如章說，方合律體也。不見夫少陵明妃畫圖省識脛聯，只謂畫圖是典，九日藍田崔氏莊羞將短髮頷聯，只謂落帽是典，而歸魂及正冠，俱未措意，所以解多欠圓。餘如摩詰送梓州李使君之芋田，劉長卿經漂母墓之山木，無不依文解句，造成跛病，若思及律聯局勢，庶不失矣。

各作繁不備載

### 蘇臺覽古西江月

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月照宮人，而在墮西之時，其宮酣歌恒舞，徹夜不眠可見矣，是有刺焉，非泛指江月而已。按太白之烏棲曲，亦詠吳王西施，其結云：「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

高奈樂何。」不過彼顯此隱，詠月之時，意則一也，借以形其沈冒，互證可知。劉賓客「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似師此法而變之，雖言東邊，而後加以夜深，意亦如是耳。

附原作：舊苑荒台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  
曾照吳王宮裏人。

### 少陵春望白頭吹求

少陵春望結聯，「白頭搔更短」句，劉師培評曰：「白髮可言長短，今易白髮爲白頭，則屬不詞，文人嗜奇，至以文害辭，背於正名之義矣。」此評未省易者誰指，少陵乎？抑後人乎？玩其言近於苛刻，實則髮以頭代，文不害辭，云頭者，即指髮非言頭也，不言他書之

例，即杜集中，白髮、白首，觸處可見，何獨責此句耶？若謂搔可髮非可頭，杜集中「老夫清晨梳白頭」何不責曰：梳其髮非梳其頭，「出門搔白首」亦應易髮爲正。若云頭不當曰長短，「惆悵頭更白」寧謂頭一變再變乎？「頭白好歸來」若就字而解，不但頭不能走去歸來，即髮亦不能耳。又「白頭亂髮垂過耳」細玩此句，益不必諍，分明形容亂髮，而冠之以白頭，豈非頭白之名，依髮而得，髮亂之名，因頭不梳耶？頭與髮固屬兩物，行文可互借用，史書多見，並非嗜奇務怪。

附原作：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 高逵夫梅花關山辭意

達夫塞上聞笛，「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此僅言風吹落梅笛韻，非言實有梅花也。迴環讀之，理微情婉，且較王之渙旗亭畫壁，尤覺含蓄敦厚。詩人耳聞樓笛梅花，幻想其境，目對塞上雪月，靜觀其神，意謂凡見雪月映照之處，似皆有笛曲音波瀾漫。又以梅花爲雪月之境，雪月爲梅花之神，當於此際，笛韻意境與雪月之神，交融一片，故雪月滿乎關山，笛韻滿乎關山，卽梅花滿乎關山也。後之注家，竟直作實梅解，更有解爲「塞無梅花，落滿關山，豈非從漢地吹來乎？」如是論詩，化虛靈成滯泥矣。滿關山者，雪月實也，梅花虛寫，笛韻半實半虛。

附原作：雪淨胡天牧馬還。月明羌笛戍樓閑。借問梅花何處落。  
風吹一夜滿關山。

### 柳子厚漁翁全詩之眼

嘗聞詩之起句，猶樓閣之奠基，基固矣，始能崇峻其構，命奐翬飛，皆依其基而立焉。此詩爲寫山江晨景，統體藻華，皆孕於起句，而要以宿字爲眼。其下不見人之句，正爲宿字聲應，汲湘然竹，早炊也。烟消日出，早時也。欸乃一聲，早行也。不見人，羣動猶息也。皆爲宿字烘托。山水綠，移後所見之新象。天際中流，巖雲相逐，宿處所遺之化機。前人有云：後二句反爲全詩之累，情雖不乏同者，予却不以爲然。蓋至山水綠，截然而止，言不盡意，餘韻有之。若

論章法，此一回看，實少不得，少則西岩之宿無映，欸乃之行不張，況有此回折，反點出西岩勝境，文瀾神韻，始覺充沛。

附原作：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迴看天際下中流。岩上無心雲相逐。

### 籌筆驛儲胥之注

李義山籌筆驛，「風雲常爲護儲胥」注者多爲軍中藩籬，無典可據，何謂其然？詳參各注，每引長楊賦：「木雍槍累，以爲儲胥。」遂謂木柵竹槍，雍累其外，疑爲拒馬之類，故曰軍中藩籬。按揚雄傳：「搃熊羆，挖豪豬，木雍槍累，以爲儲胥。」名義考云：「所獲之獸，如木之擁，如槍之纍，可充君庖儲之以待需也。」是儲胥者，

儲而待需義，非專指一事，亦不專指藩籬。蓋軍中所需，糧秣武器，皆其要品，應設藩籬蔽護有之，若以儲胥作藩籬解則牽強矣。辭源諸書，又引此詩作藩籬之證，義山用意何如，亦不可橫誣之也。

附原作：猿鳥猶疑畏簡書。風雲常爲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

### 張泌洞庭阻風青草綠楊之疑

律詩之聯，凡取對偶之處，用典用事，兩句宜同，違則不律。張泌洞庭阻風，頷聯青草浪高句，乃指以南之青草湖，下句綠楊花撲，疑亦有所實指。或近處有堤有村，厥名綠楊，拘在一處，名不易顯。

易代改名，後遂湮沒，語似強牽，理實應爾。縱或不然，即指楊水之岸。按（水經注）「楊水逕竟陵縣，北入於沔，謂之楊口。」晉杜預曾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巴陵晉置，即今岳陽縣也。句中楊花，或謂楊口岸之柳花，果爾，始與青草，皆有實落，然未考慮遠近，姑妄言之，唐律法度，大體盡如是耳。

附原作：空江浩蕩景蕭然。盡日菰蒲泊釣船。青草浪高三月渡。綠楊花撲一溪烟。情多莫舉傷春目。愁極兼無買酒錢。猶有漁人數家在。不成村落夕陽邊。

### 摩詰送李梓州結句再論

詩爲送別慰離，全首止於詳告梓況，已得了寧之神，陳套不著一字。

李之身分，王之篤情，俱在言外烘托，亦不少遺。起聯梓之地時，領聯氣象，脛聯歸到人事風俗，爲詩主體。民不過男耕女織，官無非催科聽訟，隱刺文前執政，故先一抑。結聯鋪敘興教化俗，自屬不倚前賢，顯美文翁嘉猷，特爲一揚。然結處兩句，正是慰離，借頌文翁，以之擬李。謂其蒞梓，定別於舊令尹之政，亦如文翁不倚前賢也。此借喻贊法，非直言其事，與漢江臨眺詩「襄陽風日好，留醉與山翁。」之意相同。注者，將上句謂實指文，下句乃專指李，則成不滿文翁矣。不但法度不調，意亦扞格。此聯前曾論之，偶爾翻閱，似欠豁顯，故再補出。

### 原作見前

### 錢起山中酬楊補闕見訪聯異

唐詩尚變，近體律絕，亦如是也，非獨古體爲然。五言變調，每在一句，或一聯之間，鮮有他者。七言反是，變多在全體更其序也，錢仲文此詩，體不變而變，不變者調譜，變者聯排對仗也。其聯有四，則分半對，全對，拗對，隔對等。起聯與脛聯，皆上四相對，下三不對，故謂半對。首聯之「日暖風恬」與「紅泉翠壁」實不對實，形容不對形容，偏以實偶虛，虛偶實，顯然拗之。頷聯，却以「鹿苔」對「雲鳥」隱然拗之。故謂拗對。頷結兩聯，固屬全對者，但皆以半對者相間，故謂之隔對也。因其運用自然，全泯跡象，讀之者，每不覺其異。

附原作：日暖風恬種藥時。紅泉翠壁薜蘿垂。幽溪鹿過苔還靜。  
深樹雲來鳥不知。青鎖同心多逸興。春山載酒遠相隨。却慚身外  
牽纓冕。未勝樽前倒接籬。

## 李頎琴歌

此賦別離之詩，借琴樽酬酢表之，非主人贈別，乃行客留贈主人也。  
只起結處，微有別離之語，餘皆寫琴，故題曰琴歌。共十句分爲三  
段，前四爲首段，先記其時，自初夕至夜闌，首句主人具酒，次句  
行客奏琴，後二句皆琴技感激之境。次四爲二段，時由夜闌達旦，  
首句添鑪更燭，次句琴曲迭換，後二聽者入神，惟有琴韻。此兩段  
格局相同，而變在境神，起皆主人，而具酒與燭增，爲時會之異。

承皆鳴琴，而請奏與先彈後彈，明其事之異，轉合皆琴之技能，而萬物之動，與四座寂靜，形所感之異。結二爲三段，乃行客辭別，應起主人餞行。

附原作：主人有酒歡今夕。請奏鳴琴廣陵客。月照城頭烏半飛。霜淒萬木風入衣。銅鑪華燭燭增輝。先彈淶水後楚妃。一聲已動物皆靜。四座無言星欲稀。清淮奉使千餘里。敢告雲山從此始。

### 王昌齡盧溪別人之轉折

起句「武陵溪口駐扁舟」爲全詩之骨，而「駐」字尤爲其髓，亦可曰詩眼也。駐者，暫停盧溪不發，而此駐時，餞送贈答，當有許多情事，以下諸語，皆爲此時所言也。次句溪水隨君，言當日別後，

所送君者，尙有此故鄉溪水。後二乃是預計之事，言溪水流到荆門，轉向東去，君西上峽，更與鄉水亦須作別矣。僅有天上孤月，曾爲故鄉之所親者，但三峽蕭瑟蒼涼，野猿且感而哀啼，莫再將所親之孤月，牽去共伴猿愁。只言月猿，而不言人，月猿旣難禁此，人之不堪，其何可言？意婉旨深，逆折百轉。

附原作：武陵溪口駐扁舟。溪水隨君向北流。行到荆門上三峽。莫將孤月對猿愁。

###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設喻

此詩皆取雙寫，又多設喻，雖李雲何適，題未明言，細玩其詩，當與太白皆失意者也。昨日棄我，喻別之情，今日煩憂，似寓失意之

遊，如謂兩皆言別則贅文矣。長風秋雁，借天際實景，以喻行客，高樓酣飲，主餞爲解多愁。蓬萊建安，因樓懷眺，隱推李雲也，小謝清發，昔二謝今二李，太白自況也。抽刀一聯，脈自高樓酣飲，借江流實景，述愁結不斷，雙喻別離失意也。結處扁舟五湖，乃多煩憂之伏映，由來注家，多釋其典，少明其義，姑妄言之。

附原作：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

## 太白尋雍尊師「青牛」誤解

「花暖青牛臥，松高白鶴眠。」楊注之意，悞爲牛臥花蕊之中，疑其欠理，遂謂葉上青蟲，有兩角如蝸牛者，實錯解也。青牛白鶴，皆是道家熟典，對用之氣象渾穆，若換小蟲白鶴，卑尊不侔矣。然王注雖非楊之青蟲，似同其臥花非理。評曰：「不過用道家事耳。」其意謂虛寫，作爲花松烘托而已。敝意俱不苟同，若尋全體脈絡，意再求諸字外，自釋然矣。此詩取境，端在起聯「逍遙」，言人與物，皆是自在無拘。故滿地有花，牛不避而臥其間，清晝松上，鶴反棲而眠之。若滯泥句下，豈有活詩，固不能解詩，更不能解太白之詩。如再不悟，試思宴桃李園序，「開瓊筵以坐花」，得非亦坐花之上耶？至於頷之古道，顯係荒徑，流泉乃謂澗壑，自是亂水。結處獨下，

主不送客，無非皆寓無拘，脛豈獨不然耶？

原作見前

劉長卿秋日登吳公臺上寺遠眺領脛變體

此詩領脛兩聯，亦是分承起聯，不過取法特異，似不類耳。法不以每聯承一句，變半聯承一句，分爲四半，更迭照映，於下述明。詩題大旨有二，一爲「吳公臺上寺」，一爲「秋登遠眺」，起聯二句，先分點出。領之上句，只承臺寺，下句離開，去承遠眺。脛之上句，再承遠眺，下句離開，再承臺寺。然此兩聯，離爲四句，每句各去單承，但意各不雷同。野寺人少者，僻境蕭曠，慨今也。雲峰隔水者，客心迢遞，異地也。夕陽舊壘者，境遷跡陳，弔古也。寒磬空

林者，荒剝蒼涼，晚時也。頷爲寫情，一客況，一鄉思也，脛聯寫景，一目寓色，一耳聞聲也。綜錯之中，極其嚴細。至結處「惆悵」一辭，傳全詩句句之神，「長江至今」四字，隱全詩句句之事。

附原作：古臺搖落後。秋日望鄉心。野寺來人少。雲峰隔水深。

夕陽依舊壘。寒磬滿空林。惆悵南朝事。長江獨至今。

### 鸛雀樓全詩盡格局

首句言天時已夕，次句言地勢曠遠，三句言人情發縱，結句言樓高層數，四句分立，各言一事也。又登高者，必望遠，首句爲實所見，次句爲半實半虛見。三句爲想再有所見，而實未見，結句爲求其欲見，或見或不可見，其旨無非寫見，却有四句之異也。又首句仰觀，

從東轉西，次句俯察，由西向東，三句虛想，自近及遠，結句實證，居下升上，八表上下，周覽無餘也。又前後兩聯，情景攸分，勿須贅言，前聯之景，實有者，惟山與黃河耳。然山亦有專指中條者，似又泥矣。海實所無，日亦非山西永濟獨品，因望遠想到山河盡處，始連上遮蔽不見之日海，忽取來以作陪賓。此欲窮二字，所由出也。然配聯，又以賓日對主河，主山對賓海，綜錯變化，讀之幾認賓爲實有。下聯欲窮者，不云境處而云自目，更上言樓，始與目有自他之回旋。字字錘鍊，句句轉折，却優游自在，一氣呵成，如是絕句，真稱絕調。趙子龍一身都是膽，此詩一身都是格局。

原作見前

## 杜子美春宿左省九霄正解

此詩頷聯：「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九霄乃借喻之辭，卽九重之意，係指宮殿，非直謂天空也。星臨之句，普涵閭閻，從廣處看，言其衆拱之形。月傍之句，專崇宮殿，向高處言，狀其獨尊之象。廣大邈邈，高明昭昭，各分其勢，格局勻停。指宮殿與上掖垣相映，言閭閻與上鳥過呼應。

附原作：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 摩詰山居秋暝頷聯

明月松間照一句，寫盡起聯之神，而空山、雨後、天氣、晚秋等境，

豁呈無餘，真神來之筆也。清泉石上流，亦如之，乃謂雨後山洪所積，漲於澗壑，而侵於石徑者。若作平時之月泉解，則失之矣。卽下二聯，人歸竹喧，舟下蓮動，春芳歇，王孫留，無不是雨後秋暝之境，細味自得。

附原作：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 韋蘇州送陸江笛之解

「遠聽江上笛，臨觴一送君。」聯本流水之法，因有錯讀，則有悞解，謂送君之送乃韋也。不但江上之笛，無有著落，下聯還愁更聞，亦感鑿柄生硬矣。詩意：「臨觴」乃陸韋對酌之時，送君指江笛曲

來，一者，或專之詞。三句之獨爲途次，四句郡齋謂新所，皆恐再聞笛曲，觸起離愁。蓋笛曲常奏者，多屬梅花折柳，今對故人，猶不勝情，後處寂寥，豈堪重聽耳。

附原作：遠聽江上笛。臨觴一送君。還愁獨宿夜。更向郡齋聞。

### 劉夢得生公講堂

理契智圓，必無唐捐，法無人聽，聚石說之，諒必八部來護，故憑頑石點頭。云鬼神聽者，卽此意耳。其起句立基，先述疇昔公案以實之。講堂夜猶不扃，固表荒廢，亦可作法華一席，至今未散想。塵封漠漠，自是闕其无人，然有此方明月，正滿中庭，亦如前之聚石，仍厲鬼神來聽之意。按可字應作一讀，中庭作一讀，前有作可

中一讀，庭字一讀者則非。可字之訓，有當、適、約略諸義。卽謂月正當庭，或月適合一庭，或月色約滿中庭，無欠無餘也。詩固別有心裁，末句猶爲傳神，其「一方」「可」三字，不知如何思來，不深入詩道三昧者，恐不知味。吳景旭氏，引宋文帝會沙門食，生公云：「白日麗天，言可中。」語以解之，雖具考據苦心，句反不靈，不足取也。明人謂此譏執政，亦不可執。

附原作：生公說法鬼神聽。身後空堂夜不扃。高坐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 摩詰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詩辨

王杜岑諸公，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詩。前人有評王詩最劣者，云：

雲裘、衣冠、冕旒、袞龍等，重疊雜亂無次。噫，豈知言哉？是詩法度，極爲嚴整，惟格別緻，粗視不入，遂致厚誣前賢。按王詩布局，序分三際，有以前、當時、終結等境。又前三聯皆是早與朝分詠，結亦唱和兩分。起聯從宮中寫，上句鷄人報早，下句尙衣預爲朝事，裘不過早寒點綴。頷聯從殿上寫，閭闔開，言敵闔禮始之早，衣冠拜，言百官趨進正朝，冕旒君王代名而已。脛聯寫禮已成，日色高動，爲退班早況，香烟濃浮，爲侍朝久象，僅袞龍此處實指朝服。結聯寫作者、和者，亦是分詠，辭之與意，俱含早朝。再此四聯，法各有異，起爲宮闈內外侍臣相偶，頷爲閭闔朝儀容止相偶，脛爲殿中廷下時景相偶，結爲退朝詩人唱和相偶。縱橫細玩，何亂

何複之有。李義山落花五律，似師此格，但隱顯變化，有不同耳。

附原作：絳幘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闔闔開宮殿。

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烟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珮聲歸向鳳池頭。

### 王摩詰過嵩邱蘭若詩用典

此律頷脛兩聯，皆引用典，一隱一顯，讀者忽之。其脛聯迸水句，爲晉慧遠公，梁景泰公，建寺卓錫出水。雨花句，於法華維摩諸經，記載甚繁，兩皆熟知。是文之顯者。而頷聯食隨句之食，行踏句之行，俱是叢林儀規，多爲人作常語輕略。食謂飯食供養，必擊磬念誦。行謂飯後經行，在林間來往。是文少隱者。阿彌陀經云：「飯

食經行。」然同是用典，亦有異處，領是實寫，脛是虛映。

附原作：無著天親弟與兄。嵩邱蘭若一峰晴。食隨鳴磬巢鳥下。行踏空林落葉聲。迸水定侵香案濕。雨花應共石牀平。深洞長松何所有。儼然天竺古先生。

### 太白送友人詩起聯釋疑

有謂此詩起聯，語太浮泛，尤以東城北郭，病其重疊趁韻，粗視似之，細玩則非。按今安徽，多爲唐江淮一帶，山水佳秀，甲於各地。敬亭山、青山、宛溪、秋浦、宣城等勝，均以玄暉太白名章。太白耽玩，有終老之志，曾以居宣時久，集中所詠獨多，送友一詩，或係此間之作。當塗青山，玄暉築室山南，後人易名，曰謝公山，故

有青山北郭之句。宣城之東，宛溪曲繞，所謂白水，料應指此。考白題宛溪館，極贊其水，有「百尺照心明」「白沙留月色」等句，白水宛溪，當不逕庭。且水曰白者，中國河流之凡稱，語出淮南子河圖，不必實有白名。白水成語，古人用者不一。左傳：重耳指白水以誓心，南史：任昉指白水而旌信，故有白水東城借意。起聯分詠，先標征人送者所居，雙顯二人身世心情而已，然亦不必定謂居二處也。若以此作一處解，猶以少陵吹帽正冠，作一事解，同一謬誤。全唐律詩，實未之見，而謂李杜出此，真蚍蜉撼樹矣。又疑白水東城之釋，未若青山北郭著實，然白水東城本有，奚不引而實之？曰定遠東城，和縣白水，固近宣城，但太白無詩以紀。秋浦白筇陂，

宣州白龍潭，太白雖遊有詩，舉偶不如舉常也。再青山白水作聯，杜子美及許渾孟郊皆用之。或以色言，或以地言，或實或虛，用法各異。太白此詩，乃指實而用虛也。

附原作：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此地一爲別。孤蓬萬里征。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並附題宛溪館詩：吾憐宛溪好。百尺照心明。何謝新安水。千尋見底清。白沙留月色。綠竹助秋聲。卻笑嚴端上。於今獨擅名。

### 太白送友人孤蓬之諍

六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央日報副刊，載太白送友人詩：「孤蓬萬里征」句，孤蓬釋義之爭，達十數年不決。甚至煩國立編譯館查校，

曾檢元版唐詩校勘，確屬草部蓬字，而非竹部之箠。且遍舉前人用者多處，並指字書各解爲徵，仍不之信，不解文法故也。不了則不信，強之何益，前人所用如是，字書訓詁如是，如是如是，已而已而。余今略述此詩格局，以享初學。斯作頷聯，實爲全章樞紐：上句承起聯，此地爲別，乃送者止步之地，然其止處，既非青山白水，亦非北郭東城，自在客舍驛亭之所也。至起聯云何，已另有解。下句啓脛聯，孤蓬萬里，乃行者臨去之況，僅是喻辭，非言蓬草行萬里耳。脛聯分云，浮雲落日，是推二者別緒，各有不同。結聯自當貫通全體，必以兩語兜住，揮手茲去，專指正別之時，蕭蕭馬鳴，實爲纒別之後。再起是二人素居，脛是二人臨別，一伏一映。頷是

驛亭行餞，結是馬上分途，一呼一應。若知文格，紛諍息矣。宋人有詩：「牧童歸去橫牛背，短笛無腔信口吹。」詩者樂也，樂有歌也，無板眼節奏，何成歌樂。彼無腔信口之吹，故不能與言五音六律也。

### 原作見前

## 太白送友人詩全局分析

俗評李失之滑，又誣杜云：「重與細論文」含譏也。誤信諸說，則於李詩不能深入矣。未知李律，無格不細，但運用無痕，粗看不識耳。此律極變極嚴，更爲淺學難解。如北郭東城，謂爲疊牀架屋。蓬孤蓬錯作舟解，謂忽舟忽馬雜亂。一爲別自茲去，謂語意重複。蓬

之一字，致煩編譯館查校，信乎詩亡久矣，衆人顛倒如是哉。夫讀詩與文少異，必將境界、含蓄、格局、聲調、文法等合觀，猶須體其變化，明其結構。否則捍格，不能知也。首言取境：詩以送字爲旨，凡酒餞、安慰、揮淚、相思等詞，一掃而空。白手搏戰，句句相映，聯聯反襯，無不是送。次言含蓄：其表面皆寫景事，其裏盡充摯情。首聯德鄰之雅，領聯遠送止處，脛聯鑑物想像，結聯班馬戀羣。不著一字，盡得風流。

再次格局，此詩首聯，以領聯上句承之，領聯下句，實啓脛聯。結聯之上句，正映領聯之上句，結聯之下句，正映領聯之下句。全詩四聯，皆用雙寫之法，每聯具送者行者，惟結聯同中再變而已。領

聯孤蓬爲全詩分界，以前寫送，雙是實寫。以後寫送，僅爲想像，法仍用雙，卻是虛寫。

又次聲調，律詩四聯，以領脛兩處對仗，最爲通常。然有三對仗者，或加首結不拘，更有全取對仗，例亦多有。此詩固爲兩對仗者，卻在首脛兩處隔對，領采半對，結不取對，恐與領混，疊蕭蕭以別之。首脛雖正對仗，亦自不同，首聯青山北郭，腰中間虛字分介，脛聯浮雲遊子，腰中接實詞緊連。橫嶺豎峯，隨處變化，上口讀之，毫無鋒楞。

又次文法，所謂文須細論，前曾略言，若對照當益顯。領聯此地一爲別，與結聯揮手自茲去，文義大異，求諸章法自知。領之此地謂

止送之地，一爲別謂從是處分別耳，下句故曰孤蓬，純送者之言也。結之揮手，乃行者動態，勸送者止步，自茲去承落日，茲字指時，皆行者言動也。別與去二字，亦不可儻侗看，別是未去之擬詞，去是實離而登程。頷脛兩聯喻亦不同，未可粗讀。頷之孤蓬，係以人喻物，脛之雲日，反以物喻人，且頷喻只以形言，脛喻則以心似。

原作見前

烏衣巷王謝堂前燕之譏

劉夢得烏衣巷詩，有人譏爲癡語，以「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謂燕無此長壽，東晉時燕，何能活到唐朝，又卽劉所見之燕，有何確證，定是王謝堂前者。讀詩宜玩文意，體其語氣，有

不能循文直講者，此類甚多。舊時兩句，乃比擬及疑似之語，非直認眼前之燕，即是東晉所產。錢仲文望匡廬：「祇疑雲霧窟，猶有六朝僧。」李端聽箏：「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錢句顯李句隱，總是此法。而摩詰之「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太白之「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等，豈謂周漢三國六朝之人，皆活到唐時耶？

附原作：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 王之渙涼州詞不識其題之失

涼州詞，乃樂府曲譜名，初爲西涼人所制，約在晉末傳入中國。有

說唐天寶時，西涼府都督郭知運所進，說有遠近之歧，然皆謂曲名無異也。又碧鷄漫志、唐史及傳載，稱天寶樂曲，皆以邊塞爲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是只取邊塞作名，非專詠涼州等地耳。王之渙涼州詞，亦是泛詠邊塞，後人誤爲專詠涼州，則謬解百出矣。茲舉數說，以明未達此體：一者，謂涼州爲甘肅之武威縣，西距玉門關有二千里，東南距黃河約三百里，與詩不合。此卽以曲名，誤爲詠地之錯也。二者，全唐詩校及詩話等，黃河均作黃沙。此誤與前同，因疑河是沙譌，以故改之，求易解也。三者，以不解題之原義，復信詩校詩話諸說，並受其改河作沙之謬，竟大改詩文：謂萬仞爲萬里，其自注「俗本里作仞，非塞外景色也。」且改遠字爲直，然

其所改，亦未指出善本何種。以上所舉，其第三者，固不成詩，前二者改河作沙，理與神已全失矣。王阮亭云：王維渭城，李太白白帝，王昌齡奉帚平明，及王之渙黃河遠上等，終唐之世，絕句無出此四章之右者，雖屬一家之言，不爲無見。當日旗亭畫壁，龍標達夫，尙且低首，詎料後人識見如此哉。

附原作：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 少陵登樓七律

少陵登樓七律，雖未言登何所之樓，但以結聯推究，必是昭烈廟內之樓也。按此詩結聯，吳曾漫錄有注：謂蜀先主廟，在成都錦官門

外，西挾卽武侯祠，東挾卽後主祠。又注代宗任用程元振魚朝恩，致有蒙塵之禍。指詩中後主，託刺代宗，梁父吟者，思時無武侯之相也。細玩吳注，其三廟相聯，而詩原爲感時之作，結處忽以兩廟懷古，突如其來，文理不接。若謂昭烈廟中之樓，則花近首句，已樹全體之基，脈絡有自。而結處古事，來自起處古事，三廟有開有合，文格無疏無脫，託古感今，渾然一體。

附原作：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父吟。

### 少陵賓至詩藥闡解

藥禁籩也。漢書、池籩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注，以竹繩連綿爲禁籩，籩卽闌，連用猶固援也。以藥闌之爲物，通常作芍藥之闌解者，望文生義，固是錯誤。然亦不能泥此一名，不許他用。如虎子爲溺器，而不入虎穴，難得虎子，亦可謂錯解溺器耶？少陵此詩之藥闌，亦有作禁籩解者，余誦多遍，與全文總覺逕庭。若從常注，作芍藥之闌解，則文情皆暢，似宜從衆。否則只來看一禁籩，有何興致可乘？

附原作：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糲腐儒餐。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闌。

## 孟襄陽臨洞庭上張丞相詩用典

此詩脛聯「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爲全體樞紐。上句承洞庭氣象，藉以述懷，下句啓頌揚張相，慚徒羨魚。句全用典，但運化無痕耳。然上句甚顯，一望而知引自尚書，「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下句貌似浮泛，每不深思，若知律聯典無偏頗，則不粗疏讀過矣。其意在端居而恥，乃取自論語，「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一歎己乏才，反襯張相之賢，一復慚無位，藉顯朝廷有道。格嚴象渾，溫柔敦厚。

附原作：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 太白渡荆門送別律格

宋明以來論詩者，多謂太白任筆恣肆，不拘格調，姑言姑聽，取櫝還珠，誤人不少。此詩借物蘊情，又爲自然掩其嚴細，僅欣藻華，詩道久亡信矣。茲略抉微；起聯渡遠敍賓主來處，從楚遊明送者止所。頷聯江山景色界分險夷，橫寫地勢變化；山在蜀中崎嶇，入楚截然平野，江在峽間洄漩，流鋪大荒浪靜。行人獲安，送者可止，題標渡荆送別，意在於斯。脛聯雲月兩地行程始終，豎寫天象升落；望飛鏡，送者從返巴蜀故里，指結樓，猶念行客淮海前途，以開結聯憐故鄉水，送萬里舟。再者水送之句，亦有所喻。南史任昉傳，青松示心，白水旌信。太白寄少陵詩，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

皆是託水喻心，意甚豁顯。此曰鄉水送舟，而加仍憐以告行客，實謂心同鄉水，仍相送也。情思含蓄，語皆寓別，結構精密，無跡可尋。前人有評山隨江入一聯曰：此太白壯語也，子美星隨平野闊二語，骨力過之。殊不知山平野盡，江大荒流，妙在別意婉轉，託景抒情，若僅謂其語壯，直皮相矣。不解李詩，聽其一言可知，繪事後素，豈爲繪說哉。又清人謂詩中無送別意，題中二字可刪。噫，余不苟同。

附原作：渡遠荆門外。來從楚國遊。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  
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

### 少陵秋興叢菊兩開他日淚誤解

他日之義，言非今日而已，固可指來日，然亦可指往日，但相衍只作將來釋，則失其本義矣。杜少陵秋興八首，叢菊兩開他日淚一聯，釋者義皆欠暢，或含糊不詳，皆以他日作來日解，至形成辭義兩違。蓋此首乃乘舟出峽受阻之作，叢菊兩開句，實追憶往日之事，謂來蜀羈旅歲時也。孤舟一繫句，乃直說當前之情，謂出蜀復遭逗留也。上句承頷聯，波浪湧天，風雲接塞，蕭森氣象，與兩都異。逢秋開菊，與故園同，殊境交錯，言曾兩墜客淚。下句啓結聯，寒衣刀尺，暮天杵砧，烟火人家，與里閭同。孤舟江渚，與故園異，聲境感觸，恨在繫住歸心。按左傳楚人獻鼈于鄭伯，公子宋與歸生將見，宋食指動，以示歸生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此處他日，分明謂往

日也。

附原作：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  
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  
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 太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其十

清代名詩人，襲嚴滄浪故說，謂兩句上皇，一句少帝，而以末句總承作收，格法又別。余細玩索，不如是觀。此首構造，大氏以地人事三者爲宗，然地又分出入，人又分賓主，事又分變常，總此六端更有顯隱。詩雖四句兩聯，章實析爲兩段，段各引此六端，事極複雜，文極自然，所以獨步千古也。茲聊述之，前聯一段：劍閣是出

發之地，上皇是主體之人，歸馬回鑾爲事之常者，雲屯擁戴是賓體官民，惟擁戴乃隱筆。聯中上句簡寫，下句繁記耳。後聯一段：少帝是主體之人，長安乃其入地，竟開紫極爲事之變者，月照乾坤指賓體張后，惟月亦是隱筆。聯中上句繁記，下句簡寫耳。雖分兩段，調是流水，說應作上皇發蜀之日，卽少帝踐祚之時。若審上段結句，下段起句，文脈接處，格益顯然。按通鑑曰，上入西京，結曰，是日上皇發蜀郡，味此格調，亦有隱意也。前後勻停，並無偏頗。如謂末句總承前三，則成日月喻上皇少帝矣。

附原作：劍閣重關蜀北門。上皇歸馬若雲屯。少帝長安開紫極。雙懸日月照乾坤。

## 綦毋潛宿龍興寺用字布局

此詩首聯，匠心獨運。香刹句之香字，殿扉句之扉字，皆以物體靜辭，變作動辭用，能將寺中講筵始終，盡形托出，真妙文也。刹加香名，以法會焚香暫得，因送嗅而稱之。扉本門扇，以法會結束始闔，因阻隔兩狀之。忘歸係於經筵，殿扉形其夜靜，後三聯或景或情，皆闡此二意。頷聯映照夜靜，偶遊庭院別窺禪房，脛聯映照經筵，憶及殿堂得悟玄旨。結聯花落，贊講師之辯才，處處鳥銜，喻聽衆之獲益。

附原作：香刹夜忘歸。松青古殿扉。燈明方丈室。珠繫比丘衣。

白日傳心淨。青蓮喻法微。天花落不盡。處處鳥銜飛。

## 王摩詰鳥鳴澗桂花春山之疑

鳥鳴澗，爲輞川山谷境之一也。詩之下聯，鳥鳴春澗，只是敍出澗名所由，可不贅論。惟起聯桂花落，繼言春山，人多惑之，以桂乃秋花不類也。趙秋谷亦云：當闕疑，不可強解，未見不言是矣。竊聞花木鳥蟲，固分節候，亦論地帶而異，不一其端。按桂亦名木犀，種有多類，色有黃白丹之分，花有春秋時之別。李時珍本草綱目云：有秋花者，有春花者，四季花者，逐月花者。余行役大江南北，目所見者，其花實不一時，惟未詢四時逐月何種，但花繁香烈，皆遠遜於秋桂而已。推想鳥鳴澗所詠，當係逐月四季之類，既非詩人有悞，亦不必疑爲錯簡。

附原作：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 太白長門怨螢火流寓意

凡宮怨詩，如黃金四壁起秋塵，金屋無人見淚痕等，雖隱顯有異，皆意思可及。是首金屋無人下，却用螢火流接之，突如其來，所思不羣。螢火流三字粗看，不過點綴夜景而已，細味其中隱微，總攝全體脈絡。螢流屋中，當是門扉不掩，簾幕不垂，以望時待君使然。

既見斗轉西樓，乃至月將墜去，思切望久，俱以天象烘托。而能以觀者，在於扉幕盡敞，故知歷時流轉，處境寂寥，含情幽怨，都因觀時而生，只借螢火流屋，識者自得其意焉。結句亦有寓意，似是前夜不愁，反因月欲別去，始化愁境耳。欲到者，尙未到，月別

卽墜而近曙，皆爲愁字作引。

附原作：天回北斗掛西樓。金屋無人螢火流。月光欲到長門殿。  
別作深宮一段愁。

### 杜子美春日憶李白結句

重與細論文之細字，相傳與頷聯伏映，意謂譏李之境，不過六朝。何時重晤，再細導之入深，噫，此乃刻薄存心，夢囈語耳。此詩以前，尙有數首，如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且有憐君如弟兄句，可見李杜篤誼。又有悞會者，謂杜待李若弟，不時對之切磋商，更不知二公之年矣。按李生於長安元年辛丑，杜生於睿宗先天元年壬子，計李長十二歲，實杜居於幼也。學問之道，固不在年，就文言文，

細論者，杜請益於李乎，杜誘掖於李乎，抑逢知音共研乎，並無定義，安得誣杜有微辭耶？以本詩格局審之，亦可明解，開首以無敵爲基，結處忽換諷刺，詳研杜詩法度，如是顛倒者幾希。且杜全集，並無薄今詆古之作，而獨譏其摯交，有是理乎？始作俑者，實元微之杜碑，有云：「至若鋪陳始終，排比聲韻」「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由是降宋以來，人輒隨聲附和，優劣前賢，形成流俗，後生輕薄爲文漸矣。再玩碑贊四句，杜之詩聖，僅如是乎？揚之實所以深貶之也。元遺山曰：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碣砮。雙方皆不討好，徒開千古澆風。

原作見前

## 岑嘉州初授官題高冠草堂藥欄解

藥闌者，藥禁籓也，籓闌一事，而連稱之。後人借作芍藥之闌圍解，固非原意，然習久公認，反多忽其正義。嘉州此詩，「山花醉藥欄」句，自應作禁籓解，文理方達。因此一聯，皆寫野景，且本句有山花字，若作芍藥欄解，不但有疊架之病，亦與澗水樵路皆乖矣。可參前少陵賓至詩藥欄解，自知其用不同處。

附原作：三十始一命。宦情多欲闌。自憐無舊業。不敢恥微官。

澗水吞樵路。山花醉藥欄。祇緣五斗米。辜負一漁竿。

## 摩詰渭城送使安西詩之章法

此詩聲調，爲半調重疊式，取七絕平起一聯，重疊一番而成，如律

詩兩排同譜，但首句無韻別之。題爲送行之作，章法依照譜式，分作上下兩段，各言一事。上段景物鋪陳，只寫眼前實境，而行役諸事，都寓其中，所謂匣劍帷燈，詩之正義也。渭城奉使所自發處，雨後登程適值爽晨，客舍驛路離亭，柳新正堪折以送別，遺貌取神，無非行色。下段主客動態，只敘酬酢殷勤，而異域愁緒，自在言外。勸君更酒，想係餞罷客起，主人挽住，加以慰情，此一轉折，無限纏綿。西出陽關，便非此間時景，目無故人，與誰歡言觴詠。興念及此，感慨係之，此杯不得不勸，此杯不得不盡也。此詩之譜，名陽關三疊，如何唱法，說者不一，香山東坡語皆不詳，茲僅論文而已。

附原作：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 太白黃鶴樓聞笛或疑前後似有欠貫

梅花折柳二曲，唐時所最流行，折柳皆爲別離而奏，梅花多爲思家而歌。宋之間「明朝望鄉處，應見隴頭梅。」王摩詰「來日綺窗前，寒梅着花未。」高達夫「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韓冬郎「龍笛遠吹胡地月，燕釵初試漢宮妝。」等，唐詩例中甚多，不勝枚舉。此首前聯住脚，曰不見家，後聯住脚，曰落梅花，正是脈絡，細讀自知。但宜審問者，在其寓意，望長安而不見家，與浮雲蔽日，不見長安，其趣大異。梅花本有節候，竟曰五月開落，雖

係笛曲，究爲乖時之言。考太白年譜，肅宗乾元元年流夜郎，未至，二年遇赦，還憩江夏而作此詩。前聯不見家追念上皇，後聯有身遭非時之感，不失忠厚委婉，詩可以怨也。再起句遷客長沙，詩旨已立，下皆由遷客所發，焉云不貫。起句一爲之一，作竟義解，此詩之眼，莫滑口讀過。二句西望不見是客思，三句鶴樓聞笛乃客途，四句落梅雖遭非時，猶幸叨赦還憩江城也。復次，長沙非直言地，其所流處，實爲夜郎，此借賈誼自寓而已。

附李太白黃鶴樓聞笛詩：一爲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 王摩詰相思子詩二疑

此春閨憶遠人之詩，由興而賦之體。起逕告以所遊之鄉，有先應知之者，破夢曉鐘，發人深省。繼問應候所發新枝，欲其榮茂。復殷勤篤勸，促其廣收，版本多亦作休，然不如多好。結則諄諄釋明物之本性，冀遠人有所感悟也。幽思萬縷，蘊而不發，愈轉愈深，愈深愈顯。洽心髓，無雕痕，語婉淒，旨敦厚。詩題有曰相思，則是詠情，有曰相思子，自屬詠物。詠情卽一覽無餘，詠物却含蓄不盡，兩者相較，取後爲佳。摩詰固長於五絕，他作恐亦不能出此之右。

附王摩詰相思子原作：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

## 王摩詰送元二使安西地名

詩地址有四，應先所知，卽長安唐之首都。次以西之渭城，爲送行最終之驛亭。次長城向西域要隘陽關，在甘肅敦煌縣西。次所往之安西，在新疆吐魯番。注者謂長安距渭城三十里，渭城距陽關二千里，陽關距安西未注。今可不拘，蓋古今度量不律，而地名代更，難得其確。惟有注渭城陽關爲一，乃是大錯，渭城今之咸陽，陽關分明長城塞門也。此不知辨，詩之情境全失矣。詩題曰送元二，曰使安西，及取半調重疊格，一切配合，均有含蘊。故詩只言送處，而元往處，題內已明，出使爲公，起程自必長安，故不復贅。格爲兩闕，前曰渭城送所止處，曰朝雨灑道以利行，曰客舍設餞之亭也，曰柳新可折贈也。後闕上句寫實，乃客起言別，言更進者，反襯前

闕酬酢備致。下句虛寫，意謂不獨安西寂寥，卽向陽關一路，已無故人矣。句中出字活看，味始雋永。

### 原作見前

### 劉賓客石頭城字句脈絡

詩重細吟，吟不多遍，脈絡神韻，皆不能有得也。此詩若不得此四者，有何意味，只謂詩人眼前之景，則錯過矣。前曾言之，今再瑣述。前聯實寫橫寫，是言地勢現狀及動態，隱寓古今興亡之局；山圍謂其龍盤虎踞，故國周遭謂六朝故城，潮打空城謂潮似軍聲來攻，寂寞回謂六國久荒空無所獲。反思可知亡國之痛人民塗炭矣。後聯虛寫豎寫，轉言天象及時代，隱寓時君荒淫廢政：淮水東月謂夜初

時，舊時月經過六朝稱舊，夜深謂後夜之時，還過女牆謂六朝深更曾照夜宴，今宮已荒深夜還來相照。其國廢禾黍之感，概可見矣。再此詩格局，亦極緊密，第三句之舊字，固爲本句之眼，實應起句故國，又絡結句還過。結句女牆，亦映起句周遭，而後聯之烘托廢國，却從前聯之空城胚胎。溫柔敦厚，盡其含蓄之能，此作有之矣，劉郎詩豪允哉。

原作見前

杜子美春日憶李白正解

凡論詩文，須觀全篇而定，只摘片言隻字而斷，每傷元旨。此詩之無敵，與細論文，後人謬解，前已備言之矣。茲再按其法度而釋，

當更了然，起聯「無敵」立基，乃言時人無抗者。繼釋無敵之所以然，在「飄然」欲仙，非他人之思所能及耳。而領聯承之，豈能不貫，故以庾鮑雙接，始圓其無敵不羣之義。白句清新，古人有之惟庾，白氣俊逸，古人有之惟鮑。然庾鮑各得太白一格，而時人則無，語不抗卑，溫柔得體。轉處以憶暗寓知音，知白者渭北之甫，諒引甫爲知己者，亦惟有江東之白。樹在渭北，春由東來，雲在江東，暮却西顧。第恨江河間隔，無由晤言，不免相思之苦，故題曰憶，是詩之作，脛聯爲主體也。結聯處有不能重逢，詩亦無可再論之意，極爲知音難遇沉痛，文盡含蓄之妙。

### 原作見前

## 杜子美題玄武禪師屋壁

律詩之聯，兩句必有變化，否則有合掌之病。又當勻稱，庶與布局，不致逕庭。此詩領聯二句，文皆上天下地，細審一豎一橫，各有綜錯。石林叢山，由下向上，得日若蒸，氣寫高。江水長河，由此往彼，接天若飛，流寫遠。氣字則日與山都活，流字則江與天相連，惟是寫畫，益覺傳神。有本水字作海，境界文理，皆難解矣。脛聯用典，一雙一單，映照江水，錫鶴寫實，寫鷗則想當然耳。結聯取喻，有賓有主，前照石林，後開廬路。似字指畫，真字指禪師，照應詩題，貫穿全體。

附題玄武禪師屋壁原作：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赤日石林氣。

青天江水流。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似得廬山路。真隨慧遠遊。

### 唐賢詠落日用斜與圓之譏

杜子美禹廟，秋風落日斜。王摩詰使至塞上，長河落日圓。此二詩句，均遭評譏，謂落日寧有不斜者，斜乃贅字，謂落日書圓餘時皆缺耶？圓有語病。是不知詩詠落日之法，故發此似是而非之論。蓋詠落日，有將落已落之別，已落則是沒去之後，將落乃係尙見之時，必分兩種寫法，方能分明其境。斜圓各言其尙見，皆寫將落，斜可易解，圓須神會。應思日落爲圓加大之象，餘時雖圓，未若此時圓顯，此圓乃心會所表也。再舉落日詩句，徵其取境異寫，摩詰之「落

日滿秋山」用滿字，李太白之「落日故人情」用情字，（遲遲之意）戴叔倫之「落日照行塵」用照字等，皆取與日有關一字代尚能見，此寫將落之法也。子美之「落日放船好」，孟浩然之「落日池上酌」，高達夫之「落日風雨至」等，不加與日有關之代字，是落後無復見矣。此寫已落之法也。唐賢詩文，大都各有法則，李杜王孟，猶爲鐵中錚錚，有疑當細思，不宜率爾加訾也。

### 杜子美禹廟詩見前

附王摩詰使至塞上詩：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

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使。都護在燕

然。

## 杜子美登岳陽樓詩旨及其格局

詩旨久亡，今則法度亦鮮有知。竟有謂此詩前雖寫景後除孤舟外，無一字與湖有關，尚指多疵。語甚繁瑣，可參六十八年十一月四、五兩日中央日報。爲解來學之惑，略言梗概：旨趣格局，固應詳析，何時之作，猶應先明。按公年譜，大歷三年正月，去夔出峽，冬晚之岳州，四年正月，自岳之潭州，五年舟下荆楚寓卒。詩當作於大歷三四年之交，適安史亂後，方鎮跋扈，殘破之際。知所作時，玩其文義，此詩義旨，可以豁悟。次述格局：起聯昔聞，當言開元之末，乃唐全盛時期，所聞必多勝概。今上所見，大異所聞，觸目蕭索，萬象皆非，文雖溫蘊，時勢顯然。頷聯緊以國事承之，上句吳

楚坼，坼者分裂不一狀，寓邊疆互攻，或殺主將自稱留後。下句乾坤浮，浮者漂泊不定狀，寓國基板蕩，內外降叛無方。坼浮二字，固爲二句詩眼，實亦全體綱領，人多忽之，只作風景論，既失其旨，且與首尾切斷，是解者之悞，不得不辨。脛聯由國喪亂，連及身世，上句家之有無，鄉信斷絕。下句老病流落，依舟暫存，茫茫天涯，伶仃無託。結聯萬方多難，心念京華，上句北望關山，憂心戎馬，因吐番又寇靈武。下句前途堪虞正殷，百感交集，徒有憑軒涕泗。茲再略述法度：一者，水樓風物，皆是卽景卽情，原始要終，無不每處括入。二者，起句昔聞虛寫，是思過去，結處戎馬寫實，是慮將來，中間諸語，有實有虛，都是現在，此三際也。三者，統首四

聯，各聯皆分賓主雙寫，起聯分時爲二，昔賓今主。頷聯國難分二，邊疆爲賓，國基爲主。脛聯身家分二，鄉關爲賓，孤舟爲主。結聯地域分二，關山爲賓，憑軒爲主，而涕泗之情，上貫七句一語也。其謹嚴有如是者，橫窮豎遍，萬象森羅，天球則渾一而已。

附杜子美登岳陽樓詩：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 杜子美水宿遣興窵窵瑚璉器讀法

論語，子謂子貢瑚璉也。惠氏棟謂胡連，皆不從王旁。引漢禮器碑，作胡輦以證之。說文璉作璉，力展切。大興翁覃溪氏，謂近日翟氏

攷異，謂杜甫詩「嶷嶷瑚連器」，按杜詩集，連作璉寫。爲俗讀平聲所由啓，不知杜詩水宿遣興廿韻，此句在十三韻開句，以三平四仄互換，何嘗讀連爲平聲乎？此特未曉詩理耳。查杜詩鏡銓注，亦云璉力展切，但又云叶平用，是真不識聲調矣。按下旬爲「陰陰桃李蹊」，此不過大借法式，上句之三變法耳。其上句本爲「仄仄仄平仄」，三變者，可作五仄，如杜番劍「致此自僻遠」等。可第一平下四仄，如李義山落花「高閣客逕去」等。可中一平，餘四皆仄，如杜重送嚴公「遠送從此別」等。本詩瑚璉之句，卽取此法，極爲通常，不勝枚舉。覃溪精於聲調，忽生別解，言三平四仄互換，不如言大借三變直截耳。按小借在本句中借補，用豎直法，取一與二，

三與四，五與六等之換。大借則上下句借補，用橫平法，取上三與下三，上五與下五之換。覃溪之釋，事理則通，但多一周折，易生惑耳。又杜詩嶷嶷，嶷疑力切音逆，與湘中九嶷之嶷，讀平不同。

附杜水宿遣興奉呈羣公詩第十三韻四句作參詩長不全錄：嶷嶷瑚璉器。陰陰桃李蹊。餘波期救涸。費日苦輕齋。

### 權德輿蟾子飛乃實寫其事

權德輿玉臺體，今朝蟾子飛，蟾卽蠨蛸，無翼。腿長行速，又依其絲升降，詩言飛者，注家皆作升降解，狀若飛然。歲庚申四月初夕，余壁見蟾生二翼，薄如紗，長及其腿之半，平生僅見，奇之。逾夕又見羣蟻有翼，向燈飛集，二時許，脫翼成蛹。按蟻雌雄生翼，飛

空交尾，始悟螿亦如是，但螿少不常覩而已。是前人早經知之，則此詩之飛，乃爲寫實，與帶解相映，聯皆有據，可謂取譬有方。逾月又見屋隅隱處，多小螿子，回憶有省，蓋益信余意不謬。

附權德輿玉臺體詩：昨夜裙帶解。今朝螿子飛。鉛華不可棄。莫是藁砧歸。

### 太白渡荆門送別脛聯虛寫其神

此詩頷聯，已實寫地形，以荆門外之坦平，反襯峽內之艱險，主人相送，在於險字。脛聯改言時間，全用虛寫，從遊至斯，便是盡處，所止之意，在於平字。而其運用之妙，亦非人可輕爲：月下是沒去不見，天鏡言曾經見時，以飛字分成兩際，上映度遠來從。乃主人

送客止後，停舟西顧，含情回憶，虛寫過去之境也。雲生是破曉常景，海樓爲渤海偶然，以結字形其幻聚，下啓萬里行舟。轉念客所去處，迢遙東望，想像前途，虛寫未來之境也。飄然之思，不著一字，神態顯現，若有實無。此聯詩眼，不在飛結，重在下與生字，下讀去聲，動詞作降落解，始能形出前有今無。雲生亦是虛擬，千里之海，山川相繆，何能使見。朝雖有雲，料非海上生者，實謂後到海涯，或能見雲間蜃樓也。若作眼前物解，則全失之矣。

### 原作見前

## 杜子美八陣圖格局

此詩若依格局而論，自與前說小異。首句先敘布陣人之功業，以作

興起。魏吳立國，皆有憑借，惟蜀漢獨賴諸葛運籌，而成帝基。雖曾以管樂自擬，其政治實有子產之風，魏吳均無其才，是功業超越三國。次句直賦其事，謂陣在名垂。三映次句，謂前朝盡付東流，而陣石如武侯之心，永不退轉復漢之忠。結承不轉，上貫三分，恨蜀吳失和，隆中之策遂墮，不能復興漢室矣。格局分明，庶減爭議。

原作見前

常建破山寺後禪院

常建破山寺後禪院詩，注者多難其解，固勿足怪，頷聯曲徑二句，歐陽文公亦感逕庭。李攀龍曾評曰，二句直爲寺後禪院真境界，有此題合有此句，無意可造。歐陽永叔不知于何題，欲效其語竟不可

得，而謂造意者難爲也。竊以歐疑，當因誤解首聯而起。以初入寺中便走曲徑，語涉突兀。蓋首句爲賦體，言時言地，以入字爲詩眼，初進寺內自是前庭。次句求簡改用比體，因下三聯皆詠後院故，語采梵典，人多忽之而已。按華嚴旨奧卷繁，有經王之稱，非大器不解，喻旭日先照峯巔，其下仍在暗中，句取此喻而兼頌也。比擬前庭諸端，殿閣像設課誦傳經，盡以莊嚴教義代之，然亦有數字明點。高林非謂庭前柯木，凡寺皆有禪林叢林等名，古寺與高林，實爲一事，不過實寫與稱頌有別耳。前人注高林乃寺外之樹，實爲入字而作紆曲之說，益顛倒錯亂，不成格局矣。頷聯後行，自當側由曲徑，明乎上說，何疑之有。若全詩誦畢，益信此非強解矣。曲徑是行處，

幽處是後院，禪房乃後院主體，花木乃後院陪景。脛聯山光院外環周，潭影院內清澈，人鳥衆生性悅心空，皆爲禪字烘托。結聯此俱寂謂後院幽靜，此字爲全體詩眼，堪稱一字千金，此字指時而言，乃映起句之初日，高處雖明，下界尙暗，故萬籟仍俱寂也，又暗襯託華嚴之高境，此若作處解，不但神韻全失，且前後亦無關矣。鐘磬音反映前殿莊嚴，正是全寺早課形色，節次謹嚴，神韻悠遠，尤爲詠寺之冠。

附常建破山寺後禪院詩：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

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

音。

## 太白秋登謝朓北樓脛聯山谷易字之誤

太白秋登宣城謝朓北樓五律，經宋黃山谷於人烟句易兩字。明李攀龍評云，人烟句總寫秋色，故著寒字，山谷改人家圍橘柚，非但句拙，兼失題神矣。宜元美之誹笑也。予謂李評是矣，恐山谷之失，尚不止此，或因拘於格局一時疏畧。似以頷寫城外遠景，脛當分寫城內近況，殊不知二聯本來如是，竟未深審之耳。

茲聊爲之析述，應先將題逐字濾過，若但就聯句而論，自必不能深會。當知此是倚樓遊目，而非歷覽徘徊。首聯起句江城畫裏，是樓上兼內外言，次句山曉晴空，乃眺及高遠，霜天秋曉，寒氣襲人，題之全神二句備矣。頷聯繼承宛溪鳳橋，圖誌所載城外之景，讀而

易知，此由內向外之一闕也。脛聯返轉次第寫內，人烟即是人家繁聚，橘柚梧桐實寫郡中之物，郊外並非無此，然其果其葉之微，高樓隔城豈能辨明何物耶。況緊接尾聯北樓懷謝，此又由外返內之一闕也。脈絡不紊，開合分明，無可議處。

原作見前

杜工部曲江頷聯

杜工部曲江其二首，頷脛兩聯，不但情景攸分，而其頷更有典據雙關。賴此而使統體融貫，如中樞攝乎四週，若不知此，詩即減色。清曾文正公有注，酒債句引孔北海詩，歸家酒債多。七十句云爲古諺，俱有所本佳矣。竊以酒債句，杜似引吳志，孫濟嗜酒，屢欠酒

縉，人皆笑之，孫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貨此縉袍償之。則與首聯典衣醉歸，盡映照矣。七十句似借曲禮兼內則，大夫七十致仕，及不俟朝等義。按杜此詩作於肅朝末年，尚在壯歲，適此眼前風光，及時行樂，故能上承起句之朝回，下啓結句之相賞莫違。依此解之，辭較近切，象亦渾淪。典雖所引不同，旨與曾公不背也。

**附曲江其二首原作：**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 蘇味道正月十五日夜樹花鎖橋之別

蘇味道上元詩，起聯火樹銀花鐵鎖星橋，分明四事。法度勻停，而

非重複。惜注者多將火雪星三物，皆作燈解，則偏差疊架，殊不成理。前曾糾之，然仍誤火與星，同作燈解，意終未妥。近見庾子山望月詩，星橋視桂花，注星橋即銀河。又憶張文恭七夕詩，星橋百枝動，始悟蘇之星橋，喻銀河之度橋也。如是火樹謂燈，銀花謂積雪，鐵鎖謂城門，星橋謂是夜搭鋪之吊橋耳。均因燈火點綴云然，義理不紊。

附正月十五原作：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 王摩詰使至塞上頷脛二聯之釋

王摩詰使至塞上詩，中間兩聯，疑者謂頷之蓬向塞外，既云出漢，

而雁歸衡陽，何以又云入胡？曰上句之蓬，乃橫寫之，由內向外名征，是出漢家之關塞也。下句之雁，乃爲豎寫，雖則由朔歸湘，必須離漠起飛，翔入高空而南，此空猶是胡天，以在塞外所見，應寫當前物態也。次謂脛聯之大漠，自屬平沙無垠，山木空窅，風必狂勁，煙何能直？下句落日而圓，猶覺浮泛，豈他處落日，不如是耶？俱感費解。

曰此亦係塞外獨然，移吟他處不得，既云大漠孤煙，當非居民炊事可知。是言戍臺之警號，夜舉火而晝升煙，其材取狼糞所配，性能逆風直上，與他煙迥異也。下句落日，象由曠漠長河而來，假有山木之遮，落則銜山，或現殘形，皆不能成其圓也。仍係本地風光，

並非泛語，不過以神寄境，益見其微妙耳。

原作見前

張泌洞庭阻風之綠楊實有其處

張泌洞庭阻風一詩，其頷聯上句青草，乃實有南來之湖，綠楊亦應有處，而後人竟以綠色之楊解釋，殊未能洽。近得清儒高士奇，送孫愷似孝廉詩，有「沁園詞客舊知名，曾任楊花渡口行」之句。其第四句闔閩城語，或此渡與洞庭相通。再商務印書館所出之地名辭典云，有綠楊橋，在湖北蘄水縣東一里，蘇東坡有題詞，云解鞍歇枕綠楊橋之句。又中華書局，出版之「吳佩孚傳」中，有如下記載：

「不久段祺瑞調任江北提督，取道運河南下時，後面有一條船，緊

緊相隨，傍晚繫舟於綠楊堤岸。」按三書所載，或渡或橋或堤，總爲實有其處，且皆與洞庭貫通，足徵張詩如法，而後之解者率爾也。

### 原作見前

## 太白柳花香讀者忽略其題之誤

太白金陵酒肆留別詩，起句「風吹柳花滿店香」，由來不得確解，竟有誣太白率意爲者，余前與諸生討論，亦未得其所以，近日偶閱宋儒黃休復之「茅亭客話」，載蜀漢之時，成都設最大酒店，名曰「柳條酒肆」，其內當鑪諸人，名皆「柳條」，尙有數端神話，繁不便述。

按作者已於題中標出「酒肆」二字，而後人忽之，奈之何哉。再宋龔明之「中吳紀聞」載王荆公集一詩曰：「春江渺渺抱牆流，煙草

茸茸一片愁。吹盡柳花人不見，春旗催日下城頭。」詩方子通作，  
悞入王集中。詩中「旗」字，乃酒帘也。是「柳條酒肆」，後人亦有  
采用者矣。

原作見前

詩階述唐之四

鱗  
爪  
概  
談

## 鱗爪概談介言

詩雖文之一體，然具別裁，篇章構成，極盡綜錯，既講四聲，更論音韻，字限其數，句有其規，節節層層，各有法度，術語孔繁，程式多變，沿及有唐，益臻醇細，歷攬前代之精英，化成難倫之絕響，宛如秋菊開後，更無有花。若眇之而過，迴不見痕，默而審之，方得其象。況乎今日，崇尚西詩，擯斥國學，已五十餘年，縱有抱殘守闕之士，恐已生疏。但至味好色，人遇之，雖不解所以，屠門大嚼，霧中看花，亦有所欣焉。故唱誦者，出於校，吟詠者，立乎社。……

茲特將其成分，析而說之，俾初學玩此，可得津梁焉。清王漁洋論詩，方之爲龍，日時露一鱗一爪，趙秋谷作談龍錄以譏之，聊採其意，名是編曰鱗爪概談。

（編者按：此介言係依老居士二分未成稿合成，虛線隔開表示二稿合成，中間尙有未竟之意。）

## 鱗爪概談

### 標型篇第一

#### 古體

唐人古詩，乃順歷代相沿通式，非仿於古，且有變也。固有仿古之作，溯漢迄隋，惟效文氣，亦少數人偶為之耳。至其稱古者，以唐有絕律之興，則於所沿者，曰古，其新興者，曰近，取別而有其名，實則惟唐之古也。所謂相沿有變者，一首而言數有不律

，韻脚每不一，前代雖有，亦偶而非常也，唐則新而廣之，故曰：唐古詩唐人之古也。體有五言古、七言古、長短間句、單行句等。字不甚限於聲，句不限於數，韻不限於一，章不限於長短。而法度局勢，不尚墨守，儼若洄瀾疊嶂，莫知其方。故今人學詩，反先由絕律，進而習古，俾初學易得槩獲也。舉例如左，原作宜檢對參。

平聲韻五言古 杜少陵之贈衛八處士  
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起，至「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止。押脚為平聲七陽韻，一韻到底，  
句皆五字數。例餘。

仄聲韻五言古 王摩詰之青谿詩：「  
言入黃花川，每逐青谿水。」起，至  
「請留磐石上，垂釣將已矣。」止。  
押脚為上聲四紙韻，一韻到底，句  
皆五字，例餘。

換聲韻五言古 李太白之月下獨酌詩

：自「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  
至「暫伴月將影，行樂湏及春。」四  
聯押脚，為平聲十一真韻。自「我  
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至「永結  
無情遊，相期邈雲漢。」三聯押脚，  
為去聲十五翰韻。但此僅為一換，  
然亦可觀勢多換，如太白長干行二  
首，人呼之曰長古。其一起處「妾  
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一聯，為

入聲十一陌韻。次，「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至「門前遲行跡，一一生綠苔。」十聯為平聲十灰韻。次「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至「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三聯，為上聲十九皓韻。次「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二聯，為平聲六麻韻。

詩格換韻，實盛有唐，既尚乎換，格自不一。或一換、多換，或仄換

平、平換仄、或仄仍換仄、平仍換平，皆非所拘，要視文氣如何，以行之耳。韻一多換，及平仄互換，本條所舉太白二詩是矣，亦極普通，他可類推。但一換者，非必因其詩短，多換者，亦非因其詩長。全體可勻停，可不勻停，多讀自明，不勝繁引。惟以仄換仄，以平換平，音調不易和諧，故作者少，若至勢所必出，有不得不然者，斯乃為

上。如太白之長歌行：「金石猶銷鑠，風霜無久質。」入聲四質韻，接曰：「畏落日月後，強歡歌與酒。」上聲二十五有韻，是以仄換仄也。少陵之石壕吏：「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平聲十二文韻，接曰：「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平聲支微通韻，是以平換平也。二詩換皆自然，渾無跡象。

平聲韻七言古 韓昌黎之石鼓歌：「張

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  
起，至「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  
意其蹉跎。」結。平聲五歌韻到底。  
例餘。

仄聲韻七言古 杜少陵之湖城東遇孟  
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為醉歌  
：疾風吹塵暗河縣，行子隔手不相  
見。起，至「人生會合不可常，庭  
樹雞鳴淚如綫。」結。去聲十七霰韻  
到底。例餘。

換聲韻七言古 杜少陵之送孔巢父謝  
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巢父掉頭不  
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前六聯去  
聲七遇韻。「蔡侯靜者意有餘，清  
夜置酒臨前除。」後三聯平聲六魚韻  
。此乃一換韻者，然換多一不拘，  
與五古同，茲舉多換一例。杜少陵  
之漢陂行：自「岑參兄弟皆好奇，  
携我遠來遊漢陂。」起，此乃平聲四  
支韻。至「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

哀樂何其多。結，結為平聲五歌韻，其間共為平仄八換，皆平仄相間也。至以平換平，以仄換仄者，亦時有之，在正格五七中少而已。如太白之鳳笙篇：「重吟真曲和清吹，却奏仙歌響綠雲。」平聲十二文韻，接「綠雲紫氣向函關，訪道應尋緜氏山。」為平聲十五刪韻，此以平換平者。少陵之高都護驄馬行：「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去

聲四寘韻，接「腕促蹄高如踣鐵，  
交河幾蹴曾冰裂。」為入聲九屑韻，  
此以仄換仄者。

長短間句

如李太白之上雲樂：「能胡

歌、獻漢酒。」乃三言句。「金天之

西，白日所沒。」乃四言句。「華蓋

垂下瞭，嵩岳臨上唇。」乃五言句。

「云見日月初生時，鑄冶火精與水

銀。」乃七言句。「大道是文康之嚴

父，元氣乃文康之老親。」乃八言句

。「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乃九言句。一詩之中，句法如是互異，故曰長短句，亦曰雜言。前人有將此體，歸納七古者，似有未適，必精於格局，熟於音律，如幻如化，出之自然，少涉強作，非失之生硬，則流入油滑，甚難討好，故李杜而外，寥寥數家而已，且此體趨勢，在多換聲韻，平仄交雜，方覺鏗鏘。然太白蜀道難，除仄韻一聯，餘

六換皆平，讀之八音俱奏，尤為難之難者也。

所謂長短句者，有短至一字，長至十五字者，舉例如下。一字句者：如「噫」見少陵桃竹杖引。二字句者：如「嗚呼」見少陵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不然」見太白江夏贈韋南凌冰。三字句者：如「造天關，聞天語」見車麟麟，馬蕭蕭。上見太白飛龍吟，下見少陵兵車行。四

字句者：如「其害乃去，茫然風沙  
。」「我阻東京，不遠其還。」上見太  
白公無渡河歌，下見昌黎河之水寄  
子姪老成。五字句及七字句，屬於  
通常，不錄。六字句者：如「乃在洞  
庭之南」見太白遠別離。「吾將囊  
括大塊」見太日出入行。八字句  
者：如「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固  
將棄天地而遺身」上見太白戰城南  
，下見太白鳴皋歌送岑徵君。九字

句者：如「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  
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見太白蜀道  
難。十字句者：如「皇穹竊恐不照  
余之忠誠。」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  
舞。上見太白遠別離，下見太白草  
書歌。十一字句者：如「人非元氣  
安能與之久徘徊。」王郎酒酣拔劍  
斫地歌莫哀。上見太白日出入行，  
下見少陵短歌行。十三字句者：如  
「君不能學哥舒橫行青海夜帶刀。」

見太白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十  
五字句者：如「吾誠不能學二子沽  
名矯節以耀世兮」見太白鳴皋歌送  
岑徵君。

單行句 一聯有半曰單句，如岑嘉州  
之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詩  
：「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  
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如是者五  
段，每段換韻，惟開首一聯，起加  
「君不見」句，亦等於三句段耳。

兩聯半之單者，如杜少陵曲江三章：「曲江蕭條秋風高，菱荷枯折隨風濤，遊子空嗟垂二毛。」後結一聯，「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五句共為一首，故曰兩聯半耳。再少陵之八仙歌，雖有一聯二聯者，間插其間，仍是一聯半式，此三者，段法不變，章法互變而已。岑詩章法簡淨，段段換韻，鏗鏘有聲。杜段不換韻，且韻有重押，能

使章法綜錯，亦自回折生瀾。

相似近體 五言「玉堦生白露，夜久

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

。七言「青谿道士人不識，上天下

地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

研朱寫周易。凡此皆是也。唐詩格

繁，萃而摛之，厥分兩類，曰古與

近。章必限句，句必限言，言必限

聲，押脚必限平韻，聯中必有對仗

，全章聲調，必依其譜，森然不相

犯者，名曰律絕。此唐人釐定之格，故號近體，亦曰今體。不依此範者，另為一事，自屬相因之類，應歸於古，未可遺格取言，攬近體中。宋人詠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固梅之花，有似桃杏，然桃有綠葉，杏有青枝，是桃杏自桃杏，梅自為梅，不得一處相似，輒混為一耳。如王摩詰「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之竹里館。李太

白「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之山中答俗人等作，前人盡歸入近體五七絕。太白「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峯。之聽蜀僧濬彈琴。崔汴州「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之黃鶴樓等作，盡歸入近體五七律。至凡五七言四句者，不問與前例合否，一概歸之近體絕句，余未敢苟同也。見仁見智，不妨異於前賢，故上舉諸詩，仍歸

古類，僭擬其名，曰相似近體，既相似，則實不然矣。

絕句之義維何，起於何時，歷來紛爭，無有定論。有謂絕出於漢，且引「里中有啼兒」一詩為據，竊不為然。若以四句一首，即名之絕，自古四言四句者累累，姑置不論，尚有「昔聞盟津河」五言四句，以及琴歌，桃葉歌，皆五言四句，更有「青槐夾道多塵埃」七言四句等

，未聞人稱絕句，一家言不足取也。有謂律前絕後，有謂絕前律後，雖未言年代，其非漢可知，但律絕並提，意有關連顯見，惟文獻無徵，存參可耳。又有釋絕義者，謂絕句者，截律之句也，有截前四句，截後四句，截中四句，截首尾兩聯之四法，言亦無據，然却與事有相符處，似應研討也。按絕之體，格局聲調，即律詩之半截，但誰前誰

後，未能斷之，至其暢行，迄今尤盛也。玩索其趣，律絕本一脈源，皆孕於唐，或無疑義，故聲調不契律譜者，縱只四句，不與稱近，仍謂古也。四六言類，偶有不合。

### 近體

唐之近體，唐人新創之體也。天馬行空，馳騁八極，縱恣不羈，古體之象也。雨雪雷電，滂沛震撼，必守其時，近體之局也。其局維何？曰絕與律

，絕必四句一首，句章聲調，必依其譜，韻脚取平聲，通常為五言七言兩種。一首之內，有無對仗不拘，採對仗者，或在上聯，或在下聯，或上下兩聯，此絕句之大概也。

律者，亦分五七言兩種，即將五七絕之四句譜，重加一闕，成為八句，前四後四，聲調一如，惟律必有對仗也。其對仗多在領脛兩聯，亦可首聯對起，或在結聯加對或全體皆對，或僅

對一聯，但取其諧，皆可任之。更有隔句對仗，及僅起結兩聯對仗者，皆屬別裁，作者甚少，有異而非端之嫌，未能通行。

五七絕律，皆有聯章之局，即一題而賦多首，數無限制。多首之中，平仄起調，首句入韻與否，聲調或正或變，各自為局，不必一律。惟韻脚不可重押，一首須有一首之義，各首更取脈絡相貫，但分起結抑揚，雖詠多首

，合為一章，即應作一體觀，章有章之法度也。

五七律又衍出排比之局，稱之排律，即將一首律體中間之對仗，增為若干對仗而已，中間之對仗，為領脛四句，按其本首之調譜，分四句為一排，或多或少，任興行之。其伏映開合諸法，則無二致，但知夫絕律已，而聯與排可默會之。聯章不過增其首數，排律不過增其對仗，一擴其外境，一

增其內容耳，此二種一語易知，無他底蘊，只舉其目，不錄其作。

言夫聲調之譜，有正有變，正者，合絕律式，僅得十六，變則多端矣。必先知正，而後學變，不知正，為不入唐人之門，不知變，乃未得窺其堂奧也。聲調各譜，專文論之，茲於對仗形式，舉例如左，亦因其繁，只能標出概要，宜檢原作對參，庶不恍惚。五言絕句各式 全首不取對仗者，如

李太白之勞勞亭，「天下傷心處，  
勞勞送客亭。」一首。全首取對仗者，  
王并州之登鶴雀樓，「白日依山  
盡，黃河入海流。」一首。上聯取對  
仗者，張繪之之春閨思，「裊裊城  
邊柳，青青陌上桑。」一聯。下聯取  
對仗者，孟襄陽之宿建德江，「野  
闊天低樹，江清月近人。」一聯。四  
首皆係第二句入韻。首句入韻者，  
盧允言之塞下曲，「月黑雁飛高，

單于夜遁逃。一首。上舉各詩例其餘，本編學詩先讀求味，皆採入之。

七言絕句各式 全首不取對仗者，如賀季真之回鄉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未改鬢毛衰。」一首。全首取對仗者，柳中庸之征人怨，「歲歲金河復玉關，朝朝馬策與刀環。」一首。上聯取對仗者，劉夢得之烏衣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

巷口夕陽斜。一聯。下聯取對仗者，李太白之上皇西巡南京歌，「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一聯。四首皆係第一句入韻。首句不入韻者，杜少陵之江南逢李龜年，「歧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一首。上舉之詩例其餘，各選集中皆有之。

五言律各式 只領脛取對仗者，如李太白之渡荆門送別，「山隨平野盡

，江入大荒流，月下飛天鏡，雲生  
結海樓。等。於起聯加對仗者，王  
洛陽之次北固山下，「客路青山下  
，行舟綠水前。」等。結聯加對仗者  
，杜少陵之悲秋，「始欲投三峽，  
何由見兩京。」等。全首皆對仗，蘇  
眉州之正月十五日夜，「火樹銀花  
合，星橋鐵鎖開。」等。只對仗一聯  
者，然此多在脛聯，常進士之題破  
山寺後院，「山光悅鳥性，潭影空

人心。等。上舉諸詩，皆係二句入韻，其勢與五絕同，首句入韻，如太白之：「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露穠。摩詰之：「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等。人皆傳誦，但較首不入韻者，少而已矣。例其餘。參各選集。

七言律各式 只領脛，取對仗者，如

蘇文憲之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宮中下見南山盡，城上平臨北斗

懸。細草偏承回輦處，飛花故落舞  
觴前。等。於起聯加對仗者，李東  
川之題璿公山池，「遠公遁跡廬山  
岑，開士幽居祇樹林。」等。結聯加  
對仗者，杜少陵之聞官軍收河南河  
北，「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  
向洛陽。」等。全首皆對仗者，宗叔  
教之奉和幸安樂公主山莊應制，「  
玉樓銀榜枕嚴城，翠蓋紅旗列禁營  
。」等。只對仗一聯者，在七律則少

，以氣較長，不易諧也，然取似對不對者，或句內半對，為求鏗鏘，則每有之。如張道濟之幽州新歲作，「共知人事何嘗定，且喜年華去復來。」杜少陵之題省中院壁，「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迴違寸心。」以及「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等。皆是也。七律入韻，亦多在首句，但不入韻者，杜

律多有之，繁不勝舉，例其餘。參各選集。

絕律聯章，以及排律，聊舉一目，備檢參考。五絕聯章，錢仲文之江行百首等。七絕聯章，劉夢得之竹枝等。五律聯章，李太白之宮中行樂詞等。七律聯章，杜子美之秋興等。五言排律，劉文房之留題李明府霽溪草堂等。七言排律，白樂天之泛太湖書事寄微之等。若言乎律

，固推崇子美，而排律一類，尤為其獨擅者也。

以上所舉之詩，標出之韻，權按宋平水韻目而言，非唐韻也。蓋平水之書，自宋及清，皆襲而用之，言唐韻多無知者。雖讀唐詩，亦例以宋韻，狃習已久，若正之反而茫然。按宋平水之韻，百零六目，實併廣韻唐韻之通目而成，故以宋韻讀唐詩，尚多能合，茲因習而說之也。

。後聲韻篇中可參，附注數語。

## 聲韻篇第二

詩即樂章，尚乎聲韻，二者皆音所運用，故亦稱音韻之文。性感物而動之謂情，情託噓氣，流響於唇舌齒牙喉際，名之曰音。音之吞吐疾徐，形成高低長短，聽有平上去入之別，名之曰聲。聚集音聲相順之言，歸類分目，依目讀之，聲同音叶，如車同軌轍，而不相拗，名之曰韻。大體論之，音計有五，聲計有四，今韻實計一百

有六。詩單句謂之句，兩句謂之聯，句不論其言數，均須依於四聲，製定位次，聯不論其排數，皆須依韻，押叶其脚。凡五七言之絕、五七言之律、五七言之一韻古、五七言之換韻古、以及雜言古等，總此九類，形各不同，名之曰式。唐詩要體大備矣，無不墜脚取韻，聲韻之學，必熟習之。

### 發音

一字一音一義或數義，數音則決數義

。凡語言文字，皆須正音，始定訓詁，非詩為然也。詩為文學之別品，辭賦銘曲等類有韻者，屬之。文為文學之通品，經傳史書等散行者，屬之。為學必先通品，而後別品，學依次第，未可越進，違而求速，反紆而難達也。既學乎詩，必已習通文矣，似無庸再研發音，惟詩尚聲韻，自與音有相關處，故學詩，應知音已多變其初焉。夫一字一義，而有秦越齊楚鄉音

之差，復有古今遷徙傳習之轉，發音不同，入耳不順，詩有韻脚，吟之便乖腔矣。如平水四支之「吹」、五微之「衣」、六魚之「除」、七虞之「壺」、八齊之「閨」等，是其顯著者，繁難枚舉，賦詩者，必知音經時地衍變，或吟或賦，庶能運用叶調，不致乖韻，亦為學詩之要端，除韻脚嚴之又嚴外，餘亦應畧知其概。

中國歲時之久，地域之廣，國人賴以

親，情賴以達，事賴以通，厥唯書同文之功焉。勿論各時各地，讀法不一，而字形及義不變，如去文言，全用方言，是求塞之道也。即以政治力量，統一言語，而發音亦勢難律一，縱律一矣，久仍轉變。如人幼壯老耄，雖鄉音未改，而歲音則異，以律呂衡之，數十年間，已徵商迭變矣。三百篇，乃周人之發音，至宋凡韻讀拗口處，朱子則曰叶某，所叶者，宋人之

發音，已變於古，周人並未叶讀也。今所流行之平水百六韻，乃更訂前之廣韻，可見宋元人發音已變，為其順時所合併者。今人讀之，一韻中音，又有不能叶處，是其顯例也。當平水韻之出，大為識者詬病，然唇舌五音，單音兼音，開口呼、合口呼、撮口呼，陰陽輕重等，尚能明辨。故東冬、魚虞、元寒、蕭肴豪、庚青蒸、覃鹽咸等，粗聽似同，依然獨立。而上

聲梗韻之打，紙韻之毀，去聲御韻之助，沁韻之闖，入聲屑韻之閉，陌韻之劇等，未曾剔出。亦見彼時，對於上舉之平韻發音，各箇不同，故不併也。對於次舉之仄聲三韻之字，發音不異，故不刪也。而今時則否，前之兩舉，其平異者，則認為同，其仄同者，則認為異，從本乎？須正發音，從時乎？就錯發音，何從何去，不屬本編範圍，可以不論也，不能不知之。

。知之如之何？句法之鏗鏘，韻脚之叶調聲宏，均有助焉。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五音不正，何以成四聲，四聲不辨，即無所謂叶韻矣。論造句，詩與文異其趣，詩以少用雙聲，反覺抑揚上口，論押韻，不違韻目之範，而順今音採用，可免乖戾逆耳。造句五言者，如杜必簡之「獨有宦遊人」，三仄為入上去，二平為一陰一陽。七言者，如杜子美之「丞

相祠堂何處尋<sub>レ</sub>為平水蒸漾支陽歌御  
侵七韻，兩者聲皆不同，自無正紐旁  
紐拗口之病。韻書今取平水，若在四  
支，韻脚有<sub>レ</sub>誰<sub>レ</sub>字，可檢<sub>レ</sub>眉垂吹  
為<sub>レ</sub>順聲者押之，韻脚有<sub>レ</sub>時<sub>レ</sub>字，  
可檢<sub>レ</sub>枝遲移奇<sub>レ</sub>順聲者押之。五微  
韻，則有<sub>レ</sub>微飛達肥<sub>レ</sub>聲，與<sub>レ</sub>旌衣  
機稀<sub>レ</sub>聲等似異，餘如魚虞齊佳灰等  
，無不皆然，難以備舉。茲所舉造句  
押韻二例，僅為時人學作者而言，若

研述唐詩，則不須此，蓋彼造句，聲有其律，押韻發音，多非今日之音也，故曰知之而已。

### 呼聲

音發於口，聲響於外，以音之關係，發聲不同，乃其自然，表字義者聲，故不能不講求也。言語文字，非聲莫表，從幼習成，謬則其意不達。有強猛之聲，有中和之聲，有哀長之聲，有短促之聲。強猛者曰上聲，中和者

、曰平聲，哀長者、曰去聲，短促者、曰入聲。解發音者，自會呼聲，不解發音者，幼小薰染耳音，呼已習慣，或不致大謬。除北人不習入聲，南人不慣上聲外，餘皆能之，雖能之，而每不知之，至行文賦詩，則不會用也。詩道自周至唐，曰古體，唐創絕律，後之習者，曰今體。無論古今之體，俱尚聲韻，是音可由而不知，而聲與韻，絕不許不明辨之。

茲先言古體，其造句頓挫鏗鏘者，皆四聲勻配，或韻脚今讀不諧，乃古今發音，變之又變也。古無韻書可依，凡學者，無不諳發音切韻，當時已呼同音，切同韻，暢行流通，且為後世法也。若以聲韻用法相較，韻嚴聲寬，固非律絕定式，實非率爾無度，觀沈休文八病之論，可知其概。其八病，為「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等。此皆研

討聲韻之說，雖後世有遵有不遵，即沈說之，亦不全遵，然證古體，不離聲韻，既與研讀，必識之耳。

再言夫唐之古體，則嚴於以前矣，雖變化奇詭，大致已有定型。隋陸廣韻出，經唐刊定曰唐韻，人有依傍，可不致力呼切矣，詩學之盛，實為空前。此處所言者，僅限聲調，以與魏晉六朝較之，大都皆不及唐也。下一字檢聲，押一韻取響且神，端賴五音綜

錯，四聲交雜之工。若不解聲韻，固自不能著手，徒誦其文，亦如簫管信口，噉瘖難聞，豈作者之知音哉。

至於律絕，乃唐之新創，製有聲調之譜，必依其式。雖有正有變，幻化奇異，正固有式，變亦無不有式也。製譜者，不過僅取鏗鏘抑揚，非若樂辭之嚴，故簡化四聲為二聲，陰陽兩平，名之曰平，上去入等，名之曰仄，四種之聲，但分平仄即可。所製各譜

，亦只兩聲配合，若能誦熟其譜，不失平仄，即為能事矣。其譜維何，亦係專學，本篇止論其聲，譜乃聲之集體，另編有「聲調舉隅」一書，可詳研之。然發音呼聲之學，今鮮注意，四聲不準，平仄何由？昔有「字彙標韻」雖已久不流通，茲更有易簡之法可求，能先將平水韻，陰陽三十韻目記熟，即得之矣。按辭源辭海兩書，每一字下，皆注有平水韻目，一檢可

知。若係平水三十平韻以外者，皆仄聲矣。

論平仄不論四聲，製譜如此，平仄不錯，曰不失粘，即畢其事。杜必簡曰，詩乃我家之事，子美曰，老更細於格律，於平仄外，而能少求四聲，亦有佳處。勿論古體近體，下句墜脚之字，必押有韻，古體韻脚，不限平仄。押仄韻時，其上句墜脚之字，多配平聲，用平聲時，必每句之墜脚，不一

平韻。押平韻時，下句墜脚，多用仄聲，亦應不一其韻。若在絕律，押韻皆取平聲，倘首句不入韻者，律則上句墜脚，是有四仄，絕則二仄。嚴格而論，此二仄四仄，以上去入三聲，交雜配之為響。此即杜家律細之一，亦應知之，然唐人非皆如是，即杜律亦非全依，不能因聲調一端，害好句也。惟上句墜脚之仄，其字不在一韻目內，有頓挫之宜，似可依也。若前

所舉二杜五七句例，佳則佳矣，乃係老於此道，天籟自成。今能墜腳字異，斯亦杜家座客矣。

### 押韻

唐人之詩，自屬隋唐時行之韻，究為何者，難以妄斷。天寶以後，始有唐韻之訂，以前，或不出切韻廣韻，恐唐人用韻，早期亦不一致也。自宋韻興，而唐韻佚，依宋韻而研唐詩，顯然逕庭，依廣韻而研唐詩，寧契實際。

耶？然自宋迄今，言韻書無不知平水，言學詩無不崇三唐。本編主旨，在導初學上取，非沾沾於考據。即學唐，應玩其神韻雄渾，格局變化，並不在元音摹仿，縱然唐賢三昧，深造其奧，猶戒蹈襲，形成優孟。況唐韻知後，亦不能用於今日，且作詩優劣，更無借於彼哉。按全唐詩，四萬八千餘首，其韻腳衡以平水各目，大致不甚鑿杫，故今人詩學唐法，韻自應用

平水也。以下凡遇韻處，有言皆指宋韻，不再加贅平水，免煩。

入韻先言古體：入韻者，一詩第一次之韻脚也，不論五七言，或長短句，有第一句墜脚字即入韻，有第二句墜脚字入韻者。五古第一句墜脚入韻，如太白之「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平聲庚韻。「秋露白如玉，團團下庭綠。」入聲沃韻。七古第一句入韻，如少陵之「堂上不合

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去聲遇韻。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日報清晝同。平聲東韻。至於第二句入韻，乃詩常規，其第一句有不入韻，然第二句無有不入韻者，既屬常規，不須舉例。長短雜言，本無常規，無所為例，視其行氣，任運入韻。惟古體用韻，與律絕不同，律絕韻脚，必限平聲，古體則四聲皆採，比較寬暢自由也。

次言近體：即律絕也。五七言按聲調譜四句，名曰絕句，按絕譜重疊一闕，名曰律體。律絕用韻，必限平聲，其有不用平聲，或用平聲，而不依調譜者，雖僅有四句八句，不與律絕，仍列古體。蓋律絕者律也，不依律者，非古而何，不可因似而亂之。近體入韻，首句次句，亦聽自由，因各有其譜也。但以文氣長短，聲調和亢調停之故，五言多

於次句入韻，七言多於首句入韻，多者多而已矣，非盡然也。其首句次句入韻各詩，已於標型篇中舉之，可檢而參考，不再贅述。

叶韻先言古體：首句墜脚，或次句墜脚，既入某韻，首次二句，名曰一聯。其下之句，皆稱上下二句為聯，每聯下句墜脚之字，必按所入之韻，於某目內之字，採一字順文用之，名曰叶韻，即是押韻。聯聯下

句墜脚其字皆不許超出其韻，及其通韻範圍，違則不叶，拗口逆耳。上自三百篇，而漢魏六朝，無不如是，非獨唐詩為然也。或恐未了，宜檢本編第一種之「學詩先讀求味」中，後選古體參考。如杜少陵羌村一首，五仄不換韻者，其次句墜脚，為「日脚下平地」是入去聲四寘韻。以下五聯墜脚，為「至」淚「遂」欵「未韻古通」

寐<sub>ㄌ</sub>等，皆寘目範圍。如李太白下  
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一首，五  
平不換韻者，其次句墜脚為「山月  
隨人歸<sub>ㄌ</sub>是入平聲五微韻。以下六  
聯墜脚，為「微<sub>ㄌ</sub>「靡<sub>ㄌ</sub>「衣<sub>ㄌ</sub>「  
揮<sub>ㄌ</sub>「稀<sub>ㄌ</sub>「機<sub>ㄌ</sub>等，皆微目範圍  
。餘則類推可知，換韻者不在此例  
。  
近體入韻，亦有首句及次句之別，  
首句入者，次句必叶，次句入者，

第四句必叶也。於古有不同者，古上句墜脚，不論平仄皆可隨用。近則上句墜脚，必用仄聲，正變調譜，自有定式也。尚有不同者，韻目列字，多有通押，惟許於古，律絕則僅於首句墜脚一韻，俗曰孤雁出群。此在唐時則否，凡所通韻，不分古近，俱可採用。如太白尋雍尊師隱居五律，五韻脚：「天」，「年」，「泉」，「眠」，「煙」等，言唐韻

故不知，衡以廣韻，則為下平，一

先與二仙兩韻通押。杜子美初月五

律，四韻脚：「安」<sub>L</sub>「端」<sub>L</sub>「寒」<sub>L</sub>

「團」<sub>L</sub>等，則為二十五寒與二十六

桓通押。唐時如是，略舉二詩取徵

而已，宋元而後，只限古體通押矣

。

本篇所述，旨在聲韻，俾知其所自

，明其所用，升階納陛，庶得助焉

。前云：唐詩要體有九，而律絕體

之聲調諸譜，古近體之章句各式，  
另有專論，於此不及之。

### 組織篇第三

#### 擬作

宇宙事象萬變，邦家興替多端，順逆相續不休，是為人生環境。外加於身，內刺於臆，當此之頃，謂之觸受。如水遇石而激盪，樹入風而動搖，水激樹搖，有所感而然也。人類觸情發興，始欲有言，情真言摯，自可能也。是興會為詩胎元，興發原於有感，無感則不詩，詩者，感應之聲也。

動機 心之靈明，感物而動，喜怒哀樂等，七情生焉。若鬱塞之，必發其音，求其泄也。小人縱恣，則有踰矩之事，君子調節，使歸中和，敦厚含蓄，寄託於詩，興觀群怨，情斯暢矣。暢情之詩，天真流露，所以無病吟呻，不及秋蟲春鳥。且人情所感萬殊，果能辭達己意，雖千人共咏一物，吐屬決不雷同，文格不必求異，而境自然超乎塵表。

為詩者，應先守此微機，詩由此機發動，是之謂言志。

設施 志立不移，自我作主，於所詠者，皆是其賓。既須觀其全型，猶須察其別部，在行文以前，宜預採擇設計。不拘於寫真，不泥於抽象。不妨借物譬喻，不妨假設子虛。可直言，可反襯，或顯揚而隱抑，或陽貶而陰褒。但能不傷忠厚，不落乖僻，任擇一式，由我運用。如

建築然，地必計長短，房必計高低，材料土木或石金，形式中華或歐美，先繪藍圖，依而成之。是其發也有的，其為文也有章。

選體

談詩聲調有譜，不自趙秋谷始，漁洋既靳而密之，是前已有之矣。接近來出版者，其名甚多，或過繁寡當，或簡陋不詳，俱難助於初學，余不采焉。故自選編，得古近體詩三十餘類，曰聲調舉隅，列為

本編一種。其法皆各譜所載、前賢所說，僅於其間小加意見，補缺刪贅而已。果能盡此三十餘法之義，自漢至清，詩學聲調，可繹而盡得之。中國之詩，即樂之章，聲調譜者，即樂之音律也。作詩者，於內容設計以後，應按諸譜擇定一體，依而成之。因詩古近諸體，氣分不同，造句之時，即同醞釀氣分，故必先擇體裁，而後落筆。即章法布

局，亦須依體安排，決不宜絕句意不盡，加而為律，律仍不盡，改增為古，或古竭改律，律竭減而為絕。如一詩可加可減，則不成其章法矣。

酌題 題為一詩之綱，總攬全詩宗義，題所建立，一字多少不得。內容須句句扣題，題亦處處點內容之脈，詩猶一區風景，題則張圖標誌也。但作詩之前，不可先立題自束，

只可假想一二重點，向之運用，是不立題而有題，所謂成竹在胸而已。詩成以後，詳審內容，擇要標出，如春秋筆法，字字皆有來歷，題綱而詩即目也。佛家經籍，皆先說而後命題，其題例有七，故皆合其所要。再三百篇、漢十九首，未嘗立題，唐人多有仿者，只取詩中二字代之，且有直標無題者，不過偶然為之，通常仍標題耳。

詩體多類，作法亦別，其類別者，外之格式，內之構造，取捨不一耳。至其動機以後，落筆以前，以上所言，只為預計設施，不論何體，應無二致。蓋外體格式，內容構造，於本編四種，皆有提要。但如何運用，仍在心靈醞釀，其醞釀之際，入之深淺，時之短長，人各不同，機亦有異，此僅言須有過程，非能說其微妙也。

## 句法

句為詩骨，字為詩髓，句必斟酌，字必推敲。古人為下一字，拈斷數莖鬚，為求一句聯偶，却致眼淚雙流。偶然得一妙句，必以錦囊貯之，七絕二十八字，不得彘一屠酤，其端嚴縝密，可想見矣。近體五言七言，古體短言長言，凡每一句，皆須三折，少亦有二，轉方有勢。然此數折之中，又應有實有虛，以及動靜反正，折即

轉變，轉變則多姿，其句乃有活態。

舉例以明：五言如（「犬吠」）「水聲

（「中」）（「桃花」）「帶露」）「穠

（「）」，七言如（「映塔」）「碧草」）

自春色（「）」（「隔葉」）「黃鸝」）「空

好音（「）」等，句皆三折，若細味尚多

也。長言如（「王郎」）「酒酣」）「拔

劍（「）」（「斫地」）「歌（「莫哀」）（「

我能（「）」（「拔爾」）「抑塞」）「磊落」）

之奇才（「）」，短言如（「為君」）「題

ㄌ ㄩ ㄟ ㄉ 惜 ㄌ ㄉ 解 攜 ㄌ ㄩ ㄟ ㄉ 草 ㄌ ㄉ  
萋 萋 ㄌ ㄩ ㄟ ㄉ 没 ㄌ ㄉ 馬 蹄 ㄌ ㄩ ㄟ ㄉ 等。以  
此例他，無不然也。

字為詩髓者，以句為累字所成也，一字浮泛，全句索然。四唐各大家詩，靜心體會，雖渾淪無象，却無一字不從錘鍊中來。句不論五言七言，既成句已，便如一支骨節，再行移換不得。不僅此耳，更須於諸字中，提出一字，以為本句詩眼，如人眼明，神方

能足。茲舉錘鍊字句數則，助玩其意，太白渡荊門送別：「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山謂三峽群峰，平野荊門外地，內則衆山綿連，地無平處。隨盡二字，隨形內而盡指外也。江謂出峽之江，大荒乃曠邈無垠之原，入流二字，介江與荒也。二句讀之，平易自然，試換一字，再觀景象如何？所謂句中詩眼，即隨入二字也。又含寄意：地已峽盡野平，江已岸寬流靜

，並開後故鄉之水，仍送東舟，行人離險且有伴侶，始可別矣。再舉少陵月夜憶舍弟：「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露從今夜，定知凝聚而白，從字今夜之介，白為露字之承。月在異域，猶同故鄉圓明，是字故鄉之介，明為月字之應。兩句詩眼，自屬白明。此聯詩眼，由來爭執，編者之見，似以今故為佳。又此聯情景融和，文理易見，一驚物候，寫國憂正殷，

一感時地，寫友于篤情。

詩之體裁，自與文異，近體諸詩，更為異中之異。一詩之中，不許字有重者，限於聲調，律絕皆同。然詩有綿綿之情，反覆寄意，借文達之，則修辭有不得不重者。觀其所重，自有其度，決非漫無規制，率爾操觚，雖尚變化，法法皆俱森嚴。舉例明之，略作參考。形容名詞者：如張仲素之「裊裊城邊柳」句，重在起首。王摩詰

之「客舍青青柳色新」句，重在二折。  
。杜少陵之「無邊落木蕭蕭下」句，  
重在三折。李太白之「楓葉落紛紛」  
句，重在結尾等。類推名詞者：如杜  
少陵之「半入江風半入雲」句，一與  
五重。王龍標之「秦時明月漢時關」  
句，二與六重。李義山之「刻意傷春  
復傷別」句，三與六重。杜少陵之「  
即從巴峽穿巫峽」句，四與七重等。  
翻轉名詞者：如崔無機之「明月自來

還自去<sub>レ</sub>句，三與六重。李義山之<sub>レ</sub>  
不問蒼生問鬼神<sub>レ</sub>句，二與五重等。  
類推聯續者：如王摩詰之<sub>レ</sub>江南江北  
送君歸<sub>レ</sub>句，及王禹偁之<sub>レ</sub>無花無酒  
過清明<sub>レ</sub>句等。連係名詞者：如白香  
山之<sub>レ</sub>共君一醉一陶然<sub>レ</sub>句，及李義  
山之<sub>レ</sub>一絃一柱思華年<sub>レ</sub>句等。兩事  
字重者：如韋端己之<sub>レ</sub>處處青樓夜夜  
歌<sub>レ</sub>句，杜牧之之<sub>レ</sub>青山隱隱水迢迢  
<sub>レ</sub>句等二式。重字連綴者：如蘇廷碩

之「東望望春春可憐」句，趙承祐之「月光如水水如天」句，張文昌之「枝枝葉葉不相離」句等三式等。一詞重用者：如白香山之「紫薇花對紫薇郎」句，趙承祐之「斷續聲隨斷續風」句等。雙重字一連一分者：如韋端己之「江雨霏霏江草齊」句等。雙重字錯落不連者：如崔無機之「不見人歸見燕歸」句，二與五重，四與六重。

上所舉者，乃本句所重見，茲再舉兩句重用，或一詩之中，不拘其處而用者，列錄如於下，一字分句重者：如李君虞之「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句，張道濟之「日見孤峯水上浮，心隨湖水共悠悠」句等二式。一字分句重，再別綴重字舒氣者：如韓君平之「浮雲不共此山齊，山靄蒼蒼望欲迷」句，於下句另加重蒼蒼。武元恒之「悠悠風旆繞山川，山驛空濛雨似

煙<sub>レ</sub>句，於上句另加重悠悠。白香山之<sub>レ</sub>天平山上白雲泉，雲自無心水自閑<sub>レ</sub>句，於下句另重加自自，更分而不連綴耳。特舉三式，因各不同。雙字分句重，再單重一字舒氣者：如元微之之<sub>レ</sub>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sub>レ</sub>句，其三句再以宮女重，羅餘杭鄴之<sub>レ</sub>人間莫漫惜花落，花落明年依舊開<sub>レ</sub>句，終句內再以人字重。隔句四字重，再別重一字舒氣者：如李義山之

「巴山夜雨漲秋池，却話巴山夜雨時」句，首句為「君問歸期未有期」乃兩用期字。兩詞兩用，隔句分重者：如崔殷功之「人面桃花相映紅」詩，第三句重人面，第四句重桃花等。雙字錯落，分句重者：如陳羽之「洞裏春晴桃花開，看花出洞幾時回」句，兩洞字，兩花字，兩句分重，錯落有致。王自用之「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全無葉底花」句，重亦如陳詩，但

式不同耳。

作詩起於造句，近體不能重字，初學之人，應先知之。然陣法有正有奇，文章亦有常有變，奇變有則，仍得稱謂正常。是不許重者，且可重而又重，有條不紊，即正常矣。畧舉梗概，可例其餘。

### 聯法

單句謂之句，雙句謂之聯，此近體詩之通例，古體則間或有異。茲以近體

有範可尋，故先言之，知其常型，而後始可言殊也。不論五七言，只近體皆有定式，凡四句者，名之曰絕。兩句為一聯，句法貴波折，聯法在殊異，即上句與下句，脈固相連，意境則須兩事。四句為一首，共為兩聯，而前一聯與後一聯，亦不應雷同。此不同乃事境之不同，如前聯景，後聯則情之類，否則起承轉合相混矣。凡八句者，名之曰律，其造句與成聯

，與絕畧同。絕僅兩聯，律則四聯，一聯既須兩事，四聯自應八事可知。惟律與絕，貌似簡繁，然各有其質，各有其聲調，各有格局，作者各有其難易，未易軒輊，多讀多作自悟也。聯為詩學術語，亦有分析，有對仗者則曰對聯，不取對仗者只稱聯已。絕句兩聯，或取對仗，或全不對仗，或一取對仗，事甚易知，不另舉例。律體四聯，聯中必有對仗，最普通者，

為領脛二聯。例如王摩詰之山居秋暝，孟浩然之過故人莊等。起領脛三聯，如賀季真之送人之軍，岑嘉州之初至犍為作等。或領脛結三聯，如孟浩然之峴山餞房瑄崔宗之，張喬之送友人許棠等。四聯全對，如蘇味道之正月十五日夜，李商隱之過故崔兗海宅與崔明秀才話舊因寄舊僚杜趙李三掾等。一聯半對，如杜甫之月夜，領聯半對，脛聯整對。杜牧之題揚州禪智

寺等，頷聯半對，脛聯整對。僅一聯對仗者，如宋之問題大庾北驛，只脛聯對仗。周大朴之董嶺水，亦脛聯對仗等。更有隔聯對者，如王子安之杜少府之蜀州，却起與脛二聯取對，王維之韜川閑居贈裴秀才迪，亦與王之隔對同等。尚有全不采對仗者，如孟浩然之聽鄭五彈琴，李白之夜泊牛渚懷古等。然聯雖不采對仗，而聲調格局章式，俱采律型，故仍列入近體。

至所引詩句，偶有與前同者，以所論之事各異，則不妨重引之。

